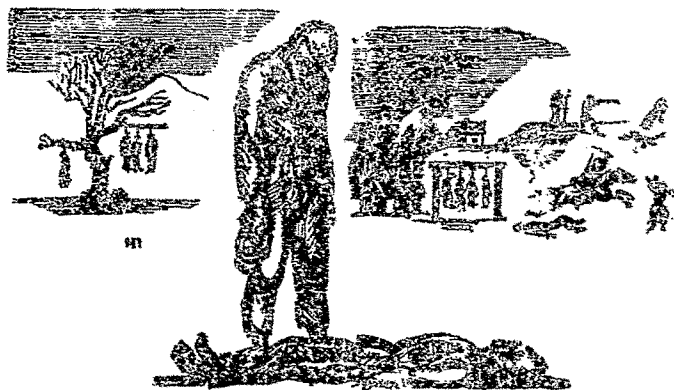


87
86
2

鐵 流

著文維摩非拉德

譯華精曹



行發局書滬金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

圖 書 館

登記總號 ~~4~~ 179

書 碼

贈 送 者

寄 存 者

登記民國 38 年 2 月 2 日

879.57

863-9

2

1714

1714

00029



3 1770 5862 9

村鎮的花園，街道，房屋，籬垣，都喘着氣，沒到那昏暗的暑熱的雲霧似的灰塵裏了，只有那塔頂似的白楊樹頂，尖尖的在窺視着。

人語聲，蟲鬧聲，犬吠聲，馬嘶聲，鐘鳴聲，……的哭聲，難聽的罵聲，女人們的呼應聲，以及醉洋洋的手琴裏雜着淫蕩的嘎嘎的歌聲，萬種的響聲，都混雜由各處送來。這好似不會見過的極大的失了主的蜂窠，各種的聲音不知所措的發着那混亂的響聲。

這無邊無際的暑熱的混亂，吞噬了曠野，一直到那土圍上的風磨跟前，——那裏也是主宰着萬種的響聲。

暑熱的塵霧，遮不住的只有那村外冰冷的飛濺奔放的雨水。河那邊遙遠的高大的藍山，遮蓋了半個開天。

褐色的曠野的強盜——鷓鴣，驚奇的在這暑熱的空中迴旋着，傾聽着，迴轉着鉤鼻子，一點也辨認不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

這是野市吧。可是怎麼到處都不見棧棚，沒有商人，沒有堆積的貨物呢？
這是移民的屯集吧。可是怎麼會有大砲，彈藥箱，兩輪車和槍架呢？

這是軍隊吧。可是怎麼各處都是孩子的哭聲；步槍上晒着尿布；大氈上吊着搖籃；青年婦人喂着孩子喫奶；牛和拉砲車的馬在一起喫乾草，晒了的女人們和姑娘們，把鍋放到那冒熱的燒着馬糞的火上煮飯呢？

混亂，塵埃，塵霧，喧噪，蠶蟻，喧鬧，萬種的聲音，混雜在一起。

村鎮上留下的只有哥薩克的女人，老婆婆和小孩子。哥薩克男人好像死滅了一般，一個也不見了。哥薩克女人在屋裏隔着窗子向這混亂的波灰塵籠罩着的街道和胡同望着說：

「總要把你們的眼睛挖了的！……」

二

沙驟子的，宏大的聲音，壓倒了一切牛叫聲，雞鳴聲和人語聲。

「同志們，開露天大會去！……」

「開會去！……」

「喂，開會呢，弟兄們！……」

「到大會上去！」

「到風磨跟前去！」

暑熱的塵霧，漸漸的隨着那爽涼的夕陽落了下去，尖塔似的白楊，現出了整個的高大的身軀。目光所及的地方，呈現了花園，露出了白屋，一切街道上，一切胡同裏，花園裏和花園外，一直到了那曠野的土岡上向各方伸着膜狀長指的風磨跟前，到處都充滿着運貨馬車，荷車，兩輪車，馬和牛。

在風磨的周圍，人海隨着那增強的騷擾愈加擴大了，極目所至，盡是紅銅一般的人面，白鬍子老頭，形容憔悴的女人，姑娘們的活潑的眼睛，在腿下亂鑽的孩子，喘着氣伸着舌頭的狗，——這一切都凌沒到無邊無際的愈加擴大的兵士的群眾裏。有些戴着長毛的皮帽子，有些戴着污穢的軍帽，有些戴着帽緣下垂的山上居民的毛皮帽子。有的穿着破小衫，有的穿着褪色的條子布襯衣，有的穿着切爾克思人的衣服，有些裸着上身，紅銅般的強壯的身上，十字交叉的背着機關槍子彈帶。烏黑的槍刺，凌亂的在頭頂上向各方探視着。黑魆魆的舊風磨，也在驚奇的望着：從來沒有這樣的。

團長們，營長們，連長們，參謀長們都集到土岡上的風磨跟前。這些團長，營長，連長們，都是些什麼人呢？有些是在沙皇時代出身行伍而升成長官的，有的是理髮匠，箍桶匠，小木匠，以及由各城市和各村鎮來的漁夫與水手。這些都是他們在自己的街區裏，在自己的鄉村裏，在自己的田莊裏，在自己的村鎮裏組織的紅軍的小隊隊長。還有些是來附和革命的舊時幹部的軍官。

長鬍子寬肩膀的團長沃洛比岳夫，爬到那軋軋亂響的風磨柱子上，放着高大的聲音對群眾喊道：

「同志們！……」

在這整千累萬的紅銅色的險前，在這萬目睽睽的群眾面前，他這聲音是多麼渺小呵。其餘的指揮官統統都集到他跟前。

「同志們！……」

「滾你的去……」

「打倒！……」

「滾你媽的去！……」

「不要……」

「官長，你媽的！……」

「難道他沒有帶過肩章嗎？……」※

「不過他早把這些都撕掉了。」

「在亂哄什麼呢……」

「打他，他媽的！」

這無邊無際的人海，湧起了森林一般的人手。誰能辨清誰叫的是什麼呢！

在風塵跟前站着一個低矮的，全身好像黑漆漆的人，長着四方嘴巴的人。明察一切的一副小小的灰眼睛好像兩根大針一般，在那方斬斬的眉毛下閃閃着清光。他的影子短短的躺到地上——影子的頭被周圍的亂足踐踏着。

長鬍子的人在柱子上竭力的大聲的喊着：

「白黨軍官均帶白金邊肩章，紅黨軍官均帶過肩章與否，即當過白黨軍官與否之意！」

譯者

「等一等，都聽着！……應當把情勢弄論……」

「滾你媽的去！……」

喧噪，謾罵，把他的孤零的聲音沈沒了。

在手海中，在聲海中，舉起了一隻精瘦的，細長的，被太陽、工作和不幸折磨憔悴了的女人的瘦得皮包骨頭的手，女人的苦惱的聲音在喊着：

「我們不聽，別瞎叫吧，你這死畜牲……呵！呵！我有母牛，有兩對公牛，有房子和火壺……這些都弄那去了？」

群眾都又騷動起來了，都不聽，儘管自己喊自己的。

「只要收了莊稼，我現在也許有糧食了……」

「都說應當逃到洛斯托夫去。」

「爲什麼不發給小衫呢？不發給包腳布，也不發給靴子呢？」

山柱子上說：

「爲什麼你們要來呢，如果……」

群眾爆發起來：

「都是你把我们弄糟了。你把我们弄到這地步了，你這混蛋東西，你把我们騙了。我們都安然坐在家裏，都有家業，可是現在都好像喪家狗一般在曠野裏流浪着。」

※ *Simovari* 是下面生火，上面燉茶的器具——譯者。

「我們知道，都是你把我們弄來的，」兵士的聲音大叫着，烏黑的槍刺亂搖着。

「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呢？」

「到葉伽德林諾達爾去。」

「那裏有喀傑特※呢。」

「沒有地方可去……」

長着鐵頭，站在風塵眼前的人，用那銳利的好像大針一般的灰眼睛望着。

那時一種不可挽救的聲音，由群眾上面掠過：

「出賣了！」

這聲音各處都聽見了，有些在馬車，搖籃，馬，野火，彈藥箱跟前聽不見的人們，也都這樣猜着了。一陣癱瘓在群眾的身上掠過去，就覺得死悶起來了。送來了好像害黃痘病似的一聲很高的女人的聲音，但叫喊的不是女人，而是長着烏鼻子的，上身赤裸的，穿着很大的不合脚的皮靴的小兵士。

「好像賣死畜牲一般把我們的弟兄們出賣了！……」

一個比群眾高一頭的很美的男子，長着剛生出來的鬚鬍了，帶着海軍軍帽，兩根鬚帶，在晒得黑紅的長脖頸上飄擺着，用兩肘推抗着，由人群裏向風塵跟前擠去。他惡狠狠的握着那閃光的步槍，目

※喀傑特 (Chait) 是俄皇時代其族子弟的軍官學校學生的通稱，德文爲 Kadet，與

英文的出於法蘭語，日本譯爲「士官候補生」或「幼年生徒」。我們倘要譯意，作「軍官學生」亦可——譯者。

不轉睛的釘着那一群軍官。

「呵……結果了吧……」

帶着鐵額的人，把牙關更其咬緊起來。悲愁的向那廣大的人海環顧了一下：舉目盡是吶喊的黑黧魑的口，黑紅的臉和在眉下惡狠狠的發着火尾的眼睛。

「老婆在那裏？……」

飄帶在亂飄着的戴着海軍軍帽的人，已經不遠了，他依舊的握着槍。彷彿怕放棄自己的目標似的，眼睛一點都不肯放下來。他依舊的在那騷騷，吶喊，擁擠不動的人群中擠抗着。

那緊咬着牙關的人覺得特別難過：我當機關槍手同他們肩並肩的在土耳其戰線打過仗的。血海……數千累萬的死屍……最後這幾個月一同去打「喀傑特」，「哥薩克和將軍們：葉斯克，傑木劉克，達曼，古疏的村鎮……」

• 他張開口，用那鐵似的柔軟的聲音說着，但在這騷騷混亂中到處都能聽見：

「同志們，你們都曉得我的。我同大家在一起流過血的。你們自己與我當官長的。可是現在大家如果都這樣幹，我們一同都要死滅的。」哥薩克和喀傑特四面攻來了。我們一點工夫都不能放過的。」

他這是用烏克蘭話說的，因此他才幸免於難。

「可是難道你沒有帶過肩章嗎？」裸着上身的短小的人，尖銳的叫起來。」

「難道那肩章是我自己要帶着帶的嗎？你們自己知道我在前方打仗，把官長打死，難道我不是你們自己人嗎？難道我不同大家一樣，好像牛一般的做活，受着艱難困苦嗎？……不同你們在一起

整地種地嗎？……」

「對是對的，」亂鬚鬚的人語中說着，「是我們的！」

穿海軍裝的那個很高的人，終於由人叢中擠了出去，兩步就跑到隊前，依然毫不作的不放下眼睛，竭全力的揮着槍刺，槍托的後部常常撞着後邊的人。帶着鐵頸的男子，一點也不睜閃，只有那好像微笑一般的瘰癧，刺那間在那皮革似的，變黃的臉上掠過去。

一個低矮的赤裸的人，好像小公牛一般的鉤着頭，拚着全力，由旁邊用肩膀壓着水手的脖子，撞了一下。

「你幹嗎呢！」

於是被打偏了的揮開的槍刺，沒有落到那咬緊牙關的人身上，却刺進那站在他旁邊的青年營長的肚子裏去，刺刀一直沒到刀頸處前，那人好像蒸氣迸出了似的，轟隆着長出了一口氣，就仰天倒在地下了。那個很高的人，怒氣沖沖的靈力拔着那刺穿到脊椎骨上的刀鋒。

一個沒有鬍子的，面如姑娘的連長，抓住風靡的輪翼，爬到上面去，輪翼吱吱的轉下來，於是他就就落到地下了。除了長着四方形嘴巴的那個人以外，其餘的人都掏出手槍，——在那不成形的蒼白的面孔上表現着傷愁。

又有幾個人瘋狂的睜大着眼睛，瘰癧的緊握着槍，由人叢中擠出來向風靡跟前跑。

「狗東西死了好了！」

「打死他們！不讓他們再養狗仔子！……」

忽然間，一切都寂然了。一切的頭都轉過來，一切的眼睛都轉到一個方向去了。

一匹黑馬好像線一般的伸直着，在曠野裏飛馳，馬上騎着一個人，穿着紅條子的布衫，人的胸和頭，貼到馬鬃上，兩手在兩旁下，垂着走近了，走近了……瘋狂的馬，在拚着全力飛馳。灰塵在後面飛揚着。好似雲片一般的白沫，濺落到胸脯上。汗淋淋的兩腹在發着泡沫。騎者的頭依舊的俯到馬鬃上，合着馬的奔走的節拍在搖擺。

在曠野裏又發黑了。

話語由群眾裏發出來：

「又一個飛跑來了！……」

「快聽，跑的多快……」

黑馬跑到了，發着沙聲，口裏流着白沫，到群眾前面即刻停住了，後腿臥下去，穿着紅條子布小衫的騎者，好像布袋似的，自馬頭上翻下去，重括括的倒在地上，兩手展開來，頭不自然的在屈着。有些跑到倒了的人跑前去，有些跑到放風的馬跟前。馬的黑肚子上染着粘紅的血。

「這是鄂那里木！」跑到康前的人們叫着，用心用意的整理着冷僵的屍體。肩上和胸上的刀傷口，都血淋淋的張開着，背上有凝結了的黑血斑。

在風磨那面，在馬車中間，在街上和胡同裏，在整個的人群裏，起了不能消滅的驚恐：

「哥薩克把鄂那里木砍了！……」

「唉，可憐！……」

「把那一個鄂那里木砍死了？」

「唉！發昏了嗎，不曉得嗎！波洛夫村裏，溝裏有房子的那一個。」

第二匹馬跑來了。臉，汗透了的小衫，手，赤脚，褲子——這些都染成血了，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血呢？——眼睛睜開了。他由馬上跳下來，就撲到躺著的人跟前，躺著的人臉上，流着一種透明的蠟一般的黏汁，蒼蠅在眼上爬着。

「鄂郝真木！」

後來，很快的蹲下去，把耳朵貼到流着血的胸上，即時又站起來，立在他旁邊，垂着頭：

「兒了……我的兒子！……」

「死了，一周圍的人都說道。」

那人站着，用那永久傷了風的沙嗓子喊着，這聲音一直達到那馬車前最邊遠的房子裏：

「斯拉夫村，波達夫村，彼得羅村和史德布利耶夫村都反叛了。在一切的教堂前面的廣場上，搭着絞首架，只要碰到他們手裏就拉去絞了。」喀傑特「來到史德布利耶夫村裏，用馬刀砍，絞殺，槍殺，用馬把人往古班河裏趕。看見外鄉人，不管是老頭子，不管是老婆子，毫不留情的一齊的槍殺。（註一）他們說我們統統都是布爾塞維克。看瓜的做老頭子，就是他的房子對着亞杜荷的那老頭子……」

「我們知道的！」短筒的亂聲音，轟然響了起來。

「……聽到腳下大情，——終於把他絞殺了。（註二）他們的槍枝多壞了。女人們，小孩們，

白天夜裏都在寨圍裏，花園裏擲着從前埋下的步槍，機關槍，由乾草堆裏，拉出從前藏下的滿裝的砲彈箱和子彈箱，——這些統統都是從土耳其戰線上拉回來的，真是多得數不清。還有大砲的。他們都瘋狂起來了。好像火災似的整個的古班都燃燒起來了。咱們的當兵的弟兄們，也被折磨的不得了，把

他們吊死在樹上。有些部隊單獨的向各地方逃去；有的向葉加德林諾達爾逃去，有的向海邊逃去，有的向洛斯托夫逃去，但統帥都死在敵人的刀下了。」

又站到死屍跟前，低着頭。

於是在這凝然的靜寂裏，一切眼睛都注視着他。

他踉蹌了一下，伸手向空中抓了一把，後來抓住辮頭就騎在那汗猶未乾的馬上，鮮血模糊的馬鼻子，在急促的喘着氣。

「到那去？大概是發昏了吧？……柏洛……」

「停住！……上那去？……回來！……」

「拉住他！……」

馬已經在曠野裏跑開了。他揮着鞭子在打，馬溫順的伸着溫脖子，聳着耳朵，在曠野裏飛開了。風磨的影子斜斜的，長長的經過曠野追着他。

「白去送命去了。」

「他的家眷都留在那裏的！兒子死在這裏。」
帶着鐵額的人，沈沈的張開那鐵額，慢吞吞的說：

「看見了嗎？」

群眾都慘淡的答道：

「我們不是瞎子。」

「聽見了嗎？」

又慘淡的說：

「聽見了。」

鐵頭就不停的磨起來：

「同志們，現在我們沒有路走了，前後都是死。這些，」他指着那發着玫瑰色的哥薩克的房屋，指着那無黨的花園，指着那拉着斜長影子的大楊樹，「或許今天夜裏就來殺我們的，可是我們沒有一個守衛的，也沒有放一個步哨，沒有人來指揮。我們要退却的。往那退呢？首先要改編軍隊。選舉隊長，但選出之後，爲着要有缺的紀律，所以一切生死之權，都交給他支配，那時才能得救的。我們要追趕我們的主力軍。」（註三）在那裏可以得到俄國的援救，都同意嗎？

「同意！」曠野用那同情的爆發似的聲音呵哈了一聲，在街上和胡同的馬車間，在花園間，在全村鎮裏，一直到村邊，一直到河邊，都響着這一聲。

「那麼，最好現在就選舉吧。後來就改編部隊。輜重隊要同戰鬥部隊分開來。要得分隊長官到各部隊去指揮。」

「同意！」同情的一聲，又在那無邊無際的曠野裏響起來。

一個長着很風雅的鬍鬚的人，站在前面的一行裏。他全不費什麼特別的力量，用那濃密的，微沙的嗓音，遮蓋了一切：

「我們到那去呢？去找什麼呢？這簡直是傾家破產，家畜，什物，一切都擱了。

好像誰擱了一個石頭似的——群眾都散亂，動搖，喧嘩起來了，周圍都：

「那麼，你到那去呢？回去嗎？叫大家回去尋死嗎？……」

那長着風雅鬚鬚的人說：

「爲什麼尋死，我們一回去就把槍械交給他們……他們不是野獸。毛古申地方有五十個人把槍械子彈都交了，哥薩克連他們的一根頭髮都沒動，他們現在都在種地呢。」

「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

在頭上，在激怒的臉上，都轟然的吵起來：

「你去爬到黑狗尾巴下聞屁臭去吧。」

「一句話不說就把我們絞殺了的。」

「我們去給誰種地呢？」女人們用細細的聲音叫着：「又是給哥薩克們和軍官們種地罷了。」

「又去受他們的束縛嗎？」

「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去受那些軍官們的壓迫嗎。……」

「狗東西，趁還沒有打壞你，走你的吧。」

「打他！想出賣自己的……」

長着風雅鬚鬚的人：

「你們聽一聽……爲什麼好像狗一樣在吠呢！……」

「沒有什麼可聽你的。總而言之——你是鬪公子派的！」

憤激的紅臉，都互相望着，眼睛在惡狠狠的發着光輝，拳頭在頭頂上亂舞着。把一個人毆打了。

把另一個打着往村裏趕。

「別吵了，諸位！……」

「別忙……你把我往那趕呢？……我是你們的草子嗎，你們這樣打？」
帶着鐵額的人，張開那鐵額：

「同志們，算了罷，——我們來辦事吧。選舉總指揮吧，至於其餘的，就由他去委任。舉誰呢？」

剎那間凜然的沈寂：曠野，村鎮，無數的群眾，——統統都死寂了。後來滿長着蘆子的粗硬的手，好像森林一般的舉起來，於是在那無邊無際的曠野裏，在無邊無際的村鎮的花園裏，在河那邊，都響着一個名字：

「郭如——鶴——鶴——鶴——」

聲音傳動着，在那發着藍色的山下，好久的在發響：

「……鶴——鶴——鶴……」

郭如鶴閉着鐵額，行了舉手禮，那時可以看見他頰骨下面的瘤子在動着。他走到死了的人跟前，脫了很髒的草帽。於是好像被風刮去了一般，一切的帽子都脫了下去，一切的頭都光着，女人們都哭着。郭如鶴低着頭，站到死人跟前：

「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吧。拾起來。」

用兩件大衣舖到地下。一位很高的漂亮的人，戴着水手帽子，——帽帶在脖子上飄動着——走到那胸前的小衫上塗着殷紅的很寬的凝結成血斑的營長跟前，默然的彎下腰，謹慎小心的，恐怕他痛似的把他抬了起來，把鄂赫里木也抬了起來。都抬走了！

群眾閃開路，後來又會合起來，光着頭，好似無窮無盡的河流一般，在後面流動。拉長了的傾斜，

的人影，隨着每個人移動着，後來的人們，踐踏着這影子。

年青的聲音，柔和而悲哀的唱着：

『你犧牲在命定的鬥爭裏……』

其餘的聲音，粗笨的和不會唱的，不合節拍的，不一致的和唱錯了字的，不諧和的，各人唱着各人的種種的聲音都聯接起來，愈唱愈擴大了！

『……對——人民的——愛……』

不合節拍的各種的聲音在唱着，可是爲什麼都感覺着一種細微的悲哀，這悲哀很奇怪的同那孤零的混亂沈思的曠野，同那破舊的發黑的風磨，同那高高的發黃的白楊，同那由跟前經過的白屋，同那由跟前經過的無邊無際的花園，都織成一片，——彷彿此地的一切都是骨肉之親的，最接近的，彷彿是生在這裏，都得死到這裏似的。

山嶽都被濃密的黃昏，罩成蒼茫的了。

在那森林一般的手裏舉過手的那個女人郭必諾，那帶着灰塵的裙邊拭着濕的紅眼睛和環着灰塵的皺紋，不斷的畫着十字，嗚咽的低語着：

『聖主啊，結實的聖主啊，不死的聖主啊，可憐我們吧……聖主呵，結實的聖主呵，……』用那裙邊拭着鼻子。

士兵們都和睦的走着，帶着沉下的面容，邁着闊步，皺着眉頭；烏黑的鎗刺，成列的修整的在擺動。

『你把你——所能——的——統統都貢獻——給他——了……』

預備過夜的微弱的灰塵，又揚起那濕洋洋的灰球，把一切都重新罩起了。

什麼都看不見了，只聽到密密的腳步聲，和……

……結實的聖主，不死的聖主……

……結瘦了……在潮濕的監獄裏……

發黑的穿着喪服似的巍巍的山嶽，將那長初的羞怯尾兒都遮住了。

這不是十字架呵。有些都倒了，有些都歪了，廣延着叢生着灌木的荒地。貓頭鷹柔和的飛過。蝙蝠無聲的飛翔着。有時大理石在閃着白光。有時墓碑的金字透過那黃昏的濃霧，發着金光，——富裕的哥薩克人的紀念碑，商人的紀念碑，堅固的主人生活的紀念碑，牢不可破的制度的紀念碑——在牠們上鑿定着唱道：

……專制將行崩壞，人民將要起來……

並排掘好了兩個墓坑。就地急忙的做起的棺材，澆着新木板氣，閃着白光。裝殮了死者。

郭如鶴跪了喇子，站到那翻着新土的墓坑上：

「……同志們！我想說……我們的同志死了。是的……我們應當給他們行一個敬禮……他們是爲我們而死的……是的，我想說……他們爲什麼死了呢？……同志們，我想說，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牠是與宇宙共存的。同志們，我們在這裏受包圍，可是那裏有俄羅斯，有莫斯科呢。俄羅斯總要得到勝利的。同志們，我想說，在俄國是勞農政權……由這些一切都會組織好的。喀傑特們，就是，我想要說的就是將軍們，地主們，和一切的資本家們，總而言之，就是剝人皮的人，這些混蛋東西們都來攻我們來了！但是，我們不投降他們，他媽的，是的！我們叫他們看一看。同志們，唉——唉……我想

要說，我們把我們的同志們埋葬了，我們在他們墳上發誓，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

開始下葬了。女人郭必諾掩着口，就開始低聲的好像小狗似的唧唧的嗚咽起來，後來就大聲哭起來；壓着第二個第三個都哭起來。全墳院都成了女人的哭聲了。每一個女子都想擠到前邊去，彎下腰，用手抓着土往墓坑裏填。土悶騰騰的向墓坑裏撒着。

到郭如鶴耳邊問道：

「放幾鎗？」

「放十二鎗。」

「太少吧。」

「你曉得，沒有子彈。每一個子彈都得寶貴呢。」

不大稠密的排鎗發射了，接着第二排，第三排。霎時間，人面，十字架，忙快的工作的鐵鏟，都由排鎗的火映現出來了。

當鎗聲息了的時候，忽然大家都覺到夜來了，死寂，溫暖的塵氣，不間斷的水流聲驅逐着睡魔，這或許是漠然的回憶吧，——但是想不起回憶什麼，山嶽的濃黑的輪廓，彎彎曲曲的鋸齒似的在河那邊，在村鎮的很遠的那邊廣延着。

夜間的窗子，黑魆魆的在向黑暗探望着，在那些死寂中潛伏着不詳的隱密。

茶几上放的沒有玻璃罩的洋鐵燈，向頂棚上奔放著油烟，好像黑喪服似的在急促的擺動。油烟熏得很利害。在地板上舖一層帶着無號符號的，紅的，綠的，藍的斑點，黑的曲線的幻想的地毯……極大的高加索的地圖。

解了腰帶，穿着襯衣，赤着腳，謹慎小心的匍匐在地圖上的——是指揮官們。有些在吸着煙，謹慎小心的只恐怕把煙灰落到地圖上；有些目不轉睛的在上邊睇着。郭緊困了牙關在騾着，用他那亮晶晶的刺人的小眼睛向旁邊望着，可是在他臉上表現着自己的主張。一切都沈沒在紙烟的藍烟裏了。

日間被忘却了的充滿着威嚇的河流聲，一分鐘都不間斷的由窗子的黑暗裏傳進來。

雖然在這房子裏和鄰近房子裏的居民都遷走了，可是他們還是都謹慎小心的低語着：

「我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作戰的命令連一道也沒有執行。難道沒看見嗎？……」

「對士兵們沒有辦法。」

「這樣統帥都要下賤的死了呢——統帥都要被哥薩克屠殺完呢。」

「不打雷，鄉下老是不會騰告的。」

「那裏還沒有打雷，周圍都火災一般的燒起了。」

「哦，去吧，告訴他們去。」

「可是我說——應當佔領諾沃露西斯克，到那兒待一下再說。」

「關於諾沃露西斯克，沒有什麼話說的，」一位穿着很乾淨的襯衣，臉刮得光光的人說，「我有史戈尼克同志的一個報告。那裏是一場糊塗；那裏有法國人，有土耳其人，有孟塞維克，有社會革命

黨，有喀傑特，也有我們的革命委員會。這些都開着露天大會，沒窮盡的在討論着，由這會場裏跑到那會場裏，提出整千累萬的救濟方針，……這些統統都是無用的空文。把軍隊開到那裏去，——這就是毅然決然的把牠置之……」

——在那沒有止息的河流聲裏，顯然的聽見了鎗聲，這鎗聲是很遠的，但是夜間的窗子用牠潛隱的死寂和黑暗，却即刻告訴說：「這不是……開始了……」

統統都心裏緊張的在細聽着，外面都還在吸着烟，可是手指還在那研究到最後一點的地圖上繼續指畫着。

不過指來指去正反是一樣的：左邊是走不通的，發着藍顏色的海；右邊和上邊斑斑點點的散佈着無數的含着敵意的村鎮的名稱；下面到南邊去，是發着栗色，遮斷去路的不能通過的高山，——這簡直像墮入到網裏一樣。

好像游民的屯集一般，站到這在地圖上畫着的黑的彎彎曲曲的河邊，河流的聲音，時時送到黑漆的窗子裏。繪在地圖上的山谷中，蘆葦中，森林中，曠野裏，田莊和村鎮裏，到處都集聚着哥薩克人。從前暴動的村鎮和田莊等，總都對付的各個的鎮壓下去了，可是現在全古班都野火燎原似的暴動起來了。蘇維埃政權到處都被掃蕩無餘了；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者都在各田莊，各村鎮裏被斬殺了，好像墳院裏的十字架似的，到處都很稠密的搭着絞首架：絞殺布爾塞維克，他們裏邊最多的是外鄉人，但是也有哥薩克的布爾雪維克；這兩者都吊到絞首架上在搖擺着，到那退却呢！那裏是救星呢？

「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到吉荷列茲去，由那裏到聖十字去，由那裏再到俄國去。」

「好聰明的頭腦——到聖十字去！沒有子彈，沒有砲彈，你怎麼能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而走到那

裏呢？」

「可是我說要到我們的主力軍那裏去……」

「可是他們，這主力軍在什麼地方呢？你得有什麼消息嗎？那麼你告訴我們吧。」

「我說是要佔領諾沃露西斯克，到那裏好等待俄國派來的援軍。」

他們都在說着，可是在每個人的話後邊，却都藏着：

「要是把一切事都委給我來做，我一定可以定出很好的計劃，並且可以把一切都救了出來……」
遠遠的鎗聲，帶着不祥的預兆又響了起來，夜間的河流聲被遮斷了。少停了一會，又響了一聲，
後來又是一聲。忽然一陣排鎗響——就又沉寂了。

都把頭轉向那死沉沉的黑暗去了。

或者是在牆外的近處，或者是在屋頂上，雄鷄叫了起來。

「卜利合吉科同志，」郭如鶴開口說，「去看一看是怎樣一回事。」

一位年青的，漂亮的，臉上微麻的，不太高的古塵的哥薩克人，穿着捆身的衣服，謹慎小心的抬着赤脚出去了。

「可是我說……」

「對不起，同志，這完全是不行的，一位臉刮得很光的人，平心靜氣的站着，對他們一點都不客氣的把話打斷了；這些都是由農人，或箍桶匠，小木匠，理髮匠等去當兵，在戰場上升為長官的，可是他却是一位受過軍事教育的老革命家。」在這樣的情況下來移動軍隊，這就是把他往死地裏送；這不是軍隊，而是烏合之衆。必須要改編的，此外，整千累萬的難民的馬車，完全要把手足都束縛住

了。一定要使他們離開軍隊，讓他們隨便走，或者是回家去。軍隊應當要完全自由沒有牽掛的下命令：「在村內停留兩日，」以備改編……

他說着，話內藏着：

「我有廣博的學識，有理論和實驗的統一，有軍事學的深奧的歷史研究，爲什麼是他而不是我呢？群眾是盲目的，從來群眾……」

「你想要怎麼呢？」郭如鶴用那鏽鐵一般的聲音說。「每個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轎重車上……難道他能把他們都拋棄了麼？如果我們坐在這裏等待——那只有把我們殺光了。我們要走，走，走。我們到路上走着改編着。要趕快由城邊過去，不停止的沿着海邊走。我們走到杜阿卜寒，由那裏沿大道，翻過山嶺，同我們的主力軍聯合起來。（註四）他們走的不遠。可是在這裏每天都被死亡圍攻着。」

那時大家一齊都談起來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計劃是好的不得了。而別人的是一點沒用處的。郭如鶴站起來，張開那錢額，灰銅似的光芒，由那小小的眼縫裏射出來，說：

「明天出發……天亮出發。」

於是就想着：「不會聽命令的，狗東西！……」
都不服的沉默着，可是在這沉默裏都藏着：

「對傻子是講不清的……」

四

當卜利合吉科出去的時候，水流聲增大起來，充溢了黑暗的全領域。門口的黑地上躡着黑魃魃的低矮的機關槍。旁邊站着兩個黑人影，帶着烏黑的鎗刺。

卜利合吉科走着，仔細探視着。天空被無邊的溫暖的綿密的黑雲遮蔽着。狗在各方的遠遠的邊際，頑強的不知疲倦的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在吠着。不作聲了，傾聽着：河流在亂響着，於是就又——頑強的悲慘的叫起來了。

猜不透的房屋，斑斑點點的模糊的呈露着。街上黑魃魃的什麼東西在堆積着；一看——是車轆；鼾聲和微睡的呼吸聲，濃密的由車下和車上送來——到處都是人在亂躡着。街中間有什麼東西在高高黑魃魃的兀立着——楊樹不是楊樹，鐘樓不是鐘樓；仔細看來——原來是豎着的車杠。馬在有韻律的大聲的喫着草料，牛在呼吸着。

阿列克塞謹慎小心的由人身上跨過去，用紙煙的火光照着。和平而且寂靜，可是等待什麼呢，等遠遠的鎗聲再發射起來嗎？

「誰在走的？」

「自己人。」

「誰在走的……你媽的！……」

勉強能辨別出兩把刺刀的聲，端到手裏了。

「連長，」於是就彎下腰，低聲答着口令：「砲架。」

「對了。」

「回令呢？」

兵士的粗硬的鬍子，癢癢的刺到他耳朵上，低聲的用沙嗓子說：

「馬韁，」於是一股酒氣，濃密的由鬍子下邊噴出來。

他走着，又是黑黢黢的不可辨認的馬車，大聲響的喫草料的馬，睡夢的呼吸，一分鐘也不停止的流水聲和頑強的疲憊犬吠聲，他謹慎小心的跨過了這些人們的手足。有些地方的車下邊，有還未睡着的說話聲——兵士同他們的女人們；在籬垣的下面，有秘密的笑聲，被抑制的唧唧咕咕的叫聲——這是同愛人們談心呢。

「總算醒悟了，但就這還不是醉洋洋的，混蛋。大概把哥薩克的酒都喝完了。但怎麼呢：喝吧，不過別把腦子喝昏了……哥薩克人到現在還沒有把我們殺盡，也真是蠢呵！……」

一個東西在白白的閃爍着……不像狹隘的小屋，也不像白布在黑暗中發着白光。

「現在還不遲；每個弟兄大概還有十顆子彈，每門砲還有十五個砲彈，可是他們總共……」

發白的東西搖幌起來了。

「是你麼，安迦？」

「你在夜裏跑什麼呢？」

大概是黑馬在喫着掛在車杠上的草料……他又捲起一根紙烟來。她抓住車，用赤脚放到腳上摸着。馬車下鋪着被子，健壯的駢聲，送到耳邊來，——父親睡着的。

「我們好久得這樣的嗎！」

「快了，」於是紙烟就噴起火來。

他的鼻尖，烟草一般的褐色的指端，姑娘眼裏的火花，由白襯衫裏伸出的頸脖，頸珠，都霎時間藉着紙烟的火光照耀了起來，後來又霎時間黑暗下去了，畸形的馬車的輪廓；牛在呼吸着，馬在喫着草料，河水在流的發響，爲什麼不聽見槍聲呢？

「把她弄來結婚吧……」

於是就好像平常一樣，這不認識的姑娘，草莖一般的細細的頸脖，藍眼睛，柔美的淺藍的衣服，都浮到眼前來……她是中學畢業的……不是妻；而是未婚妻……是姑娘，是從來未曾見過的，可是在什麼地方有着的姑娘。

「要是哥薩克來了，我就要自盡的。」

她手入到懷裏，掏出一個閃光的東西。

「呵——快得很……試一試吧。」

啾——利——利——利……

奇怪的夜間的遠遠的聲音，刺入到人的心裏，只不是兒童的哭聲；大概是貓頭鷹吧。

「呵，要去了，在這裏沒有什麼可幹呢！」

不過總是拾不起腳來，好像生了根了。爲着想要把腳抬起來。於是就想道。

「好像牛一般用蹄子到耳朵後邊搔着癢……」
但這是不中用的，他站着，抽着烟——於是鼻尖，手指，姑娘的帶小窩的健壯的頸脖，頸珠和刺繡的白襯衣下的嬌嫩的乳頭，霎時間都又從黑暗中露出來……又是黑暗，河流聲，人們的呼吸聲。
他的臉挨近了她的眼睛。針刺似的一陣微微的寒顫，由身上掠了過去，他挽着她的臂膊。

「安迦……」

由他身上發着紙烟和年輕少壯的身體的氣味。

「安迦，到花園跟前去吧，去坐一坐……」

她雙手入到他胸上支撐着，掙脫着，使得他搖擺起來，使得他的腳踏着後邊人的腳和手。白的東西急忙的到吱吱響着的車上去了，一陣笑聲滾來，又沈寂了，郭必諾老媽子由枕上抬起頭來，坐在車上，無精打采的搔着癢。

「嗚——嗚，你這夜叉！……你什麼時候才能安靜呢？這是什麼人？」

「我，老太婆。」

「呵——呵，阿列克塞。這是你嗎？認不得了。將來怎麼樣呢？唉，真是要受罪了。我心裏覺到了的。當我們闖出了門的時候，一隻貓就由路上跑了過去，那樣結實的大肚子的貓，接着就是鬼子跳了出來，我的天呵！布爾塞維克都在想什麼呢？一切的財產都丟了。當把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媽就告訴我說：把這把火壺給你，你要保重牠好像保重自己的眼睛一樣；你死的時候，就把牠交給你的孩子們和孫子們。將來安迦嫁人的時候，就把這給她。可是現在總統都擲了，一切家畜都擲了。布爾塞維克都在想什麼的？蘇維埃政府在幹什麼呢？讓這政府好像我的火壺一樣死亡了吧？都說出來

逃三天，過了三天就都回原地方的，可是，都像無家可歸的人一樣，已經整整一禮拜了。對我們一點事情也不能辦，這算什麼蘇維埃政府，這是狗政府，哥薩克都瘋了似的造起反來了……我們的鄂鄰里本和那一個年輕輕的眞可憐呵。唉，我的天呵！……」

老媽子郭必諾儘在搔着癢，當她不作聲的時候，那被忘却了的河流，又追想起自己了，流水在響着，流水聲充滿清夜的巨大的全領域。

「唉——唉，老太婆，傷心什麼呢——傷心，東西也不會回來的。」

紙煙又焙燃起火來了，他自己想着自己的：同連在一起呢，或是到司令部裏去。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再能遇着這藍眼睛和細頸脖呢？

但老媽子還不能夠安靜。半世的生活，影一般的隨着她，——眞是艱苦。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線上打死了；兩個在這裏的軍隊裏背槍。老頭子在馬車底下打着鼾聲，至於這個喜鵲子呢，靜悄悄的躺在那裏，大概是睡着了吧，怎會知道她呢？唉，眞是很難呵。一輩子的力氣都勞苦盡了，六十歲已經來到了。無論老頭子，無論兒子們——作活作的把脊梁骨都累斷了。可是替誰作活的呢？是替哥薩克和他們的將軍軍官做活的。一切的地都在他們手裏，可是外鄉人呢，簡直同狗一樣……唉，眞是傷心呵！

活像牛一樣，眼睛望着地，作着活。每天早上晚上禱告的時候——祝福父母，祝福皇帝，孩子們，最後替一切的正教徒們祝福，可是他不是皇帝，是一隻老灰狗，所以就把他推翻了。

唉，眞傷心呵，當聽說皇帝被推翻了的時候，腿上的筋都抖顫起來了。後來覺得這也是活該——因爲他是狗子。

「現在的蛋子真利害。」

老媽子又搔起來。後來往黑暗裏望着，——河流奔響，她禱告着：

「大概天快亮了。」

她躺了下去，但是睡不着，一生的生活橫到她眼前，若影之隨形一般，一點都不離開她——橫到她面前，默然不語，好像沒有牠似的，可是牠完全都在此地呢。

「布爾塞維克不信神，——可是怎麼呢？他們知道自己該怎麼樣幹：來了，一下子統統都把他破壞了。軍官，地主，都快快的滾開了，但哥薩克們又兇狂起來了……上帝呵，保護他們健康吧。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他們總是自己人，不是回子※……要是他們早點來到世界上呢，那該咒的戰爭也不會有的，我的兒子也許會活着呢……他們埋在土耳其……這些布爾塞維克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有些說他們是在莫斯科生的，有的說是德國生的，——德國的皇帝生的，送到俄國來的，可是他們一來到這裏，便大家一齊叫着：土地，把土地交給人民，叫人民爲着自己種地，不是爲着哥薩克種地。人是很好的，不過爲什麼他們把我的火靈……弄……弄……兒……兒子……財……財物……貓……你……」

老媽子打起盹來，頭也低了下去，——大概天快發亮了。

每人都有自己的。在籬垣跟前的馬車下邊，好像斑鳩似的在咕咕的叫着，籬垣跟前的馬車下邊夜

※ 「回子」是沙皇時代帶着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觀點的人們對於一般非正教的，尤其是

對於回民及土耳其人的一種最輕視，最侮辱的稱呼。——作者給中譯本特註。

裏那來的斑鳩在叫呢？那來的咕咕的叫着的聲音，和小口裏吐着泡沫呢？「哇……哇……」可是，這大概對誰都是很甜蜜的吧，於是和愛的哺乳的慈母的年輕的聲音，也咕咕的叫道：

「你怎麼呢，我的寶貝，我的小花？再吃一點吧。唔，給，給你。怎麼不喫呢？我們多會喂呵頭轉過來，拿舌頭舐一舐媽媽的奶吧。」

她那幸福的帶着傳染性的笑聲笑了起來，彷彿周圍起了光明。雖然看不見，但是，她一定長着黑眉毛和小小的耳朵上帶着無光的銀耳環。

「不想喫嗎？你怎麼呢，我的小乖乖，呵，多生氣呵！拿小手捶媽媽的奶。指甲好像烟捲紙一樣……給我吧，把你的小指頭一個個的給我親一親吧：一！二！三！……呵，吐着這樣大的泡沫！一定會成一個大人物的！媽媽將來老了沒有牙的時候，孩子一定說：呵，老媽媽，坐到棹子上來吧，給你油洪洪的稀飯喫。史節潘，你什麼呢？醒一醒吧，孩子要玩的……」

「等一等！……噓！……噓！……別勸我，放開手……我想睡一睡……」

「史節潘，醒一醒吧，兒子要玩的，你的動作多麼樣的笨！我把兒子放到你身上。兒子，去扯他的鼻子去，扯他的嘴唇去……這樣的！就這樣的！……你的爸爸還沒有長鬍子，那麼你就扯他的嘴唇吧，扯他的嘴唇吧。」

在黑暗中，起初還未十分睡醒的，後來也是這樣愉快而微笑的聲音：

「呵，睡吧，兒子，到我這裏來睡吧，別跟媽媽在一起吧；我們將來要到地裏做活的呵。長大了我們就去打仗，一塊兒種田……喂，喂，你怎麼往我身子邊撒起尿來了……」

可是母親用那不可形容的愉快的笑聲大笑着。

卜利合吉科謹慎小心的跨過了人們的脚，車杠，馬套和口袋走着，時時用紙烟火照清楚。一切都已經寂然了。遍地盡是漆黑。就是離頭眼前的馬車上也都寂然了。狗也不作聲了，只有河流聲在作響，可是牠的聲音也有點減殺，有點遠離了，龐大的睡眠，用那有韻律的呼吸，遮蓋了整千累萬的人們。

卜利合吉科走着，他已經不再等那二次發射的槍聲了；他的眼睛也睜不開了；山帶起伏的輪廓，隱隱約約的開始露出來了。

「可是攻擊多在拂曉的時候呢……」

他回去報告了郭如鶴，後來在黑暗中找到了馬車，上到車上，馬車吱響着搖擺了起來。他想思索……思索什麼呢。粘粘的眼睛一閉起來，就甜蜜的入夢了。

五

鐘鳴聲，鐘鐘錚錚的響聲，爆裂聲，吶喊聲……嗒……嗒……嗒……嗒……

「到那去？站住！……」

這滿天的紅光是什麼呢：火災或是彩霞？

「第一連，跑步！」

白嘴鴉的黑群，帶着震聾人耳的叫聲，無邊無際的在赤紅的天空中飛翔。

在黎明的蒼茫裏，到處都是套好的馬套，車穹。雞民，輻重，脫落了的車杠，互相糾掛着，都在瘋狂的互罵……

……碎！碎！……

好像得了熱病似的，都急忙的套着馬，車輪在糾掛着，用鞭子抽着馬，都瘋狂的同着爆裂聲，同着死亡，同着脫去了的車輪，由橋上飛過去，即刻都把橋擁塞起來了。

……啞拉——啞——啞——啞……！

鴨子在曠野裏找食。女人們在絕望的叫喊……

……啞——啞——啞——啞……

砲手們得了熱病似的用繩索綁着車輪。

一個兵士帶着突出的眼睛，穿一件短短的小布衫，沒有襪子，露着兩條汗毛很多的腿，拉着兩枝步槍在叫喊：

「我們的連在那裏！……我們的連在那裏！……」

一個蓬亂的，頭髮很稀的女人，在他後邊惡心的叫道：

「華西里！……華西里！……華西里！……」

啞——啞——啞拉啞拉——啞！……碎！……碎！……碎！……

瞧，已經開始了；捲起的極大的煙柱，飛快的在村頭的房子頂上，在橋頂上騰起了。家畜也在咆哮

着。

難道夜盡了麼？剛才的夜幕，難道不是罩着一切麼？整千累萬的睡眠的人們的呼吸和不斷的流水聲，難道不是剛剛還在的麼？山巒的起伏，難道不是剛剛還是不可分辨的黑暗麼？

可是現在牠們不是黑色了，也不是藍色了，而成了玫瑰色了。轟鳴聲。爆裂聲。輪重車的吱軋聲，都轟然的響了起來，掩蔽了山巒，遮斷了河流聲，冰冷的充滿了緊縮的心腔：嗒嗒……嗒拉

嗒——嗒——嗒……

但是，當那震天動地的一吧——吧嗒——的一聲，由空氣裏爆裂出來的時候，這些反覺得十分渺小了。

郭如鶴坐在房子的前邊。他的面孔沉靜——發黃……彷彿誰在準備搭火車似的，大家都慌着，忙着；可是火車開了，一切又寂靜，平安，照舊了。不斷的有人跑着或騎着汗淋淋的馬，給他送報告。副官和傳令兵們，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

太陽昇高了，步槍和機關槍的聲音，響的越利害了。

可是他對於一切報告都是一樣的回答：

「實重子彈，好像自己的眼睛一樣去實重；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牠。讓他們走近了再下攻擊。不讓他們攻到花園跟前，花園跟前別讓他們攻到了。由第一團裏抽出兩連來，把風磨跟前的打退了，把機關槍放上去。」

驚慌的報告，由四面八方的給他送來，可是他的面孔總是這樣的沉靜——發黃，只有錢頸好像錢一般的在抖動，好像有人坐在他心裏很快樂的說道：「好，弟兄們，好！……」或許過一點鐘，過半

點鐘，哥薩克就要衝過來，把一切都會殺光的。是的，他知道這個，可是他看見一連跟着，一營一營的怎樣順從而機械的執行命令。他看見那昨天還是無政府狀態似的亂唱着，對官長們和他的話一點也不聽，只知道喝酒和同女人們鬧着玩的營和連，是怎樣激烈的奮戰着，他看見那些官長們，就是昨晚還在一致的帶着輕視的態度，反抗他的那些官長們，是怎樣切實的執行着他的命令。

把被哥薩克捉去而又被放回的兵士帶來了。他的鼻子，耳朵，舌頭均被割掉，手指也被砍去，用他的血在他的胸上寫道：『對你們一切都這樣對待，你媽的……』

『好，弟兄們，好……』

哥薩克奮激的攻來了。

但是，當由後方跑來的人，氣喘喘的說：

『在那裏，在橋前邊鬥毆的……』他的臉就好像檸檬似的發黃起來了，『在輜重與雜民間鬥毆的……』

郭如鶴飛奔到那裏去了。橋前邊是一場混戰：互相用斧子砍着車輪子，互相用鞭子，木棒在毆打……咆哮，吶喊，女人的要命的驚慌，兒童的吶喊……橋上擁塞得水洩不通，車軸掛住了車軸，喘氣的馬被繩索糾纏着，擁擠不通的人們，駭得要死的哭着的小孩子……從花園後邊……啞拉……啞拉……前去不能，後去不得。

『站住！……站住！……』郭如鶴用那像鑼響的一般的沙嗓子喊着，但是連他自己也聽不見。照着他自己緊跟前的馬耳朵開槍了。

都拿起木棒向他撲來。

「哈——哈，你這惡鬼！你糟蹋畜牲的！……打他！……」

郭如鶴同副官和兩個兵士退到河邊去了，可是棍棒在他們頭上舞得亂響着。

「機關槍……」郭如鶴用沙嗓子說。

副官好像魚一般的由車下邊，馬肚子下邊溜過去了。過一分鐘把機關槍拉來了。並且跑來了一排兵士。

農人們好像受了傷的牛一般在發吼。

「打他們，打這些反叛耶穌的東西們！」於是就用棍棒由他們手中把步槍打落了下去。兵士用槍托抵擋着——不願開槍打自己的父母妻子。

郭如鶴好像野貓似的跳躍到機關槍跟前去了，安上了子彈帶就嗒……嗒……嗒……好像扇形似的，由頭頂上掃射過去，死風帶着嘯聲，把頭髮都吹動了。農人都退去了。可是由花園後邊依然是嗒

——嗒……

郭如鶴停止射擊了，盡力的大聲罵起來，這才鎮定下去了。下令叫把橋上解不開的馬車，投到河裏去。農人都聽從了，橋也疏通了。橋前邊站着一排手裏端着槍的兵士，副官依次放過了他們。

三列馬車並排的由橋上飛過去了；被繫着的牛搖着角在跑，豬在緊曳着繩子飛跑失望的叫着，橋板在作響，好像鏗盤似的向上跳，連河流聲也都沉沒到這聲響裏了。

太陽越高起來。水波在抖動着那鋒融的陽光。

在河那邊，輜重車好像很寬的帶子一般排開來，奔馳着消失到塵霧裏了，曠場，街道，胡同，整

個的鄉鎮，都逐漸的空虛起來了。

哥薩克的兩翼，據着河邊，形成一個極大的時時焙燃着槍火的弧形，把村鎮包圍起來。弧形慢慢的縮小了，在牠裏邊的村鎮，花園，連續不斷的由橋上通過的輜重，都越覺得壓迫起來了。士兵們在決戰，嚴重的在堅衛，爲着自己的父母，爲着自己的妻子而在決戰，每一粒子彈都在保重，不輕易發射，但是如果果要發射的時候，那麼每一粒子彈，都要使哥薩克的家庭裏產出了哥薩克的孤兒，眼淚與哭泣。

哥薩克瘋狂的襲來了，逼近了，他們的散兵線完全接近了，已經將花園的邊界佔領了；在樹後邊，在籬垣後邊，在灌木後邊，都隱約的望見了。在散兵線與散兵線之間，約有十步光景，都躺下了。靜寂起來，——士兵們都寶貴着子彈：相互提防着。用鼻子一聞：覺得一股酒氣，由哥薩克散兵線裏送來。張着鼻孔在羨慕似的聞着：

「狗東西們可喝夠了……唉，能找一點也好！……」

突然間不知是奮興的狂喜呢或是獸性的兇惡的聲音呢，由哥薩克的散兵線裏送來：

「瞧！這不是何慕甲麼！……呵哈，你媽的！……」

於是一副青年哥薩克的臉，由樹後面露出來，用那牛肉色似的眼睛探望着，全身都現了出來，你就是向他射擊他都不怕的。

何慕甲從這邊的散兵線裏也同樣的冒了出來：

「這是你麼，王甲？呵哈，你媽的，發瘋了的私生子！……」

都是一個村裏的人，都是一條街上的人，就是房子也都在大柳樹下緊挨着的。早晨的時候，他

們的母親們趕牲口出來，在籬垣跟前遇到就談起天來。不久的時候，這兩個孩子還在一塊兒騎竹馬，一塊兒在晶瑩的古班河裏捉蝦子，不斷的在一塊兒洗澡。不久的時候，一塊兒同姑娘們唱着故鄉的烏克蘭的歌；一塊去當兵，一塊兒在那煙霧瀰漫的開花彈下拚命的同土耳其人死戰。

可是現在呢？

現在哥薩克人叫道：

「你在這兒幹嗎呢，廢物？同該詛咒的布爾塞維克勾結成一氣嗎，空肚子的土匪？……」

「誰？……我是土匪嗎！你這惡心人的「苛竦克」，※……你的弟兄不問死活去剝人民的皮……你也是這一流蜘蛛呵！……」

「誰……我是蜘蛛？你這傢伙！」擲了槍，把手一揮，呵！……一下子把何慕甲的鼻子打歪得好像一個大梨子一樣。何慕甲也把老拳一揮，呵！

「試試吧，狗東西！」

哥薩克就成了一個獨眼龍了。

互相糾纏着就捶起來了！

哥薩克們牛一般的咆哮着，瞪着牛肉色的眼睛，握着拳頭撲來了，滿花園都撲着酒氣。士兵們都好像得了傳染病似的跑出來去拳鬥，都想不到槍，——彷彿沒有槍一般。

呵哈，就打開了！……帶着毆打聲，轟叫聲，打到臉上，鼻梁骨上，後腦窩上，下巴骨上，不堪

※「苛竦克」即土豪之意——譯者。

入耳的從來沒有聽過的惡罵的號叫，在那翻來覆去的活活的肉堆上震蕩。

哥薩克的軍官，士兵的指揮官們，都拚命的叫喊，握着手槍奔跑，都想竭力的把他們拉開，使他們都拿起槍，不敢照他們射擊——在很大的距離裏，迴轉着罕見的自己的和敵人的混戰的肉團，噴着一股沖人的酒氣。

『呵——呵，混蛋！……』士兵們叫喊着，『可喝夠了，你們有的是酒……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

『這樣的聖水難道給你們這些豬仔去糟塌嗎……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哥薩克們叫道。

於是又打起來了。拚命的糾纏着——打壞了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又拳戰起來。粗野的狂怒的憎惡，不許敵我之間有任何東西的存在，只想揉搓，窒息，壓榨，都想在自己的拳頭打擊之下，直接覺到敵人的鮮血橫飛的面孔，濃濃的使人不能呼吸的惡罵和不能忍耐的濃濃的酒氣，籠罩了一切。

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了，可是依然繼續着瘋狂的拳鬥，依然是瘋狂的惡罵的叫喊。誰也沒有覺到天黑了。

士兵們和哥薩克人呻吟着，惡罵着，在黑暗中互相毆打了好久，剎那間離開來，互相細看着：

『這是你麼，奧巴納斯！你媽媽的，爲什麼你把我當做打穀場上的莊家捆似的來打我呢！』

『是你麼，米科迦！……我把你當成哥薩克人了。你這混蛋，你爲什麼把我的臉都打破了，難道我是官的麼？』

拭着鮮血模糊的臉，互相的罵着，在暗中找尋着自己的步槍，慢慢的歸隊了。

旁邊有兩個哥薩克人，好久的在叫着，用拳頭互相敲打着，輪流的互相騎到身上，後來細細一

看：

「你爲什麼騎到我身上呢，你這傢伙！簡直好像騎老馬一樣呢！」

「這是你麼，迦拉斯喀！你爲什麼不作聲呢？好像瘋子似的光是罵，我當你是紅軍呢。」

於是拭着血，回到哥薩克的後方去了，卑鄙下賤的謾罵終於寂然了，於是就聽見了：河流在作響，橋板在鼓一般的震動——轎重車在不絕的開動，火災的餘燄，紅紅的映照那微動的黑雲。士兵的散兵線沿着花園排列着，在曠野裏，周圍都是哥薩克的散兵線。都不作聲的，裹着腫了的青紫的險。橋板總是咚咚作響，河流聲在喧噪，到天亮的時候，村落都退清了。最後的騎兵連也在橋板上響着渡過去了，把橋燒了，排槍跟着退去的軍隊，由全村裏開了起來，機關槍也開始射擊了。

六

哥薩克們，偵緝營※穿着捆身的「切爾克斯※※裝」，長長的衣襟在飄擺，唱着歌在村鎮裏的街

※ 偵緝營：黑海沿岸之哥薩克平臥在草地裏，蘆葦裏，密林裏埋伏着，以等待敵人。

——作者特註。

※※ 切爾克斯：俄國民族名——譯者。

上走着；飄帶在毛皮帽子上閃着白光。滿臉都是傷痕：這個人的眼睛成了青紫的，那個人的鼻子上凝着血塊，有的兩頰腫着，有的嘴唇脹的好像枕頭一般——沒有一個哥薩克的臉沒有青紫傷痕的。

但是都愉快的密集的走着，斬鐵似的進行曲，合着那齊整的步武，在脚下騰起的灰塵上飄蕩着：

憤怒起來了，

暴動起來了……

在花園裏，在花園外，在曠野裏。在村鎮上面的天空中，一片有力的密密的歌聲在震蕩：

烏克蘭失掉了！……

哥薩克的女人們都迎着，各自找尋自己的人，——歡天喜地的撲上去。有的忽然折着手指哭起來，號泣遮斷了歌聲，老年的母親在撕着白髮亂擊着自己，有力的手把她架到屋裏去：

暴動起來了……

哥薩克的孩子們都在跑……他們好多啊！他們由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呢，好久就沒有見過他們呢；他們跑着喊道：

「爸爸！……爸爸！……」

「叔叔梅科拉！……叔叔梅科拉！……」

「我們喫了紅牛了。」

「我用彈弓把一個紅的狗東西的眼睛打瞎了，——他喝醉了，睡在花園裏。」

在街上，在胡同裏，在從前築着別的野營的地方，現在都駐紮成自己的野營了。夏季的廚房，在一切的院中都已经冒起煙來了。哥薩克的女人們都在亂忙着。在曠野什麼地方藏着的牛都趕回來了；

家禽也弄來了；都開始在煮的煮，燒的燒。

熱烈的自己的工作，在河上開始了——斧子的響聲把河流聲都遮住了，白木片照耀着陽光向四面飛散——哥薩克們爲着要趕快追擊敵人，所以奮力的在建築着燒毀了的橋梁。

在村鎮裏作着自己的工作。改編着哥薩克的新的部隊。軍官們帶着筆記本。書記們就在街上坐在桌旁編着點名冊。點着名。

哥薩克們都望着來往的軍官們——肩章在陽光下閃着光輝。在不久之前，在六七個月以前，那情形完全是另一樣的：那時在曠場上，在村鎮的街道上，在胡同裏，這些被撕了肩章的軍官們，血肉模糊的到處亂竄着。那些躲在田莊上，曠場裏，山谷裏的軍官們，都被捉來，帶到村鎮上，無情的毆打，絞殺，把他們夜天的吊在那裏叫烏鴉去喫他們。

這大約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時俄國革命的野火波及到土耳其戰線上。

什麼人？……什麼事？……

一點也不明白。只那些來路不明的布爾塞維克一到之後，就一下子彷彿把一切人眼上的雲霧揭開了——突然間，一切都看見那數世紀來所不會看見，但數世紀來都感覺到的東西：軍官，將軍，議員，將領，大批的官僚和可以使人一貧如洗的不堪忍受的軍役。每個哥薩克都得自費的送自己的兒子去服軍役：要是有三四個兒子的時候，那每個都得給他買馬匹，鞍張，服裝，武器，——於是就家產蕩然了。貧農去當兵的時候，一切都發給，從頭到腳都供給他穿。這樣哥薩克的群眾就貧窮了，破產了，分化了，富有的哥薩克階級就擱起了，鞏固了，繁榮了，其餘的就慢慢的沈沒了。

X

X

X

小小的太陽，在難忍的炫耀的看著在牠下邊展開的整個的地帶。炎熱的清氣在戰慄的抖跳。

人們都在說道：

「比我們這地帶再好的是沒有的了。」

眩惑入目的光耀，在平底的海面※上抖跳，碧綠色的玻璃似的透明的波紋，在若隱若現的波動着，懶洋洋的洗滌着沿岸的沙礫，魚在成群的海泳。

接連着就是另一個海※※——無底的碧藍的海，那深藍色一直反射到海的頂底裏。眩目的光輝，無數的粉碎起來——望着真要眼痛。汽船在碧藍的遠處冒着烟，黑黑的拉着將要消失的尾巴。——這是去裝糧食運錢的。

碧藍的山巒，在海岸上重疊着；上邊被太古的積雪遮蓋着；天青色的皺紋，橫互在山巒間。

在無邊無際的山林裏，在峽谷裏，在溝底裏，在平原和山脊上——都寄棲着一切的飛禽，一切的走獸，就是那在全世界各處都找不到的野牛※※※※都有。

在那峯巒起伏的野山裏邊，有銅、銀、亞鉛、鉛、水銀、石礬、水門汀，真是什麼都有的，而石油則好似黑血一般，從一切的縫隙裏流出來，流到小溪裏，河裏，油洪洪的薄膜展開來，閃着虹一般

※ 平底的海面：此處指亞速 (Azoph) 海，此海有些地方水甚淺，漁人們都給牠叫洗衣盆。作者特註。

※※ 此處指黑海。——作者特註。

※※※ 現在極罕見的，差不多已經絕種了的頸披鬃毛的野牛。——作者特註。

的光輝，發着石油氣。

最美的地帶呵……

曠野由山下，由海邊廣延着，無邊無際的曠野廣延着。

「是無邊無際的呵！……」

麥子在無邊無際的發着光澤，草地在發着青綠色，蘆葦無邊無際的在池沼上沙汰的作響。村鎮，田莊，鄉村，在濃密的花園，樹叢裏，好似白色斑點似的若隱若現着，塔形的白楊頂，尖尖的在牠們上邊突出着，聳入燥熱的天際，灰色風磨的長翼，在蒸騰的抖顫的土崗上伸開來。

不動一動的互相密集的羊群；在曠野裏發着灰色；千萬的牛蠅，昆蟲，蚊子，嗡嗡的在牠們上邊飛動。

紅色的家畜，懶洋洋的半截身子反映到曠野的水的鏡子裏。繫在一起的馬匹，搖着頭向山谷裏牽引着。

在這一切上面的，是令人疲倦的不減殺的暑熱。

套好了的在路上跑着的馬頭上，戴着草帽——不然的話，在那極毒的太陽光下會死了的。那些不當心的光頭的人們，中了熱毒，臉色突然變紫，倒在路上的灼熱的灰塵裏，眼睛發着玻璃色……到處是微響着抖顫的暑熱。

當套着有尖角的三四對牛的沈重的犁，在無邊的曠野裏犁着，閃着白光的犁頭，翻着那肥沃的土壤，不是土壤，簡直是塗着黑油的喫食東西一般。無論你用那沈重的犁怎樣的往深處揮去，無論怎樣的用那白閃閃的犁頭去翻，——總是到不了那死泥板上，那閃光的鋼犁頭，總是翻動着那未被觸動的

世界上唯一的地層——土壤——有時竟至一丈深。

這是什麼力量呵，怎麼能超人的力量呵！小孩子玩耍着把拋在地下的枝條插到地裏去，——你瞧，馬上就生出芽來，瞧，樹枝好像天幕似的長起來了。葡萄、西瓜、甜瓜、梨、杏、西紅柿、茄子——難道能數得盡嗎！這些都是很大的，罕見的，超自然的呵。

雲在山上旋捲，在曠野上浮動，雨在下着，貪得無厭的土地，他飲着雨水，後來那狂熱的太陽，就開始工作起來了！——罕見的豐收，就把這地帶蓋起了。

沒有比這還美麗的地帶呵！

誰是這美麗的地帶的主人呢？

古班的哥薩克是這美麗的地帶的主人。他們有做活的人，有做活的百姓，有多少哥薩克人，就有多少做活的百姓；他們也唱着烏克蘭的歌，說着烏克蘭的家鄉話。

兩樣人民是親生的弟兄，——兩者都是從烏克蘭移來的。

不是哥薩克自願來的，是女王葉加德林在一百五十年前把他們趕來的；她把自由的沙波洛塞奇※破壞了，就把他們趕到此地來；把這在當時荒野的怕人的地帶賜給他們。沙波洛塞奇人爲了她這恩惠

※ 沙波洛塞奇：自由的沙波洛塞奇是烏克蘭哥薩克的一種組織，發生於十六世紀，在哥伯

河的沙波洛林島上。沙波洛人常南征克里木及黑海附近一帶，由那裏攜帶許多財物回來。沙波洛參加於烏克蘭哥薩克反對君主專制的俄羅斯的暴動。沙波洛農民的生活在果

戈里 (Geol) 的小說達拉斯·布爾巴 (Turasa Buldu) 裏寫着。——作者特註。

洒着血淚哭泣着，懷念着烏克蘭。殘酷的熱病由池沼中，由蘆葦裏爬出來，不分老少的吞嚥了多少哥薩克人。兇殘的切爾克斯人用鋒利的短刀，用準確的子彈，來殺射這外來的人——沙波洛塞奇人洒着血淚，懷念着自己的故鄉，日夜同黃熱病，同切爾克斯人，同野地奮鬥，——當時沒有什麼東西去開發這從來沒有被人動過的荒地呵。

可是現在呢……現在是：

「沒有比我們這更美麗的地帶呵！」

現在一切人們都垂涎這地帶，好像垂涎那滿盛着罕見的財富的杯子一般。被貧困所迫的人們，都由哈爾科夫省，由波爾達瓦，由葉加德林斯拉夫，由畿輔遷來了；窮光蛋和貧人們都帶着什物與孩子來散居到村鎮裏，好像餓狼似的對這美麗的土地咬着牙。

給！喝風去吧，——想要土地呢！

於是遷來的人民就都成了哥薩克的佃農了，都給他們稱作「外鄉人」。哥薩克百般的壓迫他們，不讓他們的小孩子入哥薩克的國民學校，對他們房子跟前或花園裏一小塊地都剝削了又剝削，村鎮上一切的費用都使他們負擔，帶着很深的輕視給他們稱——鬼「尖肚子奇加」※「哈木賽爾」。(即靠哥薩克土地爲生的奴才。)

頑強的好像錢一般的外鄉人，因爲沒有土地，不得已就去找一切的手工業，去做實業上的活動，靈敏的專心於學識，文化，教育，——也用同樣的語氣來報復哥薩克：「古爾古利」(土

※ 尖肚子奇加：哥薩克村內騎手們罵玩的綽號，由土匪奇加之名而來。——作者特註

豪)，『加克陸克』，※『普迦奇』※※……相互間的憎恨與輕視，就這樣的燃燒起來了，而帝制的政府，將領，軍官，地主們，都樂意來煽動這野獸一般的敵意。（註五）

美麗的地帶發着苦胆汁的，惡辣的，毒意的，憎惡的和輕視的煙氣。

但是，並非一切哥薩克，並非一切外鄉人都這樣相互的仇視的。用靈敏，毅力和錢一般的勞動，由貧困艱苦中打出來的的外鄉人，也被富裕的哥薩克尊敬起來了，他們租借些磨坊，租借好多的哥薩克的土地，僱用些自己的貧窮的外鄉人，他們到銀行裏存款，販賣糧食。哥薩克尊敬那些有錢房頂的人，尊敬那些倉房的糧食把木棚都壓斷了的人——烏鴉是不會啄烏鴉的眼睛呢。

X

X

X

爲什麼哥薩克們穿着切爾克斯裝，歪戴着毛皮帽子，叫着，嘯着，騎了馬在街上跑着，前後的跑着，馬蹄子把很深的三月的泥濘都揚了起來，射擊在春日的碧藍的天空閃耀着呢？是過節的嗎？斷斷續續的快樂的鐘聲，在村鎮，田莊上震蕩着。人們都穿着過節的衣服，哥薩克，外鄉人，姑娘們，青年們，斑白的老人，沒牙的老婆——統統的，統統的都去到那春日佳節的街上。

不是復活節嗎？不是的，不是神甫的節日呵！是人的節日，是從古以來第一次的節日。是從古以來，是有地球以來第一次的節日。

※ 加克陸克：即土豪。——作者特註。

※※ 普迦奇：鞭打者；貓頭鷹，田園中的乾草人（嚇雀子用的）。——作者特註。

打倒戰爭……………

哥薩克們互相擁抱着，擁抱着外鄉人，外鄉人也擁抱着哥薩克。已經沒有什麼哥薩克和什麼外鄉人的分別了——有的只有市民。沒有什麼「古爾古利」和「鬼魂」的分別了，——有益的只有市民。

打倒戰爭……………

在二月間把沙皇驅逐了，十月間在遠遠的俄國發生了什麼變故：誰也不能確確實實的知道發生的是什麼變故，只有一件事深入到人心裏：

打倒戰爭……………

深入到人心裏，於是就十分了然了。

於是軍隊就一團跟着一團，由土耳其戰線上崩潰下來了。哥薩克的騎兵，也崩潰下來了，古班營也緊接着撤了下來，外鄉人的步兵團也撤了下來，騎炮兵也撤了下來，——這些統統的都帶着一切武器，給養，軍用品，帶着輜重，好像連續不絕的急流似的，向古班奔流，向自己的故鄉的村落奔流着。他們在路上打開酒坊，倉庫，都活活的喝死了，活活的沈溺，燒死在被打開的酒精的海裏，沒有死的都回到自己的村鎮和田莊裏了。

古班已經是蘇維埃政權了。城市的工人和把軍艦沈沒了的水手們，都來到古班了，由他們口裏一切都突然明朗了：地主，資產階級，將領。哥薩克與外鄉人之間，高加索一切民族間的帝王陰謀的煽

動，都一目了然了。於是軍官們的頭都被砍去了，把他們裝入口袋裏，投到河裏去了。

要得耕田呢，要得播種呢，太陽，美麗的南方的太陽，爲着好收成愈覺蒸晒起來了。

「呵，我們怎麼耕田呢？應當把土地分一分，不然會失了時機呢，」外鄉人對哥薩克們說。

「把土地分給你們？」哥薩克們說着，面色就陰沉下去了。

革命的光豔就開始暗淡下去了。

「把土地分給你們嗎？無能耐的東西！」於是就停止殺害自己的軍官，將領了，於是他們就都由一切的孔隙裏爬出來，在哥薩克的秘密的集會上，拍着自己的胸膛，帶着煽動的口氣說：

「布爾塞維克議決：把哥薩克人的土地都完全沒收了，交給外鄉人，叫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不服從的——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把一切財產都沒收了，交給外鄉人。」

古班暗淡起來了，開始燃燒的野火，秘密的低低的在曠野裏，在山谷裏，在蘆葦裏，在村鎮和田莊的後院裏爬行着。

「比我們這地帶再美麗的是沒有的呵！」於是哥薩克人成了——「古爾古利」，「加克陸克」，「普迦奇」了。

「比我們這地帶再美麗的是沒有的呵！」於是外鄉人又都成了——「鬼魂」，「哈木賽爾」，「尖肚子奇加」了。

十八年三月間就鬧得一場糊塗了：到八月的時候，這一帶太陽還正熱着，暑熱的塵霧，在若隱若現的浮動着的時候，鬧得更其利害了。

古班的河水不會倒流的，舊的一去不會復回的；當哥薩克們回想起那些壓迫他們的軍官們，就不給他們行敬禮，就給他們耳光喫，就把軍官砍成肉丸子。可是現在又聽着軍官的演說，執行起他們的命令了。

斧子在響着，白木片在飛着，橋梁架到對岸了。騎兵隊響亮的飛快的越過了橋梁，哥薩克們慌忙着去追擊逃去了的赤敵。

七

輜重車在格吱格吱的響，士兵們在擺着手走。這個人腫着眼睛，那個人脹着鼻子。又一個人臉上凝結着血塊，——沒有一個人的臉上沒有青紫的傷痕的。都走着，擺着手，興高彩烈的談着：

「我照準那人的鼻子狠狠的擊了一下，——他這樣把腿一伸就嗚呼了。」

「我抓住了了一個人，把他的頭夾到大腿中間，就照他的屁股上捶起來……而那個狗東西一下子咬住我的……」

「呵——呵——呵！……哈——哈——哈！……」隊裏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你現在怎麼見老婆呢？」

都興高彩烈的談論着，可是沒有一個想到爲什麼在當時不用刺刀刺，不用槍殺，却在那粗野的狂喜中，照臉上來了一場惡毒的拳戰。

在村裏捉住了四個哥薩克人，就在路上走着訊問着。他們的眼睛都黯然無光，臉上都是青紫的傷痕和血跡，這些使他們和士兵們接近了。

「你們這些傢伙，爲什麼用拳頭到臉上幹起來！難道你們沒有武器嗎！」

「喝醉了會有什麼辦法呢，」哥薩克賠罪似的彎着腰。

士兵們的眼睛裏放着光輝：

「你們在那弄的酒？」

「當軍官們來到附近村裏的時候，在花園裏把窖着的二十五桶酒弄出來，或者那是我們的人把酒坊破開的時候，由阿爾馬維爾弄來窖到那兒的。軍官們叫我們站起隊來，就給我們說：如果你們能把鄉村佔領了，就給你們燒酒喝。可是我們說：你現在給我們喝，我們就把他們打得雞飛狗上牆。呵，他們就給我們每人兩瓶，我們喝了，——想叫我們大醉起來，於是就不讓我們喫東西，於是我們就撲上來，可是槍枝因爲礙事就都放下了。」

「唉——唉，混蛋東西！……」一個士兵跑到他跟前，「你這豬仔子，把老拳用力一揮，想照他的牙關上打去。

把他擋住了：

「等一等！軍官們叫他們喝的，打他幹嗎？」

走過轉角處就都停住了，哥薩克們就給自己挖起公共的墓坑來。

無窮無盡的轎重車，揚着那遮蔽一切的灰球，行動着，吱吱的響着，在村道上成數十哩蜿蜒着，山脈在前邊發着藍色。在馬車枕頭在發着紅光，耙子，鐵鏟，小桶都突出着，鏡子，火壺都眩惑人目的照耀着，小孩子的頭，貓子的耳朵在枕頭間，在一堆的衣服，被子，破布間呈露着，雞子在編的雞籠裏啼着，繫成一串的牛在後邊走着，長毛的狗伸着舌頭，急促的喘着氣，聽到馬車的涼蔭裏走着。

馬車限着汽堆在牠們上邊的杆物，吱吱的響着——當哥薩克暴動了以後，農人們和農婦們由自己家裏往外逃走的時候，都貪心的匆忙的把落到手邊的東西全都攆到車上去了。

外鄉人這樣的逃難不是初次了。近來反蘇維埃政權的個別的哥薩克暴動的發生，把他們由那住慣的巢穴裏趕出的已經不只一次了，可是這都不過兩三天的光景；紅軍一到，秩序一恢復，大家就都回來了。

可是這次拖延的可太久了——已經到第二個禮拜了。而麵包只帶了幾天的光景。每天，每天都在等待着——好了，現在可以回去了，——可是被延緩長久；被延緩泥池；被延哥薩克暴動的凶狂；消息由四面八方的傳來；村裏放着絞首架，絞殺着外鄉人。什麼時候這才會完結呢。留在家裏的財物現在怎麼樣了呢？

荷車，大馬車，貨車，都在吱吱的響着，鏡子在太陽下反射着，小孩子的頭在枕頭間搖着，士兵們形形色色，成群結隊的清查路，滑着露露的耕地，滑着那好壞最壞的把一切的面瓜，帶瓜，南瓜，向日葵等等摘得一乾二淨的瓜田裏走着。沒有連，營，團，——一切都混雜到一起，攪攪到一起了。都自由自便的各走各的路。有些在唱歌，有些在吵嘴，喧鬧，譴罵，有的爬上馬車上，揮着鞭子的搖着頭。

沒有一個人想到危險，想到敵人來。也沒有一個人想到官長來。如果要想把這奔流的群眾隨便組織一下，——那就把官長罵得狗血噴頭，槍托朝上，好像普木棍似的把步槍往肩上一扛；吸着煙，或者哼着下流的淫歌，——這個不是舊時代一般任你來節制的！

郭如鶴沈沒在這連續不絕的奔流裏，好像壓縮着的彈簧一般，胸口覺得緊張；要是哥薩克攻過來

的時候，一切都要死在他們的馬刀下邊呢。希望只有一個——一看見死，好像昨晚一樣，大家都會相親相愛的順從的歸隊了，只是能不能來得及呢？因此他趕快一點有什麼虛謠傳來。

在這暴野的喧鬧的奔流裏行走的有由沙皇軍隊復員的士兵，有蘇維埃政府動員的士兵，有志願投入紅軍的士兵，大多數是小手工業者——鐵箱匠，小爐匠，錫匠，小木匠，鞋匠，理髮匠，特別多的是漁夫。這些都是生活艱難的外鄉人，「這些都是勞動者，蘇維埃政府的出現，突然將他們放了一線生活的曙光，——突然覺到或者牠不像從前的狗一般的了。總之，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些農民群眾差不多都裝載帶着自己的家財逃了。留下的只有富人們；軍官和殷實的普羅克——大家都不在乎他們的。穿着摺身子的切爾克斯裝的美觀的身軀，騎着很好的馬在前邊走着的是古代的普羅克；——不，這不是敵人，是革命的弟兄，是哥薩克的窮人，大多數都是上邊前線的；在煙霧中；在炮火中，在千萬的死中，革命將那不滅的火花，落到他們心中了。

戴着毛皮帽子，上邊綴着短短的紅帶子。一個騎兵連跟着一個騎兵連前進着。步槍着在肩上，鑲着銀色的短刀和槍刺，在閃着光輝，——在這混亂的奔流中，整然有序的前進着。（註六）
良善的馬在擺着頭。

他們要替父老兄弟們戰鬥的。家裏的一切都拋棄了：房屋，家畜，什物，——家裏都傾塌了。整然的，敏捷的前進着，愛人的手往帽子上綴的紅帶子在發着紅光，用那青年的有力的聲音唱着烏克蘭的歌。

郭如鶴帶着戀慕的神情望着他們：「好，兄弟們！一切的希望都在你們身上的。——他熱切的望着，但更其親切的是望着那在塵霧中自由自在的亂走着的蓬首赤足的外鄉流民的新家，但是他不是骨

肉相連的屬於牠的嗎。

他的生活好似斜長的影子一般，寸步不離的跟着牠，這影子可以忘却，但是不離開牠。最平常的，曠野的，荒蕪的，飢饉的，灰色的，日不識了的，黑暗的，黑暗的影子。母親年紀還青的時候，臉上已經刻起了皺紋，好像疲憊的老馬一般，一羣孩子抱在手中，牽着牠的衣襟。父親一輩子是哥薩克的僱農，勞苦了一輩子；但是無論你怎樣的勞動，反正是什麼也得不到的。

郭如鶴從六歲起，就是一個公共的牧童。野曠、山谷、羊、森林、牛、雲在天空浮動，影在下邊奔走，——這就是他的訓練。

後來他做了村中一個富農舖子裏的伶俐活潑的小學徒，慢慢的學識字；後來去當兵，戰爭，土耳其戰線……他是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他帶着機關槍上山到山上，到土耳其的後方裏，當土耳其師開始退却的時候，機關槍就開始由上邊掃射起來；人好似草一般的倒着，熱血冒着蒸氣在流着，他從來不會預先想到人血會成半膝蓋深的流呢，但是這是土耳其人的血，於是也就被忘却了。

因為他的稀有的勇敢，於是就把他送到準尉學校去了。那是如何的艱難啊！頭腦都要破裂了，但是他用那牛一般的頑強把功課克服了，而……結果是終於不及格，軍官們都笑話他，教育官，教育官，士官候補生都笑弄道：莊稼漢都想來做軍官呢！這樣的鄉下老……蠢貨！哈——哈——哈……想做軍官呢！

他不作聲的憎惡着他們，咬着牙關，皺着眉頭。因為成績不好，就把他派回本團來了。

又是榴霰彈，千萬的死，血，呻吟；又是他的機關槍，他有驚人的目力，掃射的草一般的成堆的人體。在異常的緊張中，在每分鐘死傷，頭上飛越中，是想不到為什麼血要流到半膝蓋深的——爲沙

真，爲亂鬥，爲正教的信仰嗎？或許如此，但是那部好像在霧裏一般。然而去約近的，最明顯的想得軍官，他在呻吟，血泊中間得到軍官，好像他由霧裏得升爲天使，像雲霧裏的毒蛇那條有一般的額，在那種壓壓似的地方好像他自己的戰場到來的敵手，而周圍着軍官一般的人體。

第二次又對他感到辱罵被棄了，因爲軍官缺少，在戰場上軍官是常常缺少的，而事實上他又是在執行軍官的任務，有時他指揮着很大的部隊，未曾打過戰仗。並且，對於兵士們，他是自己人，是農人，是跟他一樣的農人，因此他們不顧一切，赴湯蹈火的隨他的軍隊，去壓迫着他，跟隨着這彎腰的，帶着頭的人。爲着什麼呢？爲沙皇祖國，正教的信仰嗎？或者是的。但是這都好像在血霧裏一般，目前是一步得前進，一定得前進；不然，背後便是槍火，於是那軍隊跟隨着他，跟隨着自己人，跟隨着彎腰的，跟隨着這彎腰的比較快活得多了。

那是如何艱難呵，是如何的苦澀艱難呵，頭腦都要炸裂了。學會小教比平心靜氣的在機關槍的槍火下死去死還難得多。

軍官們都嘲笑，軍官們，必要和沒有必要的充斥了學校的軍官們，——而大半是沒有必要的。發方從來是安樂窩，這裏滿是鬆閃着不上戰線的人們，而對這些鬆閃的人們，設置些幾千累萬的無用的後方的閑差。軍官們嘲笑：莊稼漢，污穢的混蛋！……這是如何的嘲弄他，他雖然有十分對的答案，然而終使不及格。

於是把他派回了，派回本團了……因爲成績不好。

大炮的發射，開花彈的炸裂，無帶的機關槍的嗒嗒的掃射，血一般的炮火的颯風，——由四面八方逼來的死與地獄，——可是他，好像在家裏一般——治家的農夫。

治家的農夫，好似牛一般的頑強，好似石堆一般橫壓一切：真不愧是烏克蘭人，頭蓋骨就罩在眼睛上，就罩在那小小的銳利的眼睛上。

因為他在那死的重圍裏轉戰的功績，第三次把他派回，第三次把他派回學校去了。

而軍官們嘲笑道：又來了嗎？莊稼漢……混蛋……豬鬃子！……於是……又把他派回本團了，因為成績不好。

那時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放他做準尉吧！——軍官損失的太多了。

嘻——嘻！軍官損失的太多了！——損失在火線上，也損失在後方的逃亡裏。

都輕蔑的放他做準尉了。去到連裏，肩上的肩章在閃耀着，到底弄到手了。他又高興，又不高興。

高興的是：總算弄到手了，用自己的異常的艱苦與戰績得到了。不高興的是：肩上閃耀的肩章把他和自己的，和親近的，和農人們，和士兵們隔開來，——和士兵們隔開了，可是沒有同軍官們接近：一個空虛的環圍，圍到郭如鶴的周圍。

軍官們大聲的不說：「莊稼漢」，「混蛋」，「豬鬃子」了，但是在露營裏，在食堂裏，在帳幕裏，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三個個帶肩章的人一接近，他的周圍就繞着一個空虛的環圍。他們不用話說，但是都驟然的用眼睛，用臉色，用每種的舉動說：混蛋，莊稼漢，真豬鬃子……

他沈靜的憎惡着他們，石一般的，深深的隱藏在心裏。憎惡而輕蔑。用那沈靜的不顧生死的大無畏的精神，把這憎惡，把自己與士兵的隔絕掩蓋了。

突然間一切都震動起來了：阿爾默尼的山脈，土耳其的師團，士兵們，蒼惶失措的將領，沈默了

的大炮，三月的山頂上的雪，好似空間破裂了一般，開闢了未有的奇異，——雖然是未有的奇異，但是時時刻刻的嚴密的寄居在隱臭處，在深密處；雖然是不可名狀的，但是弄明白的時候是，簡單，明瞭，必然。

平常的，帶着頑黃的工人面孔的人們來了之後，就把這空曠而又寬的揭開來。在那兒隱匿着墮世的憎惡，墮世的壓迫，憤激的墮世的奴隸制度。

郭如鶴初次才可惜他用那鑽石一般的剛毅得到的在肩上的閃爍的東西；他覺得他站在工人的、農人的，士兵的死敵的營壘裏了。

在十月的日子傳到了之後，他帶着嫌惡的神情，把肩章撕下來拋去了，交雜在不可阻止的歸心似箭的騷擾的軍隊的奔流裏，竭力的不使人們看見，躲到暗角裏，坐在那搖搖不定的搖搖的暖車上。辭了的士兵們在搜索那驟然的軍官，——要是把他發見的話，怕他也回不到家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一切都是「一團糟」，——一切舊的組織，舊的關係都倒塌了，而新的是非常混沌，曖昧。哥薩克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着，捉住軍官們便殺死了。

由工廠來的工人們，由沉了的兵艦上來的水手們，好像醉母似的落到這狂喜的居民裏，於是古班流域就像發酵似的革命的膨脹起來。在大鎮裏，在小村裏，在田莊裏——都是蘇維埃政權。

郭如鶴雖然不會用言語去說，——階級，階級鬥爭，階級關係等，但是由工人口中深深的感覺到這個，用感覺，用情緒把這個擒住了。那在他心裏充着的鑽石一般的憎惡——軍官，現在在這種感覺的前面，在這不可測量的階級鬥爭的情緒前面，是渺小而不足道的了，——軍官們不過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可憐的走狗罷了。

從前用那異常的頑強奪得的肩章的印痕，在烙着他的肩，——大家雖知道他是自己人，但都斜視着他。

他決心用這同樣的鐵石一般的烏克蘭的頑強，用赤鐵，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命來洗淨這些印痕，也這樣的，——不，比這更多的給他的骨肉之親的貧民群眾去服務呢。

而恰巧就照這樣來了，貧人劉滅起資產階級來了。因為凡是有兩條剩餘子的都算資本家。於是大家都挨門搜起來，把一切箱子都打開，拿出來就分，分了就即時穿到自己的身上，——因為大家都要平均的。

當郭如鶴不在家的時候，也都去光顧他去了，找着的衣服都拿去了，回來的郭如鶴同從前一樣——穿着一件破小衫，戴着荷葉邊的舊草帽，綁着裹腿，還是從前的一身，他的女人只穿着一條裙子。郭如鶴把手擺一下就算了，他滿腔只充滿着漸得的感覺，只充滿着一個頑強的思想。

他們就均起哥薩克的產來了，當均到土地的時候，——全古班流域就沸騰起來了，把蘇維埃政權就打倒了。

現在郭如鶴在駭亂的車聲，人語聲，喧嘩聲，馬的噴氣聲和無邊無際的晨霧中前進着。

在山前最後一個村裏，是異常混亂的現象：喧鬧，叫喊，哭泣，不中聽的謾罵，散亂的部隊，士兵的個別的小群；在村的那面是射擊，叫喊，混亂。大炮在不斷的轟擊着。

郭如鶴同自己的部隊和自己的難民在鐵裏。史莫洛古洛夫同自己的部隊與難民也來到這裏了。其餘的部隊也奔逃不絕的來着，——被哥薩克壓迫和驅逐的群眾，由各地拉運着。被命運注定了的萬千的群眾，擠到這殘存的一小片地上，——喀傑特和哥薩克是誰都不留情的，不論老少，——一樣的都死在他們的馬刀下，死在機關槍下，或被吊死在樹上。或被押到深谷裏，用石與土蓋起來活埋了。

在各處不絕的尖厲的呼聲裏，大叫着：『出賣了！……』指揮官們說我們出賣了。『於是當炮火的轟擊加緊的時候，——突然好似火火了似的：』

『誰能逃就逃吧！……』都散開跑吧，弟兄們！』

郭如鶴的部隊對付着把哥薩克和殘忍鎮壓住了，但是覺得這是不會長久的。指揮官們時時在會商，但說來說去誰也不曉得下分餉會發生出什麼事情來。

郭如鶴發誓了：

『唯一的出路是，——越過山嶺，沿着海岸，用強行軍的速度，繞道同我們的主力軍結合起來。我現在就出發。』

『你要出賣我一試，我就照你開火，』大身幹的，長着鬚而且密的大鬍子的史莫洛古洛夫，閃着牙齒的光輝說：『要顧全體面來防禦，而不是脫逃。』

半點鐘，郭如鶴的部隊就出發了，誰也不敢去阻擋牠。（註七）這部隊剛剛一出發——萬千的兵

士，難民，輜重，家畜，都混亂的跟在後邊，都互相擁擠着，遮擋着道路，爭着向前趕，要把礙事的東西摔在溝渠裏。

無窮無盡的一條活蛇爬上山去了。

九

整日走着，整夜走着。在晨曦之前，馬不解鞍的停止着，估着好多哩長的馬路。山頂下面，巨大的星兒完全很近的在閃爍。僵舌的流水，不絕的在山谷間發響。到處是閃爍與寂靜，彷彿沒有山巒，沒有森林，也沒有懸崖一般。只有馬在吃草料的聲音。眼睛還來不及閉起的時候，星兒已經要落去了；遠遠的林木呈現了；乳色的霧，在山谷間拖延着。又都行動起來了，在數十哩的大道上爬行着。由遠遠的山後邊，眩耀人目的浮出了一輪旭日，碧色的影子長長的在山上拖延着。先頭部隊登上山頂了。一登到山頂上，每個人就「呵哈」了起來；山脊那面是不可測量的懸崖峭壁，好似不能實現的暗示一般，下邊是若隱若現的閃着白光的城市。城市那邊不可思議的無邊無際的大海，好似牆壁一般的聳起着，（註八）這樣的未曾見過的巨大的牆壁，由牠那碧藍的顏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藍了。

「呵，瞧，海！」

「爲什麼牠會好似牆壁一般的聳立着呢！」

「這我們要從那牆壁上爬過去的吧。」

「爲什麼當你站到海邊的時候，牠平坦的遠遠的橫亘着——一直到海邊呢？」

「難道沒有聽說過，當摩西把猶太人從埃及的奴隸制度下救出來的時候，天就讓我們現在，大海好像牆壁一樣的聳立着，於是牠們就像在陸地上走着的一樣嗎？」

「或許會把我們隔住過不去呢。」

「這都是爲了力拉斯加，他穿着新鞋子，這樣拍弄着了。」

「叫神甫來，無論什麼法子他一下子都會想出來的。」

「把那長頭髮的神甫裝到你褲襠裏好了……」

部隊下着山，脚步格外的大起來，手也擺得格外快活了，話聲和笑聲，在部隊中間傳送着，大隊越下越低了，可是沒有一個人想到那帶着凶兆，一下不動的，沉悶悶的冒烟的，把那碧色海灣裏的顏面破毀成畸形的巨大的黑魔斗——德國的軍艦。在牠的周圍好像小點似的——是土耳其的水雷艇，這些也在冒着黑烟。

快快活活走着新的部隊，由山後往這邊流動着，這碧藍的彗入天空的牆壁，使他們同樣的吃驚，使他們的眼睛同樣的映成了藍色，在那白色的彎曲的大道上，手在隨着那下山的闊步，奮興的鼓舞着。

※ 據舊約，古猶太人在埃及，在埃及王手下當奴隸，在那裏建築極大的金字塔，摩西從那裏把他們帶了出來。——作者特註。

※※ 指諾沃露西斯克海灣。——作者特註。

那裏是轎重。馬在搖着脫落到耳上的馬套。牛在輕快的奔跑。孩子們叫喊着騎着竹馬。大人們扶着向下轉動的馬車在急遽的走。都在那顛簸的道上左右彎轉着，快快活活的急忙的去迎那不知的命運。

後邊聳起的山脊，遮住了半個天空。

下來的先頭部隊，好似無窮無盡的長蛇一般，繞圍着海灣與水門汀工廠間的城市，拖延成一條窄窄的長帶。一面是岩石的不毛的童山，一直伸到海邊上，另一面——使人心都要一呵哈一起來：是那麼碧藍可愛的空曠的海面寂然的廣延着呵。

沒有黑烟，也沒有閃爍的白帆。只有那消失的玲瓏的花邊，無窮無盡的透明的花邊，向那溼潤的岩石上浮來而又消去了。在這無底的沈寂裏，只有心靈能聽到造化的詠歌。

「你瞧，海又橫臥下去了。」

「你以為牠還是那樣聳立着嗎？那是你由山上看，所以彷彿是立着的。不然，怎會能在海上航行呢？」

「喂，加拉斯加，現在你的鞋子也要糟蹋了：你過海去的時候，就會濕透了。」

可是加拉斯加背着槍，赤着腳，在快快活活的走着。

和陸的笑聲，在雷聲裏滾着，後邊的什麼也沒聽見，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人，也都在那高興的笑着。

而憂鬱的聲音：

「反正一個樣，我們現在什麼地方也逃不出去了：這邊是水，那邊是山，而背後是哥薩克。想

跑，可是沒處跑。除了前進是無路可走的！

先頭部隊沿着窄狹的海岸遠遠的前進了。已經沒入到海岸的轉彎處了，部隊的中部無窮無盡的環繞着城市，而末尾還快快活活的奔那由山頂上彎彎曲曲的下坡的白道上迴響着。

軍艦上的德軍司令官，看見這事前不會通知的，雖說奇異，但是在他的長帶的大砲之下的城市（註九）附近的行動，可是這已經擾亂秩序；下令使這些來路不同的人們，騎軍，士兵，兒童，婦女，這一切匆忙的山城市附近行動的人們，都即刻停止前進，即刻把武器，軍需品，草料，食糧等交出待命。

但是，滿身塵埃的灰蛇，依然急速的爬行着；多慮的牛，依然在急速的膽怯的小跑着；孩子們抓住馬車，閃着那快步的小腳；女人們不作聲的向曳着的馬打着，濃密的，廣大的，和陸的轟聲，由部隊裏傳來；白色的灰塵，圓球一般的眩目的飛騰起來。

滿載行李的另一個支流帶着爆發聲，帶着由海風浸鹹了的罵聲，撞壞着別人的車軸和車輪，由城裏流入到無窮無盡的奔流裏了。在這些無盡的馬車上，坐着些強壯結實的水手；圓帽子上的帶着金字的黑帶子，在水手的白色的帽頂上，藍映映的飄揚着。一千多輛的重載大車，馬車，彈機車，圓輪車，敞車——滾滾到這行軍着的輜重裏，在那上邊坐着是漆油抹粉的女人們和帶着不堪入耳的罵聲的五千左右的水手。

德國司令官少等了一下，但沒有等到停止。

那時，突然衝破了碧藍的沈寂，轟然一聲，由軍艦上爆發起來，好似巨大的碎片爆裂開來，沿着山，沿着谷，在在隆隆的響着。過一秒鐘後，在那凝然不動的渺茫的碧藍的遠極，起了一聲反響。

白色的小球，謎一般的柔軟的在爬行着的長蛇陣上產生了，帶着沈重的聲音爆裂起來，慢慢的散去勦滅失了。

夜間好像黑色似的一匹栗色的去勢的馬，前蹄突然舉起來，一下子倒下去，把車杠斷了。大約有二十個人跑到懸崖前來，有的抓住馬鬃，有的抓住馬尾，馬腿，馬耳，馬額上的毛，一下子就從大路上拾到溝渠裏，馬車也掉到那裏去了，大堆的馬車，連一秒鐘也沒有遲留，合着馬路的寬度，一輛跟着一輛的不停的向前轉去了。郭必謙和安加哭着，由擲去的車上隨手拉點東西，塞到別人的馬車上，就步行滑走了，老頭子用抖顫的手，急忙的把斧頭割下來，把馬套從死馬上拉下來。

好像巨大的舌頭一般，第二次由軍艦上閃爍出來了，在都市裏又轟然的響起來，轟聲滾到山間去，過一秒鐘後，海面的遠處隱隱燃起了回響；又是一個雪白的球產生到青空裏，人們呻吟着向各處倒下去；在長着黑眉，帶着牙環，坐在車上的一個青年婦女的懷中急忙的吃奶的孩子發軟起來，小手下垂着，漸漸冷卻的嘴唇張開來，放棄了乳頭。

她用那粗野的獸一般的聲音叫起來。人都跑到她跟前，但聽不聽話，惡狠狠的舉着把乳頭塞到那冷冷的小口裏，白濛濛的奶汁，由乳頭上滴着。帶着半閉眼睛的小臉，變成黃色了。

而活蛇總是在爬着，繞過城爬着。在極高的山頂上，太陽下，人馬在行動。他們是渺小的，勉強可以分辨的，比指甲還小的。不曉得作什麼，馬周圍都在忙腳亂着，可是後來突然都死死的不動了。

那時，在那地方一下響着一下的爆炸了四響，響聲在山上震蕩，而在下邊，在大道的旁邊，在各處的空曠中，急遽的開始生出了白色的球，這些白球才炸裂時是很高，後來慢慢的低下來，慢慢的炸裂

到路跟前了，於是，到處都帶着呻吟聲，人，馬，牛，都亂倒下去了。受傷的人們，不管他們的呻吟，快快的擡他們放到馬車上，把死傷的牛馬拉到一邊去，於是就爬着，不消停的爬着——一輛接着一輛的馬車前去了。

德皇艦上的司令官覺得受辱了。他可以轟擊那些女人和小孩子的，這是秩序的要求，可是別人沒有他那司令官的許可，也就不敢這樣作。軍艦上的大砲的長長的砲架尾舉起了，巨大的火舌噴出來了。高高的在碧藍的海上，在嶺頂上，在山上，急急的飛着：喀哩！喀哩！……於是就在山頂上，在那渺如指甲般的人，馬，砲所在的地方爆炸了。（註十）人們又都在那裏忙亂起來了。有西門砲的砲兵連，一砲接着一砲的向司令官開砲了，於是白色的球已經在：革濱的艦橋上，在碧藍的天空裏產生了。革濱憤然的沉默了。巨大的濃濃的煙球，由牠的煙筒裏吐出來，幽沉沉的移動了，慢慢的由碧藍的海裏離開出去，向那深藍的海裏駛去了，轉回身來，就……

……轟然一聲，把海與天炸裂了。碧藍的海，朦朧起來了，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腳下震動了；令人難忍的跌入到人心，眼中；使人家的西窗都震開了，剎那間把一切都震毀了。

在山頂上，異常巨大的綠綠的怪物，慢慢的旋轉騰起來，把太陽都遮住了。一群倖免於難的哥薩克人，在這瀰漫的毒氣裏，拚命用鞭子抽着拉砲的馬，絕力的向山上馳去，過一分鐘後，就越過山脊不見了。黑綠色的巨大的怪物，還在那裏慢慢的，慢慢的浮散着。

由那不可思議的震撼，把地都震開，墳都崩陷了，溝街都倒着死人。他們蠢蠅人似的，帶着鳥黑凹陷的眼睛，穿着破爛污臭的襯衣，掙扎着，匍匐着，向一個方向——向大路上蠕動。有些默然的，聚精會神的凝視着道路，艱苦的移動着脚步，有些往前邊遠遠的移着拐杖，送着無腿的身子，趕着前

邊的人，有些跑着，用那莫明其妙的嘶啞的破嗓子大叫着。

好像負傷的鳥一般，在什麼地方叫出一種細細的聲音：

「喝……喝……喝……」細微的好像負傷的鳥在飢渴的乾草地上一般。

一個很年輕的人，穿着破布衫，露着發黃的身體，漠然的移着死腿，用那得熱病似的眼睛望着，但面前連什麼也看不見：

「喝……喝……」

一個彷彿小孩子似的，頭髮推光了的女看護，破袖上綴着褪色的紅十字，赤着脚在他後面跑：

「等一等，梅加……你到那去呢……現在就給你水，給你茶喝，等一等……回去吧……他們不是野獸啊……」

「喝……喝……」

居民的家裏都急忙的把門窗關閉了。由屋頂上，由籬垣後邊，照背後開着槍。人們都由軍醫院，病院，由私宅裏爬出來，由窗子裏跳出來，由高樓上跌下來，都拉連着，匍匐着，跟着前去的轎重。這不是水門汀工廠和馬路……牛，馬，狗，人，軍載大車，馬車都急遽的在順着大道走，……蛇尾在爬行着。

一個沒手沒脚的人，被打碎了的下巴骨，用很髒的東西裹着，鮮血模糊的破頭巾包着頭，纏帶纏着肚子，在急忙着，得熱病的眼睛注視着馬路，而馬車儘管向前走，走在馬車跟前的人們，都帶着嚴肅的面容，皺着眉頭，只望着自己的前面。哀求的聲音，一點都不減少。

「弟兄們！……弟兄們！……同志們！」

「噠噠噠」的，破驢子的聲音，由各處滾來，聽到由山上傳來的尖銳的聲音：

「同志們，我不是傷寒病，我不是害傷寒病的，我是受傷了的，同志們！……」

「我也不是害傷寒病的……同志們！……」

「我也不是害傷寒病的……」

「我也……」

「我也……」

馬車向前轉動着。

一個人抓住滿載着家具和小孩子的馬車，兩手緊緊的抓住，用一隻腳在跳躍。蒼白鬍子的馬車的主人，臉被風吹日晒，黑得好似柔皮革一般，彎下腰，抓住他那僅有的一隻腿，塞到車上，放在那大聲叫喊的孩子的頭上……

「你怎麼着呢！小心把孩子壓死了，」包着頭巾的女子大叫道。

那一隻腿的人，臉上現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神氣來。順着大路都儘管在走着，走着，打着跛腳，跌倒着，爬起來，有的不動一動的就躺在路旁。

「我的親人，要是能夠的話，一定把大家都帶上了，可是往那放呢？我們自己的受傷的人有多少呢，可是喫的東西一點都沒有，你們跟我們一齊也是死，可憐你們……」女人們拭着鼻涕和亂滾的眼淚。

一個一隻腿的大身軀的士兵，哭喪着臉，聚精會神的凝視着自己的前面，遠遠的往前邊移着拐杖，不休息的送着有力的身子，罵道：

……你媽的……你媽媽的……

而輻重車都越去越遠了。最後的車輪，已經遠遠的揚着灰塵，鐵軸的響聲，微微的送來，城市，海灣——都留在身後。有荒野的大路，大路上遠遠的拉連着蠟一般的受傷者，在慢慢的追趕着快望不見的輻重。他們慢慢無力的停住了，坐下了，輪到路旁了。大家都同樣的用那漸漸黑下去的眼睛，向那最後的一輛馬車失去的地方凝視着。晚上飛起的灰塵，靜靜的落下去了。

那一隻腿的高身幹的士兵，在這無人的大路上，用拐杖移着那有力的身體，嘟囔着：

「你媽的！……爲着你們流了血的……你媽媽的！……」

哥薩克從那一方面入城了。（註一一）

十

疲憊的夜在綿互着，一分鐘都不消停的，一分鐘都不寧靜的黑漆漆的人流在傾瀉着。

繁星已經在無力的閃爍了。褐色的，荒漠的燒焦了的山，谷，峽全都呈露出來。

天空漸漸的發亮。或淺紫，或微白，或沉在牠裏邊的藍天，瞬息千變的大海無邊際的展開來了。

山頂上發亮了。黑漆的無數的槍刺，在閃着光輝。

在那一直伸到大道旁的石質的險岩上，有葡萄園；有發着白色的別墅，有空虛的別莊。不時的那裏站着拿着鋤頭，拿着嘴鶴，戴着自製的草帽的人們，站着望着；無窮無盡的兵士，擺着手，由他們

旁邊經過，銳利的無數的槍刺在擺動着。

他們是誰？他們從那來的？疲倦的揮着手，這樣多的人到那去吃？黃黃的面色好像軟皮革一般。滿身蒙着灰塵，極瘦，眼瞞的周圍環着黑圈。馬車在吱吱的響，疲倦了的馬蹄，擊出沉重的聲音。兒輩們由馬車中探望着。大概是沒有休息的，馬臉都放下了。

鋤又在掘起地了。這與他們有什麼相干呢！……但當疲倦了把腰伸起來的時候，又是望見在大道上，沿着那彎彎曲曲的海岸都儘管在走着，走着，無數的槍刺在擺動着。

太陽已經升到山上了，大地上起了暑熱，海上閃光輝，令人望之刺目。一點鐘，兩點鐘，五點鐘過去了，——可是儘管在走着，走着，人們都蹣跚起來了，馬也停住了。

「郭如鶴大概是發瘋了！」

難以入耳的罵語，譁然的揚起來。

給郭如鶴報告道：同郭如鶴的部，聯合在一起的史莫洛古洛夫的兩部人和輾重離開了，在途中的村落裏宿夜了，現在他們中間有十哩的道路是空虛的。他把那小眼睛一擠，好似想把這嘲笑火花藏起一般，一句話也沒有說。都儘管在走着，走着。

「他趕我們的，」不清楚的聲音，在部中間傳送着。

「爲什麼趕着跑呢？這邊是海，那邊是山，誰動着我們呢？要是這樣跑的話，就是沒有哥薩克我們也要累死了。那不是五匹馬已經拋棄了，跑不動了。人們也都倒到路旁去了。」

「你們幹嗎聽他的調動呢！」水手們身上帶着手槍，手榴彈，機關槍帶，繞過行動着的馬車，混入到行動着的部隊裏叫道，「都沒看見自己所受的壓迫嗎？不是他當過軍官嗎？那是帶過金肩章的

呵。你們想一想吧：他把你們往死路上引的呢。將來後悔都晚了。」

當太陽把影子縮得很短的時候，停止一刻鐘，飲了飲馬，汗透了的人們也都喝了水，就又在那灼熱的大路上行動起來，沉重的移着那鉛一般的腿，灼熱的空氣在流動。海面在刺目的映着光輝。大家都在走着，不清楚的低語已經憤然而威嚇的把部隊秩序擾亂了。有幾個連長和營長對郭如鶴宣稱道：要把自己的部隊分開來休息，然後單獨的行進。

郭如鶴臉發黑了，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部隊儘管在走着，走着。

夜間就停止了。在黑暗裏，沿着數十哩長的大路上，一朵朵的燎火在閃爍着。斫些彎曲的，低矮的，乾枯的，帶刺的灌木——在這荒野裏沒有森林——把附近別墅上的籬垣拔了去，把窗櫺都拆了去，把家具都拉去燒了。鍋裏煮着東西，在燎火上沸騰着。

覺得都異常的困倦了，一定要躺下好像死人一般的睡一覺。但是被燎火映着的黑暗，在紅紅的閃動，覺得異常的有生氣，人語聲，歡笑聲，手風琴聲陣陣的送來。士兵們在開着玩笑，互相往火上推撞。有的去到輻重那邊同姑娘們玩。稀飯在鍋裏煮着。一朵大大的燎火，在試着黑黑的連部的鍋。軍用廚甬很少生烟的。

這無邊無際的移民的屯集，好像要在此久留一般。

夜跟着大家在行進的時候是整個的。但大家剛剛一停止，夜就被擊成碎塊了。每一塊過着自己的生活。

亂蓬蓬頭髮，在這火光中看去好像妖女似的老媽子郭必諾，蹲在一架不很大的燎火跟前，火上放着鍋，這鍋是同其餘東西和食物，在匆忙中，由那拋棄了的馬車上取下來的。在旁邊，在地下鋪着呢外套上，睡着一個老頭子，雖然在這和暖的夜間，但還用外套角把臉蓋起來。老媽子坐在火邊哭訴道：

「沒有碗，也沒有湯匙……連那一個小桶也丟了；不曉得落到誰手了。那是多麼可愛的、結實的鐵木桶呵。照從前那匹馬我們還能得到嗎？那是多會跑的馬，……從來就沒叫用鞭子抽過。老頭子，來喫吧。」

「啞嗓子由外套下邊說：

「不想喫。」

「你幹嗎呢！不喫就會病的了，……那時還得叫抱你嗎！」
在黑暗中，老頭子蓋着臉，不作聲的躺在地上。

在不遠的地方，在路上的馬車旁邊，有一個姑娘的身軀，很好看的在黑暗中閃耀。姑娘的聲音：

我的可憐的 我的小心肝，給我吧！不能這樣的……」

在馬車周圍，朦朧的亂閃的女人們，用幾種的聲音說：

「給我們吧，要把他埋了的。上帝收容他……」

男人們默然不語的站着。

女人們。

「奶頭都漲硬了，按不動了。」

把手伸進去，試着那漲起的用指頭按都按不下去的乳房，素髮的頭帶着那貓一般在黑暗中發亮的眼睛，低下來望着那由破小衫裏露出的白白的乳頭，那慣了的手指；抓住乳嘴，溫存的放到那不會動的張着的冰冷的小口裏。

「好像石頭一樣了。」

「已經死了，不能放了。」

男人們的聲音：

「幹嗎要同她多嘴呢，——把孩子拿過來就完事了。」

「要傳染人的。這樣怎麼行呢！應當埋了的。」

於是兩個強壯有力的男人，把母親的手拉開，去拿那孩子；野獸一般的叫喊，衝破了黑暗，——這一聲聽到沿着大路旁的鎖鍊一般的朶朶的燎火跟前，流傳到那朦朧的望不見的海上；就是在那荒涼的山中，要是誰在那裏隱居着的話，也能夠聽見的。馬車因了這狂暴的爭奪，也都亂響起來，搖幌起來了。

「她咬哩！……」

「儘她去，——張嘴在手上咬起來了。」

男人們都退後去了。女人們又都傷心的站到那兒。慢慢的都走去了。又來了些別的人。摸着漲硬了的奶頭。

「她也會死的，奶汁都凝固了。」

蓬鬆着頭髮的女子，依然坐在車上，不斷的向各方面轉着頭，謹慎小心的閃爍着那乾枯的獸一般的眼睛，每秒鐘都在準備着拚命的防禦。不斷的溫存的用奶頭喂着那殞死的冷冰冰的小嘴。

火光抖顫着，遠遠的消失在黑暗裏。

「親愛的，把他給我，給我，因為他是死的了。」我們把他埋了，你哭一下吧。你怎麼不會哭呢？」

一個姑娘把這妖怪似的蓬頭亂髮，帶着灼熱的在黑暗中好像狼一般的眼睛的頭，抱到懷裏。可是她很擔心的躲閃着，用沙嗓子說：

「靜一點！安加，啞啞！……他在睡呢，別動他。整夜的睡，早上好遜，等着史節潘呢。史節潘一回來，他就口裏吹着泡沫，小腳亂蹣起來，打的要着，呵，多可愛的孩子呵；又理會，又多麼聰明呵！……」

於是她用那可愛的抑制着的笑聲，低低的笑起來了。

「啞啞……」

「安加！……安加！……」聲音由燎火跟前送來，「你為什麼不來喫飯呢……老頭子不來，你也跑了……呵，眼尖的母羊……飯都要冷了。」

女人們都來了，摸着，表着同情，又都走開了。有的站着，一隻手支着下巴，另一隻手支着這一隻肘子在望着。男人們在心神不安的吸着烟，火光不時的映照着脸孔。

「應當打發人把史節潘叫來的，不然小孩子在她手裏就會腐爛，就會生蛆的。」

「已經打發人去了。」

「跛子米克特加去了。」

十二

這些燎火是特別的。就是語聲，笑聲，女子的快活的叫聲，不中聽的謾罵聲，瓶子聲，都是特別的。突然間，月琴，琵琶，三絃等一齊都響起來，——全備的樂隊似的彈奏了起來，完全不像在黑暗裏，不像在笨笨的燎火結成鎖鍊一般的黑暗裏。黑山是凝然不動；望不見的海，彷彿怕擾擾了自己的偉大似的沉默着。

而人們也是特別的，大身幹的，寬肩膀的，帶着確信的動作。當他們走到那擺動的燎火映着的紅圍裏，——就看見那些養得肥胖的，青銅色的人，穿着搖動的寬褲腳的水平褲子，穿着那露出青銅色的脖子和胸膛的白色的海軍服；山圓帽上垂下的飄帶在脊背上飄擺着。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動作不是帶着不中聽的罵語的。

由黑暗裏被燎火的閃爍的反光照出的女子們，好像撩亂的斑點似的在閃爍。笑聲，快活的叫聲，——這是愛人們在嬉戲的。把花裙子往上一提，蹲下去在燎火上做著飯，用嗓子唱着，在地下鋪着的發着白光的四方形的桌布上，放着罐頭魚子，沙定魚，青魚，酒筍，果子醬，肉包子，果子糖，蜂蜜。這一個移民屯集的暗窩，嘈雜、粗魯的大笑，謾罵，呼應聲，出其不意的月琴三絃的悠揚的彈

奏，聲送入到黑暗的遠極。或者是突然有力的醉洋洋的，但是很熟練的和睦的合唱，充滿了黑暗，又突然中斷了說，呵，看見我們沒有。我們什麼都能幹的。於是又是響聲，笑聲，語聲，快活的叫聲，開心的、親熱的罵聲。

「同志們！」

「有。」

「開手吧。」

「玩吧，從你爸爸的，一直到你的七世祖的！」

「呵，這廚子！手鐲都弄破了……你這傢伙！……手鐲……」

「同志們，我們在此有什麼意思呢？……難道軍官老爺的時代又轉來了嗎？爲什麼郭如鶴要來指揮。……誰把他做成將軍了嗎？同志們，這是勞動群衆的剝削。是敵人和剝削者。……」

「打他們吧。媽媽的……」

於是就親熱的，整然的唱起來……

同志們，英勇的前進吧，

在鬥爭裏把精神振起。

他被燎火映照著，抱着膝，凝然不動的在坐著。馬頭山背後的黑暗裏伸到被火光映照的環圍裏。柔軟的嘴唇，在匆忙的拾着撒在地下的馬料；大聲的嚼著；黑黑的大眼睛聰明而注意的反映著荷花色的光輝。

「就是這樣的，」他說著，依然沉思的抱著膝，不眨眼的望著這撩亂的火光，說道，「把捉住的一千五百名水兵趕來聚到一塊的。他們是傻子：我們是在水上的，我們的事情是海上的事情，沒有人會奈何我們的。可是把他們趕來了，叫他們站起隊來，就命令道：掘吧。而周圍是機關槍，兩門大砲，執槍的哥薩克人。啊，這些傻子們就掘起來，用鐵鏟掘起來。都是些年輕而強壯的人，人們的心裏都充滿著悲哀。女人們在哭著，軍官們拿著手槍來回走著。誰要掘得慢一點，手槍就打到肚子上了，這是想叫他多受一會苦。這些都在爲自己掘著墓坑，而肚子裏帶著子彈的人們——都在血泊裏爬著，呻吟著。（註一二）人們還沒有嘆息一聲的時候，軍官就：「你們別作聲！狗仔子！……」」

他說著這個，但是大家都默然的傾耳聽著，他還沒有說到，而大家都已經從什麼地方知道了的事。都不戴帽子，被火光映照著，倚着槍刺站在周圍；有的肚子朝下。躺在地下聽著，蓬亂的，用心注意聽著的，用拳支撐著的頭，露在黑暗裏。老頭子們的鬍鬚向前翹著。女人們在悲傷著。可是當火滅了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抱著膝在坐著；馬頭在他背後低下來一會，又抬起來大聲的嚼著草料；聰明而溫順的眼睛，在黑黑的發著光輝。彷彿除了他以外沒有一個人似的，只是無邊無際的黑暗。在目前的：曠野，風磨，一匹黑馬在曠野裏飛馳，飛馳到跟前的時候，好像口袋似的倒下一個鮮血模糊的被砍了的人。另一個人跟著他跳下馬，把耳朵貼到胸口上：「兒子，我的……兒子……」

有個人把彎曲的、乾枯的、帶刺的樹枝，投到將要消去的火炭上。樹枝燃起了，焙熾起來了，把

黑暗挪開了，——於是又是倚着槍刺的人們在站着；老頭子們的鬚髮在向前翹着；女人們在傷心着；用拳支撐着的，用心用意聽着的被火光照着頭。

「非常虐待女子，唉，那是怎樣的虐待啊，整百的哥薩克……一個跟着一個去姦污她，她就這樣被他們糟蹋死了。她是一個剪了髮的，是我們軍醫院裏的看護婦，好像男十一般，時時總光着腳跑，她是工廠的女工，是有些雀斑的很活潑的女子。她不願離開受傷的人：因為沒有人看護，沒有人拿茶水。好多人都是害傷寒病倒下去了。統統都被砍了——大約有兩萬人。有的從二層樓上跳到大街上去。軍官們，哥薩克們，都提着馬刀滿街找着，殺得連一個人都不留。全城流得都是血。」

黑夜已經沒有了，發白的山也沒有了，只有「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我不是害傷寒病的，我是受傷的……」不消失的在前面浮動着。

又是黑暗，黑暗上是繁星，他在平心靜氣的說，於是大家都又感覺到他所沒有說出的事情；他的十二歲的兒子叫用槍托把腦子都打碎了；老年的母親叫用鞭子抽死了；妻子叫盡情的強姦了之後，吊到井杆上縊死了；兩個小孩子失落得不知去向，——他說不出來，但大家都從什麼地方知道了。

偉大的沉默，在山岳的神祕的黑暗裏，在被黑暗遮住的廣漠裏，奇奇怪怪結合着——沒有聲音，也沒有火光。

紅色的反光，在明滅的閃爍着，振搖着那縮小的黑暗的環圈。被火光映着的人，抱着膝坐着。馬在高聲的嚼着草料。

那倚着鎗刺的青年，突然笑了起來，白牙在那沒有鬚子的臉上閃着淡玫瑰色的光；

「在我們村裏，當哥薩克一從戰線回來的時候，就即時把自己的軍官捉起來，帶到城裏，帶到海

邊去了。由城裏拉到碼頭上，由石頭繫在脖子上，就把他們由碼頭上投到海裏去了。隨着水裏發着水泡，就慢慢的，慢慢的沉下去了，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因為水是藍的，是清潔的好像淚珠一般——確實的。我會在那裏的。好久好久的才沉到底，手和脚都在亂擺，好像龍蝦的尾巴一般。」

他又笑了起來，露着那微微映着紅光的白牙。燎火前坐着一個抱着膝的人。紅紅的明滅的黑暗上來了，聽衆在黑暗裏增加了。

「當一沉到底的時候，都癱瘓的互相糾抓着死成一團了。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呢，——真是奇怪得很。」

鄧傾聽着；遠遠的，遙遠而且溫柔的，好似對心靈說着什麼一般，送來一聲悠揚的絃音。

「這是水手東西們呵！」一個人說。

「可是在我們村裏，哥薩克是把軍官們裝到布袋裏的。裝到布袋裏，把布袋口一挽，就投到海裏去了。」

「怎麼能把人裝到布袋裏沉入水中呢……」受了風的曠野的聲音悲愁的說了，沉默了一會，望不見是誰，後來不高興的說：「現在你到那能弄來布袋呢。弄不來的，可是沒有布袋怎麼過活呢，——由俄國是不送了的。」

又是沉默。或許是因為坐在燎火前的人，癡然不動的在抱着膝的緣故。

「俄國是有蘇維埃政權的。」

「在莫斯科的！」

「那裏有農人，那裏就有政權。」

「工人們到我們那裏來了，帶着自由來了，在各村裏組織了蘇維埃，叫把土地都沒收了。」
「帶着良心來的，把資本家一下子……」

「難道工人不是農人做的麼？你瞧一瞧水門汀工廠裏有我們多少人在作工的，就是在油坊裏，在機器工廠裏，在城裏各工廠裏，都有我們人在作工呢。」
從什麼地方微微的送來一聲。

「啊——媽媽……」

後來小孩子就哭起來。女人的聲音在撫慰。大概是在大路上的黑茫茫的馬車中呢。

那人把抱着膝的手放開，站起來，依然和從前一樣的一面被火光映照得微紅，抓住那低着頭的馬鬃，帶上馬轡頭，剩下的布袋中的草料由地上拾起來，把槍掛到肩上，一跳上馬就不見了。馬蹄聲越響越遠，越響越弱，後來連這馬蹄聲也消失了。

於是又映現到目前：彷彿沒有黑暗了，有的是無邊無際的曠野和風磨，由風磨跟前送來低聲的微語，風磨的影子斜斜的，長長的追着牠，而向他追去說：「到那去！……你發昏了嗎？……回來……」

「……他的家眷都留在那裏的！兒子死在這裏……」
「喂，第二連……」

突然間又是黑暗，笨笨的燈火，好似很長的鎖鏈一般在燃燒着。

「去報告郭如鶴去了，……哥薩克的情況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呵，他把他們殺了不知有多少，連小孩子，連女人都一齊殺了！」

「他穿着切爾克斯裝，加芝利※，帶着毛皮帽子，完全是哥薩克的裝束。哥薩克都把他當成自己

人。『那一團的？』『某某團的，』於是就走過去了；碰着女人就用馬刀把頭斬下來，碰着小孩子就用小刀子一刺。躲在莊稼堆後的，或是躲在牆角裏的哥薩克，都給他用槍射死了。他把他們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部分，在那裏有多少人，他統統都報告了郭如鶴。

『小孩子有什麼罪呢，真沒意思，』一個女子嘆息着，很傷心的用手掌支住下巴，另一隻手支住肘子。

『喂，第二連，難道你們的耳朵都塞着的嗎！……』

躺着的人都不慌不忙的起來，伸一伸懶腰，打一個呵欠就走去了，新的繁星都散佈在山上。都坐在鍋限前的地下喫着飯。

都匆忙的用杓子由連部的鍋裏盛着飯，燙着，可是每個人都急忙着怕落到人後裏。飯食都在口裏燙着，舌頭上都起了小泡，上顎上都燙破了皮，喉嚨都燒得痛的不能下嚥了，可是都急忙着，趕快到冒着氣的鍋裏攪着。忽然間，抓住了杓子撈了一塊肉，就裝到衣兜裏，等過後再喫，於是在用杓子攪着的別的士兵的羨慕的眼光下，又慌忙的撈了起來。

十四

※ 胸前衣服上用繩子縫的小袋，作裝子彈用的。——作者特註。

就是在黑暗中都覺得到亂轟轟的，喧鬧的，成堆的人在行走，朦朧的在發着白光。不曉得是傷風呢，或是酒醉的興奮的說話聲呢，聽着不中聽的謾罵，隨着他們流動。那些用杓子在鍋裏盛着飯的人，回過頭來望了一眼。

「這是水兵東西們。」

「他們沒有安靜的時候。」

走到跟前就是十足的罵：

「你們媽媽的！……坐在這裏——吃稀飯，可是革命都要腐爛了，你們……混蛋！……資本家！……」

「你們在狂吠什麼呢！……吹牛的東西！……」

都斜着眼睛望着他們，但是他們從頭到腳都是帶着手槍，機關槍帶，炸彈等。

「郭如鶴把你們往那帶呢！……你們想了嗎……我們起了革命的……我們把一切軍艦都弄沉到海底裏，不管牠什麼莫斯科不莫斯科。布爾察維克在那裏同威廉弄什麼高計，可是我們從來都不容忍那些出賣民衆利益的。誰要輕視民衆利益——我們就地就結果了他！郭如鶴是什麼東西？是軍官。你們是羊。只顧低着頭在走，唉哈，沒有角的羊呵！……」

燎火上邊放着發亮的連部的鍋，那後邊的聲音說：

「你們帶着些醜婦跟在我們後邊。簡直是帶着一群婊子！」

「干你們什麼！……羨慕嗎？……別管別人閒：沒有好的呢。我們幹了一輩子呢。誰把革命弄起來的。是水兵們。誰被沙皇槍殺，溺斃，墜到大索上呢？水兵們。誰由外國運宣傳品來呢？水兵們。」

誰把資本家和神甫們打死了呢？水兵們。你們剛剛才把眼睛睜開，可是水兵早就在鬥爭裏流了自己的血的，當我們流我們的革命的血的時候，你們拿起沙皇的槍刺來刺殺我們。混蛋呵！你們中什麼用，你媽媽的！……」

幾個士兵把木杓子放下去，拿起槍站了起來，頃刻間黑暗瀰漫起來了，燎火不曉得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弟兄們，打他們！……」

槍都平端着，準備着發射。

水兵們掏出手槍，另一隻手急忙的取炸彈。（註一三）

在歐戰時，在西部戰線上經過全部的戰爭，用英勇和沉着昇做一個下級官，在革命初起時，打死了自己連長的一個白鬍子烏克蘭人，用嚼唇根煮熟稀飯，用杓子敲着鍋邊，拭着鬍子：

「好像老公鷄一樣，喔——喔——喔——你們怎麼不咕噠咕噠的叫呢？」

周圍都笑起來。

「他們幹嗎嘲笑我們呢！一個青年氣憤的轉向白鬍子老頭說。

拉連很遠的呆呆的燎火，即時又湧現了出來。

水兵們把手槍掉到手槍匣裏，把炸彈又繫起了。

「我們不拘束你們與這些把戲的，媽媽的……」

於是依然亂轟轟的暴跳着，成堆的前去了，在三暗裏蹣跚的閃着白光，後來就消失了，燎火的鎖鍊也消失在遠極裏去了，但是他們把什麼留在這裏的。

「他們的酒桶多得很呢。」

「由哥薩克那裏搶來的。」

「怎麼是搶的呢？都是化了錢的。」

「他們的錢多得沒邊海岸呢。」

「把軍艦上的東西都收拾光的了。」

「當把軍艦擊沉的時候，把錢也白拋了嗎？這與誰有益處呢？」

「當來到我們村裏的時候，一下子就將資本家斷根絕株的弄得一乾二淨，拿來分給窮人，把資

本家們驅逐的驅逐，槍斃的槍斃，絞殺的絞殺。」

「我們的神甫」，一個很快活的聲音，只怕別人打斷他的話，就急忙的說道，「剛剛從教堂門裏

出來，他們就照他噠啦一聲！——就把神甫拋倒了。死屍在教堂跟前停得好久，都要腐臭了——誰也

不來收埋他。」

歡樂的聲音，快活而匆忙的笑起來，彷彿怕別人打斷他的聲音一般，大家都也笑起來了。

「呵，瞧，星星飛過去了。」

大家都傾聽着：由那沒有一個人的地方，由那莫測的夜色蒼茫的地方，送來一種聲音，或者是濺

水聲，或者是遠不可知的聲音，由望不見的海上送來。

「沉默在繼續着。」

「水兵們說的不錯。比方我們吧：我們幹嗎在這裏逍遙呢？每人都有糧食，家畜，都好好的在家

裏過活，可是現在呢……」

「的確不錯。我也說：我們跟着軍官去找那莫須有的東西呢。……」

「他是什麼軍官？同我們一樣，也是一個人。」

「可是爲什麼蘇維埃政府不幫助我們呢？坐在莫斯科鬧着玩。叫我們在這裏受罪呢。」

在遠遠的微微燒着的燎火跟前，因爲距離遠，所以送來微弱的語聲，喧噪——這是水兵們在喧鬧的——他們就這樣的一朵燎火向一朵燎火，由一個部隊向一個部隊走去了。

十五

夜開始征服起來了。燎火開始在各處消滅了，不久金色的鎖鍊完全不見了，——到處都是黑天鵝絨和寂靜，沒有人聲。只有一個東西充滿了黑暗——馬吃草料的聲音。

一個黑魃魃的人匆忙的由那黑魃魃的不動的馬車中間鑽着，走到寬敞的地方，就沿着路邊跑，由那睡著的人身上跳過去。另一個同樣的不可辨認的黑魃魃的人，跛着一隻腳，勉強的趕着他。馬車跟前的人睡醒了，抬起頭來，望着那忙快的走入到黑暗中的人影。

「他們在這兒幹嗎呢？這是什麼人！或者是好細……」

應分起來去把他擋住的，可是睡魔纏繞得太利害，於是頭又低下去了。

依然是那樣的黑夜，靜寂，而那兩個人儘管跑着，走到窄狹的地方，跳越着，鑽擠着。馬很機警的聳着耳朵，停止了吃草，仔細聽着。

在很遠的前面。在右邊，大約是在黑懸崖的山下邊，發了一聲槍聲。因為這樣的平靜，這樣柔和的馬的吃草聲，因為這樣的廣漠，所以那孤獨的槍聲無謂的印入到這黑暗裏，於是這安靜，但這個聽不見的印痕依然存在而不會消失。那兩個人跑得更快了。

一聲，一聲，又是一聲……那是在那兒的，在右邊山下的。就是在這黑暗中也能聽出在懸崖開的山縫裏冒着煙霧的槍聲。突然間，機關槍好像來不及似的：嗒——嗒——嗒——嗒……少停一下，發出那沒有發出的子彈：嗒……嗒……

一個黑懸崖的頭抬了起來，又是一個。有的坐起來。一個人連忙站起來，沒有找到槍，於是就到那架成塔裏的槍架裏去摸自己的槍。這樣也沒有摸到。

「喂，赫利次科，聽見了嗎！……你聽到了嗎？」
「別纏我啦！」

「你聽到了嗎，……哥薩克？」

「唔……唔，鬼魂……我叫你吃耳光呢！……一定的，給你耳光的……」

那個人轉了轉頭，到腰裏，到屁股上摸了一下，後來去到鋪在地下的大衣跟前，躺下，想躺的得勁些，就把肩膀擡了擡……

……嗒——嗒——嗒……

……嗒……嗒……嗒……

細細的好像細針刺的一般的火花，在黑暗的張着口的山縫裏發現了。

「他媽的狗東西！沒有安靜的。人家都累得不得了，剛來到這裏，可是他們就給你受起來了！狗東

西。你們肚子裏這樣咕咕起來也好些！該詛咒的！會打就打你們的好了！——打倒了惡狠狠的用牙咬也好，可是當人家安安靜靜的躺下睡覺的時候別搗亂吧，反正一個樣——絲毫也激不起來的，這樣不過是白費子彈吧了！——不叫人家安靜。」

過了一分鐘，在這大聲的有韻律的馬的吃草聲裏，溶合着一個尚在睡夢裏的人們的呼吸聲。

十六

在前邊走着的那一個人喘了一口氣說：

「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另一個人也在跑着說：

「在這裏的。恰好在樹叢前的，他們在路上的，」於是就喊道：

「老媽子郭必諾！」

由黑暗裏：

「什麼？」

「你在這兒嗎？」

「是的。」

「馬車在那兒？」

「在你跟前呢，右邊過去水渠那面就是的。」

於是即刻在黑暗裏聽到一聲母斑鳩似的咕咕的聲音，突然間含着淚說：

「史節潘！……史節潘！他已經沒有了……」

她伸着手，溫順的遞給他。他接到了一個包着的，異常冰冷的，顫巍巍的好像肉凍子似的一個肉團，由這邊邊發着難聞的衝人的臭氣。她把頭貼到他胸上，於是黑暗突然被那燦亮的，刺心的，一去不可復返的眼淚映得大放光明了。

「他已經沒有了，史節潘……」

女人們說來就來了，——她們也沒有疲倦，也沒有睡意。她們羞慚的站到馬車的周圍，祈禱着，嘆息着，勸告着。

「這才哭了頭一聲。」

「這樣要輕鬆些呢。」

「他的奶要擠出來的，不然就要弄得頭昏的。」

女人們都爭先恐後的摸着那腫脹了的乳房。

「好像石頭一樣。」

後來祈禱着，低聲的祈禱着，嘴唇貼到她的乳頭上吸着，帶着祈禱的神情向三面吐出來，祈禱着。

在黑暗裏，在荆棘叢中掘着坑，在黑暗裏用鐵錘擲着土。後來把包着的一個東西放下去，就把土平起來了。

『他已經沒有了，史節潘……』

渺茫的可以望見一個黑魃魃的人，在黑暗中兩手抓住帶刺的樹，吸着鼻涕，覺得被壓抑着一般，又像是口吃，又像是小孩子們在擠油※的時候呢喀着。母斑鳩用雙手抱着他脖子：

『史節潘！……史節潘！……史節潘！……』

響着的眼淚在黑暗中又光明起來了：

『他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史節潘！……』

十七

夜終於把一切征服了。沒有火光，也沒有人語。只有馬在吃草的聲音。後來馬連吃草也停止了。有些人都躺下去了，天快發亮了。

無邊無際的拉連着的野營，沿着那靜默的黑山，啞然無語的發着黑色。

夜不能征服的只有一個地方，那裏播種着不能制服的黎明前的微睡：火光由睡了的花園的樹隙間送來，——有人在那裏並沒睡覺為大家守衛呢。

在一間模糊的牆上，掛着一幅破了的貴重的圖畫的大飯廳裏，在那微微的燭光下，隱約可以看見

※ 孩子坐成一排，用力互相擠軋的遊戲——譯者。

亂堆在牆角裏的馬鞍子，架着的槍，兵士們奇形怪狀的鋪在那鋪在地下的貴重的窗幔和門簾上打着鼾聲，而且滯留着難聞的人馬的汗氣。

機關槍窄窄的，黑黑的在門裏守望著。

郭如鶴伏到飯廳中間的一張闊綽的有雕刻的很長的橡木棹子上，小小的眼睛注視著鋪在棹上的地圖。教堂的燭頭滴着那將凝的蠟滴在閃爍，生動的光影在地上，牆上，人們的臉上顫動。

副官伏到那藍色的海上，伏到那好像長腿蜈蚣似的山脊上，壓著。

傳令兵帶着背囊，背後掛着步槍，腰裏帶着馬刀，在站着等候著。他身上的一切都隨着顫動的光影顫動著。

燭頭即刻要熄滅了，這時一切都凝然不動了。

『這不是，』副官指着蜈蚣，『由這山峽裏還可以襲擊我們的。』

『這裏不會衝過來的！』山脊很高，翻不過來的，他們由那面過不來的。』

副官把很熱的蠟滴，滴在自己手上。

『只要我們走到這轉彎的地方，敵人就追不上了。我們要拚着全力前進。』

『沒有吃的呵。』

『反正一個樣，停着也不會生麵包的。走是唯一的救星，派人去叫指揮官去了沒有？』

『頃刻都來。』傳令兵動了一下，於是他的臉，頸，很快的閃着抖動的光影。

只有在很大的窗外，夜的黑暗凝然不動的在發着藍色。

嗒——嗒——嗒——嗒……——在遠遠的烏黑的深谷裏，起了回響，夜又被恐怖瀰漫起來了。

在階梯上，在走廊上，後來在飯廳裏纏着的沉重的腳音，彷彿帶來了這種恐怖，或者關於這恐怖的消息。就是那微弱的閃爍的蠟燭，也把那滿身灰塵的進來的指揮官都映照出來，因為疲勞，因為暴熱，因為不間斷的行軍，他們的面容都憔悴了。

『那裏怎麼樣了？』郭如鶴問道。

『人都累了。』

在很大的微光照着的飯廳裏，昏暗，不明。

『他們用什麼去打呢？』另一個人用沙嗓子說，『有大砲也好些，可是只有一架馬馱的機關槍。』郭如鶴靜靜起來了，把眉頭一皺，於是大家都明白了，——事情不是在怕哥薩克的進攻。

都集到禱子跟前，有的在吸煙，有的在嚼麵包皮，有的在無精打采的疲憊的望着那攤在禱子上的模糊不清的地圖。

郭如鶴咬着牙說：

『不執行命令。』

顫動的光影即時在疲憊的臉上，在蒙着灰塵的脖子上抖動着，飯廳被那些激烈的，慣於在戰場上喊口令的聲音充滿了：

『兵士都累了……』

『我的部隊現在連拉都拉不起來了……』

『我的部隊一到就躺倒好像死人似的，連火都不生了。』

『難道這樣的行進能用得嗎？……這樣馬上都把軍隊糟蹋完了……』

「那是不難的事……」

郭如鶴的鐵臉冷靜着。小小的眼睛在那低低的額下不是在望，而是在期待，傾聽。隔着那敞開的很大的窗子，是巖然不動黑暗，黑暗的那邊是充溢着疲倦和驚慌的緊張的微睡的夜。由山谷那裏聽見槍聲了。覺得那兒的黑暗更其濃密了。

「無論怎樣，我不想拿我的部隊去冒險！二團長好像喊口令似的叫了出來，「我擔負着相信我的

人們的生命，健康和命運的道德的責任呢。」

「實在不錯，」旅長帶着那超衆的體幹，自信心和發號施令的習慣說。他是個舊時的軍官，現在他覺得發揮自己力量的時機終於來到了，在沙皇時代被軍事當局無理壓迫的潛隱的他的一切的天才，有發揮的機會了。

「……實在不錯。並且完全沒有行軍計劃。部隊的配置應當完全變更一下，——不然，我們時時刻刻都有被消滅的可能。」

「要是我的話，」一個古班的連長，穿着齊整的捆身的切爾克斯裝，腰裏斜掛着銀色的短刀，英武的戴着毛皮帽子，火呖呖的接着說。「要是我的話，要是我是哥薩克的話，一下子由山谷裏襲過來就完了！大砲也沒有，一切都會拋掉的。」

「並且，沒有佈置，也沒有命令，——我們是烏合之衆或者是匪徒嗎？」

郭如鶴慢吞吞的說：

「是我是總指揮呢，還是你們呢？」

這句話不可磨滅的印在這很大的房子裏了，——郭如鶴的小小的刺一般的眼睛在期待，只是並非

期待着回答。

光影又顫動了起來，臉色，表情都變了。

於是分外宏大的啞嗓子在室內說：

「在我們當長官的肩上也負着責任的——也不在小的。」

「就是在沙皇時代遇到困難的時期，也同軍官們商量的，何況現在是革命了呵。」

可是在這些話的後面隱藏着：

「你是簡單的，低矮的，不好看的土包子，不明白，而且也不能明白一切複雜的情形。你的官級是在戰線上得來的。但在戰線上因為真正軍官的缺乏，所以就是馬也會升成軍官的。群眾把你舉出來的，但是群眾是盲目的……」

從前的軍官們都用眼睛，臉色，一切的舉動這樣的說着。而由箍桶匠，小木匠、錫匠、理髮匠等出身的長官們說：

「你從前是我們一夥的，你什麼地方比我們好呢？爲什麼是你而不是我們？我們比你更會辦事呢……」

郭如鶴聽着這些那些閒話，聽着話外的話，依然是密縫着眼睛向窗外的黑暗傾聽，——等待。於是就等到了。

黑夜裏遠遠的什麼地方起了微弱的聲音。這聲音慢慢的大起來，慢慢的明了起來；在黑暗中走着腳音，慢慢的高大起來，隆隆然充滿了黑夜。足音走到階梯跟前了，突然都失了節拍了，錯亂了，都隨意的登上走廊了，走廊上充滿着聲音，士兵們好似不絕的奔流一般，經過那黑魆魆的敞開的門、

入到那薄暗的飯廳裏。他們慢慢的把飯廳都擠滿了。他們是很難分辨的，只覺得他們很多，統統都是一個樣。長官們都擠到鋪着地毯的桌子的那一端。牆頭勉強的閃爍着。

士兵們在半明半暗裏，咳嗽着，擤着鼻涕，睡在地板上用腳擦去，擤着紙屑，臭氣薰不見的在薄暗的人們的頭上蕩漾。

「同志們？……」

半明半暗的被人們擠滿了的巨大的房間注滿了沉寂。

「同志們！」

郭如鶴竭力咬着牙說。

「連代表同志們，長官同志們，大家要曉得我們處在什麼情況中的。多邊的城市和碼頭被哥薩克佔領着。那裏留了兩萬傷病的紅軍士兵，這兩萬士兵都按着軍官的命令被哥薩克屠殺了，他們也準備這樣對待我們的。哥薩克正在襲擊我們第三隊的後衛。我們的右邊是海，左邊是山。這中間是孔洞，我們就是在這孔洞裏。哥薩克在山那邊行進，山山谷裏衝過來，我們時時刻刻都有被擊破的危險。我們什麼時候走不到那山脈由海邊折轉的地方，他們都有襲擊我們的可能呢，——到了山脈折轉的地方，那兒山勢很高，山面很廣，哥薩克是到不了我們前面的。我們應當沿着海岸到甘阿卜寨去，由此地去看三百哩遠。那裏經過山嶺有條大路，順着這條路又可以到了古班，而那裏就是我們的主力軍，就是我們的救星。我們要拚着全力的走去。我們只有五天的口糧，大家都會餓死的。走、走、走、跑、用快步跑、不睡、不喝、不吃、只拚着全力的跑！——這就是救星，如果誰要來阻礙我們，我們要打出一條路來。」

他默然了，他誰也不注意。

被人們擠滿的和被殘燭的最後的餘輝所充滿的屋子裏，也寂然起來了；同樣的寂靜，佔領着黑越越的窗外的夜的領域和望不見與聽不見的巨大的海洋。

千百隻眼睛用那看不見的，但是感得着的光輝，把郭如鶴照耀出來了。又是經過他那咬緊着的牙齒，微微的在濺着白白的口水。

「沿途沒有糧食和馬料的，我們要用快步跑出了山口，到平原裏去。」

他又默然了，放下眼睛，後來慢吞吞的說：

「你們另選別人做總指揮好了，我卸却指揮的責任。」

蠟頭着完了，均勻的黑暗罩上了。剩下的只有凝然不動的寂靜。

「再沒有蠟燭了嗎？」

「有的，」副官說着擦着洋火，洋火焙然起來的時候，可以望見那些凝視着郭如鶴的千百隻眼睛，洋火滅了的時候，轉瞬間一切都沉沒了。後來，細細的蠟燭燃着了，這才彷彿把一切都解放了似的；談話，移動，又都咳嗽着，擤着鼻子，吐着痰，用腳擦去，面面相覷着。

「郭如鶴同志，」旅長用那彷彿從來沒有指揮過的聲音說，「我們大家都明白在我們的路上是如何的困難，是有多大的阻礙。後邊是死，可是前邊也是死，如果我們要遲延的話。我們必需用盡一切的可能快向前去。只有你用你那精神和奇智可以把軍隊帶出去。我希望這也是我的同志們大家的意見。」

「不錯……請吧……」一切的長官都匆忙的響應道。

千百隻發亮的士兵的眼睛，在半明半暗裏，都同樣堅執的注視着郭如鶴。

「你怎麼能辭職呢，」騎兵隊的隊長說着，急切的把毛皮帽子往腦後一推，幾乎把牠推落到地下去，「大家把你舉出來的。」

士兵們默然的用那發亮的眼睛望着。

郭如鶴皺了眉頭，帶着不妥協的神情望着。

「好吧，同志們。我提出一個必需的條件，大家簽字吧：稍有不執行命令者——槍決。簽字吧。」

「怎麼呢，我們……」

「爲什麼呢？……」

「幹嗎不簽字呢……」

「我們無時無刻……」

長官們用各種聲音躊躇的說。

「弟兄們！」郭如鶴鐵一般的磨着牙關說，「弟兄們，你們想怎麼樣？」

「死！」千百聲音轟然的響起來，這聲音飯廳裏容不下了，——響激到那敞着的黑魆魆的窗外去，不過那裏沒人聽見。

「槍決！……他媽的！……要是他們不執行命令。我們能放鬆他嗎……要揍他們的！……」

士兵們好像桶箍斷了似的，都又亂動起來，面面相顧着，揮着手，擤着鼻子，互相撞擠着，急忙的把烟吸完，用腳踏滅着烟頭。

郭如鶴緊咬着牙關，吃力的說：

「不論是長官，不論是士兵，誰破壞了紀律，就一律槍決。」

「槍決！……槍決那狗崽子，不管是長官，不管是士兵，都是一個樣……」又是火礮聲的宏大的聲音，把飯廳充滿了，又是因為狹小，——容不下這聲音，於是就衝到窗外的黑暗裏去了。

「好吧。倪凡科同志，弄張紙寫上讓長官們簽字吧！稍有不執行命令或有異議者——無裁判的槍決。」

副官由衣兜裏掏出一張紙片來，擠到蠟頭跟前寫着。

「同志們，你們歸隊去吧。去到連裏給大家解釋現在規定的法例，紀律是鐵一般的，誰都不寬容。」（註一四）

士兵們擠了一堆，互相撞擠着，吸完紙烟，出去到走廊上，後來到花園裏去了，黑暗用他們的話聲慢慢蘇生起來了。

海上開始發白了。

長官們都忽然覺到——沉重的擔子由他們身上卸下去了，一切都固定了，都簡單，明瞭，確切起來了；都互相開着心，笑着，輪流的走到跟前，到那宣告死刑的法例上簽着字。

郭如鶴依然皺着眉頭，簡單的下着命令，彷彿和剛才所發生的事情，他所擔負的重要的職任沒有關係似的。

「沃斯特洛寧同志，帶一連人去……」

聽到疾馳的馬蹄聲到廊下就停止了。大概是在栓馬吧，聽見鞭打着噴嚏和高聲的抖擻着身子、馬

鏗響着。

在隱隱的薄曉裏，有一個戴毛皮帽子的吉羅人。

「郭如鶴同志，」他說道，「第二和第三連在後邊十里遠的地方宿營了。指揮官下令說叫你等他們一下，等他們的部隊趕到的時候一齊走……」

郭如鶴帶着鑽石一般的臉色，凝然不動的望着他。

「還有什麼？」

「水兵們成堆的在士兵的轎重中間亂跑，在挑撥他們不要聽從長官，叫士兵們自己來指揮；說要殺害郭如鶴……」

「還有什麼？」

「哥薩克由山谷裏被打走了。我們的人上到山上，把他們趕到山那邊去了，現在平靜了。我們的人被打傷三人，被打死一人。」

「好，去吧。」

人們的臉面和牆壁，在飯廳裏已經都顯明起來了。鏡框中的用筆創造的海，微微的彷彿動起來了：碧藍的活海，在窗外也微微的動起來了。

「長官同志們，過一小時後，各部一齊出發。要得快些行遠。只有在人喝水和飲馬的時候，才可以停止。在每一個山谷裏都配置下散兵線，帶着機關槍。不要使各部隊相互離開。要特別招呼別得罪居民。關於各部隊的情況，快些用騎傳報告給我。」

「是的！……」長官們亂說着。

「沃斯特洛寧同志，你把你的一連八帶到後方去，把水兵隔開來，別讓他們跟着我們走，讓他們跟後邊的部位走好了。」

「是。」

「把機關槍帶上。不得已時——就向他們掃射。」

「是。」

長官們成群的走出去了。

郭如鶴開始對副官下令：該把誰免職，該把誰調換，該把誰擢昇。

後來副官把地圖擡起來，聽同郭如鶴一齊出去了。

在那滿吐着唾沫，滿擺着煙頭的走空的大屋裏，被忘却的蠟頭，紅紅的在閃爍着，沉靜和人走了以後的離開的氣味，在室內充滿着，蠟頭下的木板開始發熱，彎曲。慢慢冒煙了。已經沒有槍枝，也沒有馬鞍了。

在巨大的敞開的門外，晨曠前的薄霧，籠罩着碧藍的天海。

沿着海岸，沿着山脚，遠遠的在前面和後面，鼓聲好像撒豆子似的在催醒着人們。號聲在什麼地方吹，好像一群銅鶴似的在奇怪的咯咯的叫着，這號聲在山下，在谷裏，在岸上，都起着反響，但終於消滅在海上了，因為海是無邊無際的開闊的。在剛剛離開的美麗的別莊上，烟柱騰起了，——被忘却的蠟頭，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跟了郭如鶴的部隊行進的第二和第三隊，（註一五）已經遠遠的落後了。沒有一個人想提起精神來，——暑熱，疲倦。晚上很早就宿營，早上很晚才出發。先頭部隊和後尾部隊中間的空虛的距離，逐漸擴大起來了。

常宿營的時候，野營也同樣的在山脚和海岸之間的大道上拉連好多哩長。同樣滿身灰塵的，疲倦的，被暑熱悶煞得沒有一點力氣的人們，一到了休息的地方，就興高彩烈的生起燎火來；聽到有笑，開心話，人語聲，手風琴聲；可愛的烏克蘭的歌聲揚起了，這歌好像這一個民族的歷史一般，有時溫情動人，有時悲憤慷慨。

身上帶着手槍炸彈，由第一隊裏驅逐出來的水兵們，也同樣的在燎火間亂跑，極下賤的罵着說道：

「你們是羊呢，是什麼呢？阻誰走呢？跟着沙皇的軍官走呢。郭如鶴是什麼人？他在沙皇手下幹過差事麼？幹過的，可是現在做了布爾塞維克。可是你們知道什麼是布爾塞維克？這是人家把他們裝到封封的貨車裏運來做偵探的，可是在俄國有些傻瓜會跟他們走呢。可是你們曉得他們同威廉有密約嗎？呵——呵，你們真是羊！要糟蹋俄羅斯，糟蹋老百姓的。不，我們社會革命黨員們，什麼都不管的，布爾塞維克政府由莫斯科給我們下令，——叫把軍艦交給德國人。可是我們把他沉了，——拿去吧！給！真會想……你們這些傻瓜什麼也不曉得，只低着頭跟人走。可是人家有密約呢。布爾塞維克把俄羅斯連五臟六腑都出賣給威廉了；他們由德國得到滿滿一火車金子。你們這些醜惡的混蛋，媽媽的！」

「你爲什麼狗一般的亂叫呢！滾你媽的蛋吧……」

士兵們罵着，但是當水兵們走了以後，便跟着他們說：

「怎麼呢，對是對的。水兵們雖然是會吹牛，但說的話是真的。爲什麼布爾塞維克不幫助我們呢？哥薩克攻來了，幹嗎從莫斯科不派人來援救呢，……只顧自己的呵。」

由那黑黢黢的，就是在黑暗裏也顯得黑黢黢的山谷裏，同樣的響着鎗聲，鎗火在各處爆發和消滅着，機關鎗少放了一會，野營慢慢的巨大的開始沉沒在死寂和安靜裏了。

同樣的兩隊的長官們，集會到一個空虛的別墅裏，別墅的露臺突出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直到騎兵拚着全速力到村裏找蠟燭回來的時候才開會。同樣的食棹上鋪着地圖，方木磚鋪的地板上，滿擲着烟頭，珍貴的繪畫孤零零的破爛的掛在牆壁上。

很大的黑鬍鬚的，溫厚的，無用武之地的史莫洛古洛夫身穿白海軍服，撇開兩腿，坐着在喝茶。各部的長官們都集在周圍。

因爲他們在吸烟，把烟頭拋在地下，用腳踏滅着，所以覺得他們好像不知道從何處下手似的。

也同樣的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惟只有自己才能把這廣大的群眾救出來，把牠帶出去。往那帶呢！……情況是混亂，不明。什麼在前面等待着呢？知道的有一件事……後邊是死滅。

「我們必須要選舉一個總指揮來帶領這三大隊人。」一位長官說。

「對的！……不錯！」都亂嚷着。

每個人都想說：

「當然要舉我的，」可是說不出口來。

因爲大家都想這樣，所以都不說，都面面相覷着，只是在抽烟。

「究竟應該生一個什麼辦法呢，應該推舉一個人呢。我提議史莫洛古洛夫。」

「史莫洛古洛夫！……史莫洛古洛夫！……」

忽然間，由這渾沌的局面中找到出路了。每個人都想道：「史莫洛古洛夫——是一個很好的同志，是一個很和藹的人，忠於革命的，他的聲音一哩多地都聽到了，在露天大會上叫着是頂好的，可是對這回事是不在行的，那時候……那時候，當然都要向我請教的……」

於是大家都又和睦的叫着：

「史莫洛古洛夫！……都推史莫洛古洛夫！……」

史莫洛古洛夫不知所措的把兩隻大手向兩邊一分：

「我，怎麼呢……我……大家都曉得，我是海軍方面的，在那裏就是戰鬥經我都能把牠掀翻了，可是此地是大陸呵。」

「史莫洛古洛夫！推史莫洛古洛夫！……」

「怎麼好呢，我……好吧，我擔任，弟兄們，不過大家都要來幫助我，不然，這怎會行呢，我——一個人……呵，好吧。明天出發，——寫命令吧。」

大家都很曉得，寫命令也好，不寫命令也好，除了前去是沒有辦法的，——不能停在這個地方，也不能回到哥薩克手裏去尋死的。大家都曉得是沒有辦法的，難道會光等着叫史莫洛古洛夫去在那——團亂絲裏糾纏，去在那命令裏要馬腳麼。而且沒有馬脚可要的，——只有跟着郭如鶴的部隊前去，前去。

於是一個人就說：

「應當下命令給郭如鶴——新的指揮舉出來了。」

「他反正是一個樣的，他要本着自己的幹呢，」周圍都亂嚷着。
史莫洛古洛夫用拳頭捶着禱子，禱板在地圖下響着。

「我要使他來服從我的，我要叫他服從的！他帶着自己的部隊，由城市裏走了，無廉無恥的逃跑了。他應該留下死戰，顧着體面要戰死在這裏。」

大家都看着他。他那魁偉的身軀站起來了，不但是他的話，就是他那有力的身軀和那揮着的手，也很能使人信服的。忽然間都覺到——找着出路了；統統都是郭如鶴錯了。他只管往前跑，不讓一個人來顯一顯身手，不讓別人來發揮一下能力，於是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努力，都應當用來去和他鬥爭。

工作沸騰起來了。傳令兵連夜騎着馬去趕郭如鶴。司令部組織成了。把打字機也搬出來了，組織了辦公處，打字機也打起來了。

帶着教練和組織目的的告士兵書，在打字機上打起來了：

「我們士兵們不怕敵人的……」

「同志們，要記住我們的軍隊是不畏難的……」

這些命令增加起來了，在步兵連和騎兵連裏讀着。士兵們不動一下的在傾聽、注視，後來用了全力，用了狡計，有時簡直要打起架來爭奪這些命令，把奪到手裏的命令放在膝蓋上伸展牠，就捲上烟末吸起來了。

這些命令也着人送給郭如鶴去了，但是他每天越走越遠，他們中間的空虛無人的道路愈加增大

了。這是使他們很爲氣憤的。

「史莫洛古洛夫同志，郭如鶴把你當得一文不值的，自己只管跑着，跑着，」長官們說，「對你的一切命令連理都不理。」

「對他有什麼辦法呢，」史莫洛古洛夫溫厚的笑起來，「我會怎麼呢，大陸上的事咱幹不來，咱是海軍方面的。」

「可是你是全軍的總指揮，大家把你推舉出來的，郭如鶴是你的部下。」

史莫洛古洛夫沉默了一會，後來他那魁偉的整個的全身，都被憤激注滿了：

「好吧，我免除他！……我免除他！……」

「幹嗎我們要跟在尾巴後邊拉呢。我們應當自己定出計劃來，我們自己的計劃。他想順着海岸走到那經過山頂通到古班去的大路上，可是我們現在在這裏去，翻過山，經過杜菲諾夫，——這裏有翻山的舊路，比較近一點。」

「即刻給郭如鶴下命令去，」史莫洛古洛夫叫起來，「叫他的部隊停止前進，叫他自己即刻到這裏來開會議，軍隊的行進要從這裏翻山的。要是他不停止的話，我命令砲隊去消滅他的部隊。」

郭如鶴沒有來，而且越走越遠了，追不上了。

史莫洛古洛夫命令軍隊折轉到山上走。那時他的曾經住過陸軍大學的參謀長估計了情勢，當軍官們不在跟前的時候，——當着軍官們的面是史莫洛古洛夫要大發脾氣的，因爲他是極執拗的人，——就謹慎小心的說：

「如果我們要從這裏翻山去，在這險峻的山裏一定要把一切輜重，難民，尤其是一切砲隊弄丟，

了的，——此地是小徑而不是道路，郭如鶴作的很對的：走到那個地方，一翻過山去就是大道。沒有砲兵，哥薩克們赤手空拳就把我們抓去了，並且把部隊也分散了——郭如鶴單獨的走自己的，我們單獨的走我們的。」

雖然這是非常的明顯，然而足以使他心服的却不在此。足以使他心服的是參謀長說話的時候那非常謹慎和對史莫洛古洛夫態度的懇切，是他的背後有陸軍大學，而且是他不以這自負的。

「下令叫軍隊由大道前進吧，」史莫洛古洛夫皺着眉頭。

於是士兵，難民，輜重都又成了亂轟轟的無秩序的大群流去了。

十九

在郭如鶴的部隊裏從來是這樣的，在黑暗裏一停止夜宿的時候，那人語聲，三絃，手琴，處女的笑聲，就替代了睡眠和休息。或者是那充滿着少壯的彈性，神祕的思想，宏大有力的悠揚美妙的歌聲，在黑夜裏蕩漾充溢着，把牠作成新的了。

山嶺似的波濤，

在碧海裏呻吟，咆哮。

哥薩克的女子們哭泣，悲愁着

在土耳其的囚人……

歌聲有時高起來，有時低下去。那不是大海用這少壯的聲浪有韻律地起伏着嗎？悲愁不是在黑夜裏流露着嗎——哥薩克的女子們在悲愁着，少年們在悲愁着。這不是歌詠他們的嗎，這不是他們由軍官，將領，資本家們囚人裏跑出來的嗎，這不是他們去爲自由而戰的嗎？這不是悲哀在流露着的嗎？這不是悲喜在這充溢着緊張的生動的黑暗裏流露着的嗎？

……在碧海裏……

大海在此地呢，在下邊的，在腳下呢，可是默然不動。

山邊和這悲喜溶成一片了，彷彿微鍍了一點金色。因此那巍峨的山岳顯得更黑，覺得更悲了，齒狀起伏的山邊，好似微鍍成金色了。

後來月光長長的經過鞍形的山脊，經過山口，經過山峽射出來：那些林木，山巖，山嶺的黑影，圓月光並拉着分外顯得黑，分外顯得濃，分外覺得悽愁，分外覺得難辦。

那時月兒由山後出來了，無邊無際的照臨着，於是世界就成了異樣的了，青年們都停止了歌唱，於是就望見——在石頭上，在倒了的樹木上，在岩石上坐着的是青年和少女們；而岩石下是海，簡直不能看牠——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在蕩漾着冰冷的金紋。望着使人目眩。

「誰在呼吸的，——一個人說。」

「這大概都是上帝做的。」

「爲什麼呢，——你一直去，就可以走到羅馬尼亞，想到奧得沙就到奧得沙，想到塞瓦斯波爾就想到塞瓦斯波爾——你把指南針撥向那裏就到那裏，這是爲什麼呢？」

「弟兄們，我們在土耳其戰線上的時候，每逢開仗時，神甫即刻就念起經來。可是無論他念多少

經，我們弟兄們死的總好像山堆一樣。」

新的烟，青的月光，愈瀉愈多了，瀉到那斷壁懸崖上，瀉到赤山凸上，或者環抱着白岩的角隅，或者環抱着樹木的伸開的手，或者是被裂隙侵蝕成的斷崖，一切都顯然，明了，好像活的一般。

在大路上是喧鬧、人語、步聲、咒咀、謾罵、不堪入耳的謾罵。

大家都抬起頭，回顧……

「那是些什麼人？什麼混蛋東西在那裏亂罵呢，他媽的。」

「那是水兵們在找莫須有的東西呢。」

亂七八糟的一大群水兵在走着，有時被月光照耀着，有時沉沒在黑影裏看不見了；那下流的謾罵，好似惡臭的雲一般，在他們頭上浮動，令人不能呼吸。都沉悶起來了。青年少女們都覺得疲倦了，伸着懶腰，打着呵欠，都開始散去了。

「要睡覺了。」

水兵們亂嚷着，亂鬧着，亂罵着，來到岩石的台階跟前。在朦朧的月影裏，停着一輛馬車，上邊睡着郭如鶴。

「到那裏去！」兩個守衛的用步槍攔住去路。

「指揮官在那裏？」

郭如鶴已經跳起來了，兩隻狼一般的眼睛，在馬車上的黑暗裏，閃着火光。守衛的端起槍：

「我們要開槍的！」

「你們幹嗎呢？」郭如鶴的聲音。

「指揮官，我們來找你來了。我們的食糧完了。叫我們白餓死嗎！我們有五千人。一輩子都爲革命犧牲了，可是現在要我們餓死嗎！」

郭如鶴站在這樣的黑影裏，看不見他的臉，可是都望見了兩隻狼一般的眼睛在發着火花。

「你們加入到軍隊裏，我們給你們發槍枝，發給資。我們的給資快完了。我們除扛槍的戰士以外，誰都不能資活的，不然我們打不過去。就是戰士的口糧也都減少了。」

「我們不是戰士嗎？你爲什麼來強迫我們呢？我們自己曉得該怎麼幹。將來要打仗的時候，不比你們壞，而且要比你們打的還好呢。你們別來指教我們吧，指教老革命黨吧。當我們把沙皇的御座推翻的時候，你們在那裏呢？你正在沙皇軍隊裏做軍官呢。可是現在我們剛把一切都獻給革命的時候，就叫我們餓死，——從前拿着棍棒的人，現在居然做起我們的隊長了！我們的人在城裏死了一千五百多，把軍官們活埋了，可是……」

「這些都犧牲了，可是你們在這裏同女人們……」

水兵們都好似一群野牛一般咆哮起來了：

「來挖苦我們戰士們嗎……」

咆哮着，在守衛的面前揮着手，可是瞞不過這火閃閃的一對狼眼睛，這一對眼睛看見了，統統都看見了：這裏在咆哮着，揮着手，可是從兩旁，從後邊，個別的人影，在那微藍的朦朧的月光地裏，彎下腰跑着，解着炸彈，向跟前逼進了。

在這時：嗒……嗒……嗒……

機關槍在馬車上迸出火光了。在這黑暗和煙色的月華交織着的花斑裏，機關槍順從着這兩隻獸一

般的眼睛，——所以一個子彈也沒有掛着人，只有那一股死風，可怕的振動着水兵的帽子。都成群的跑散了。

『好像伙，鬼東西！……真眼快手快……這樣的機關槍手……』

野營在巨大的廣漠裏，在月華的煙霧裏睡眠着。滿瀉着月華的山巒，也在睡眠。整個的海面上，月華在痙攣的交注着。

二十

天還沒有發亮的時候，先頭部隊遠遠的伸着在大路上蠕動了。

右邊依然是那個碧藍的大海，左邊是林木繁茂的山巒，頂上是荒漠的岩石。

灼熱的暑氣，由岩石的山後流過來。大路上是同樣的塵霧。整千整萬的大群蒼蠅，不離的緊貼着人們，動物，——這是自家的古班曠野的蒼蠅，忠誠的來護着由自己家裏退走的人們，夜間同宿，早上天剛發亮的時候，就一同起來了。

曲曲折折的道路，白蛇似的蜿蜒着，爬入到密林裏了。寂靜。清爽的涼蔭。透過林木便是山岩。離道路幾步，就不能過人——那是不能穿過的密林；都被蛇麻和葛藤纏繞着。荊棘的大刺突出着，不會見過的灌木的鈎刺在抓着。這是狗熊，野貓，山羊，麋鹿的住所，狐狸孫夜間厭惡的貓一般的在大叫。數百哩遠沒有人跡。關於哥薩克連想都不想了。

從前切爾克斯人零零落落的在這山上住過的。山谷裏和森林裏通着蜿蜒的山徑。有時望見岩下的小茅屋，穀粒一般的發着灰色。有時荒林的中間遇到一小塊空地，種着玉蜀黍，或者在山谷的水邊，有些修得精緻小小的田園。

大概在十七年以前，沙皇政府把切爾克斯人趕到土耳其去了。從那時起，山徑就被荒草塞起了，切爾克斯人的田園也就都荒蕪了，山間的荒野，野獸的巢穴，就千百哩遠的擴開了。

士兵們把褲帶越勒越緊了，——休息的時候發給的口糧越發越少了。

輻重車在蠕動着，受傷的抓住馬車拉連着，小孩子的頭在搖擺着，拉砲的瘦馬曳着那僅有的一門砲的繩索。

道路惡作劇的盤旋着，彎彎曲曲的通到山下的海邊上。日光眩惑人目的射到那無邊無際的碧海，令人望之刺目。

透亮的玻璃色的勉強可以辨出的微波，遠遠的從什麼地方滾來，溫潤的洗滌着岸邊密散的沙礫。巨大的人群，一分鐘不停的在大路上蠕動，可是青年男子，少女，兒童，負傷的，誰能夠的話，就都跑下去，跑着解下破褲子，小衫，裙子，匆忙的把槍架起來，跑着跳到那碧藍的水裏。無數的火粉，燦爛的閃光，燃起的彩虹。同樣的太陽一般的燦爛光輝的笑聲，尖脆的叫聲，喊聲，驚嘆聲，生動的人們的喧噪，都爆發起來，——海岸頓覺有真意義了。

不可思議的廣大的海面上，蕩漾着溫柔聰慧的波紋——現在都靜寂了，只溫存的舐着那活活的海岸，穿過那飛濺的水花，叫聲，咯咯的聲音，跳躍着活潑的黃黃的身體。

部隊在蠕動着，蠕動着。

有些跳出來，拿起褲子，小衫，裙子，步槍，把發出汗臭的衣服挾在腋下跑。水點好似珍珠一般，在那晒得黑紅的身體上抖擻着，當趕上了自己的時候，在那快活的咯咯的笑聲裏，在那輕描淡寫的諧談裏，匆匆的在路上穿着那發出汗臭的破衣服。

有些帶着貪得無厭的心情跑了下去，一面跑一面脫着衣服，跳到那喧噪，飛濺，燦爛的浪花裏，於是那靜寂的大海，就用同樣的滾滾的瑩潔的波紋，溫存的舐着他們的身體。

部隊在蠕動着，蠕動着。

別墅在閃着白光，村落的小屋在閃着白光，星星點點的散佈在荒漠的岸上。孤零的拉連到大路的旁邊。一切都向那窄狹的白色的路線上排擠——這是在森林間，山岩間，谷豁間，海的懸岩間的惟一無二的交通的可能。

士兵們急忙的跑到別墅裏，都在搜索着，……空虛，無人，被遺棄的別墅。

村落裏有些褐色的希臘人，長着大鼻子，眼睛好像黑梅似的，陰沈沈的，不作聲的心裏含着敵意。

「沒有麵包……沒有……我們自己都在挨餓的……」

他們不知道這些士兵都是什麼人，由那裏來，到那裏去和幹什麼的。他們不問而心裏含着敵意。搜查了一下——的確沒有。可是照他們臉色看起來，一定是收藏了。因為他們都不是自己人而是希臘人，於是就不管那些黑眼睛的希臘女人如何吵鬧，把一切的羊都弄去了。

在山勢擴開的寬谷裏，有一個俄國的小村莊。不曉得牠怎會弄到這裏來，小河在谷底裏彎彎曲曲的發着光輝。居屋。家畜。在一個斜坡上收穫了的麥地，在映着黃色。是自己的人，波爾達瓦人。說

着我們的話。

麵包，黍子，能分給多少就都分給了。他們都問着到那去，爲什麼的。他們都聽說過把沙皇打倒了，布爾塞維克來了，可是怎麼一回事，幹什麼的，他們不知道。士兵們都給他們說了：『雖然都是自己人，覺得可憐，——可是在女人的哭訴裏，終於把所有的雞、鵝、鴨、都捉走了。』

部隊不停息的由旁邊走着。

『想吃東西，——士兵們說着，就把褲帶勒得更緊些。』

騎兵連在別墅裏到處搜索着，在最後一座別墅裏，找到了一個留聲機和一堆唱片。把牠綁到空馬鞍子上，於是在山岩間，在森林的靜寂裏，在白霧的塵霧裏就響起來了：

『……布羅——哈……哈……哈……布羅——哈……哈……一聲粗野的，似人非人的聲音。』

弟兄們走着便都哄然大笑起來。

『呵，呵，再來一伙！再唱一伙布羅哈！』

後來接着次序放上：『我到溪間去不去……』，『別誘惑吧……』，『地球上一切的人性……』等片子。

有一張唱片唱出了：『上帝呵，保護沙皇吧……』。

周圍就轟鬧起來……

『他和上帝都滾他媽的吧！……』

『摔牠媽的吧！……』

把唱片扯下來，摔到大道上，摔到那些無數的行進着的人們的腳下。

從這時起，留聲機連一分鐘也不知道安靜。從早晨到夜深都在沙沙的唱着傳奇、短曲和歌劇，那時由這一騎兵連到那一騎兵連，由這一步兵連到那一步兵連輪流着唱，有時誰要留下多唱一會的時候，就要打起架來。留聲機竟成了大家公共的愛人了，對牠都好像對於活人似的。

二十一

一個古班人，把身子欠伏在馬鞍上，毛皮帽子戴到腦後，沿路旁迎着前進的人們，且馳且喊道：『頭目在那裏？』

滿臉都是汗，馬在抖擻着那汗濕的肚子。

很大的，圓圓的一片光耀的白雲，在那林木繁榮的山上浮了起來，凝視着大路。

『怕有雷雨的吧。』

先頭部隊在轉彎的地方停止了。步兵的行列，就擁擠着停止了；馬擠在馬車的後部，抬起臉，輾重也停止了，這一種停止，一直傳達到部隊的末尾去。

『怎麼一回事？休息還早着的。』

馳驅着的古班人的汗臉，匆促的抖擻着肚子的馬，非時的停頓，都使大家起了驚慌和疑慮。遠遠的微微的在前邊什麼地方，起了一陣槍聲——就寂然了，這槍聲使大家都感到一種凶兆。印在這寂靜裏就不消失了。

留聲機也息了。郭如鶴匆促的坐在馬車裏趕到前邊去了。後來騎兵由那邊馳過來，異常的大罵着，擋住去路。

「喂，向後去！……我們要開槍的！……你們真是尋死的……」

「……告訴你們……那裏即刻就開火了，可是你們儘管往前擠。沒有命令。你們要往前擠，郭如鶴就下令對你們開槍的。」

大家即刻驚慌了，女人們，老頭子，老太婆，姑娘，小孩子，都哭喊起來。

「我們到那去呢？……你們幹嗎趕我們，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同你們一塊去，就是死也死在一塊裏。」

但是把騎兵們說不服：

「郭如鶴命令叫你們同士兵間離開五哩遠，不然你們要妨礙作戰的。」

「難道我們不是你們的人嗎？我的伊凡也在那裏呢？」

「我的梅開泰也在那裏的。」

「我的奧巴納史也在那裏的。」

「你們都走了，把我們留下，——要把我們拋棄了。」

「你們是用屁股想的嗎？告訴你們說：爲着你們打仗的。把道路一肅清，你們就跟着我們走了。不然你們光礙事呢？要開火了。」

望不到頭的馬車，都一輛挨一輛的擁擠起來了。步行的，負傷的都擠成堆了；女人們的哭聲震蕩着。數十里長的大路都被停止的輜重塞滿了。蒼蠅都高興了起來，黑魃魃的密集到馬背上，肚子上，

頸上；貼到孩子的周圍；馬在絕望的搖着頭，用蹄子在肚子底下踢。大海在透過樹葉發着藍色。但大家以管望着那被騎兵隔着的一段道路，騎兵那邊，是站着自己的親近的人們，帶槍的青年士兵。有些在坐着，有些用乾草末捲在寬草葉裏當作煙捲吸。

都動起來了，都懶洋洋的起來了，走了，道路慢慢的擴開了，在那灰塵落下的擴開的道路上，隱藏着威嚇和不幸。

把騎兵們一點都說不服。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空虛的道路，好像死一般的在前面發着難看的蒼白的顏色。眼睛腫了的女人們，在啞着嗓子哭訴着。大海在透過林木發着藍色，雲由繁茂的林山那面凝視着大海。

不曉得由什麼地方送來一聲帶彈性的圓圓的炮聲，接着第二聲，第三聲。排槍響了起來，槍聲在山上，在林間，在谷裏亂滾着。機關槍在死氣沈沈的漠然的掃射着。

那時大家都用一切的馬鞭，絕望的抽起馬來了。馬跑起來了，而騎兵在大罵，拚命的用鞭子在馬臉上，馬眼上，馬耳上亂打。馬在噴着鼻子，扭轉着頭，張着血鼻孔，突出着圓眼，在車扛裏磕碰，高舉着前蹄，踢着。由後邊的馬車上跑來了好多人，拚命的叫囂，幾十把鞭子在抽打；小孩子好像被宰似的叫喊，吃力的用樹條在馬腿上，肚子上抽；女人在大叫，極力的拉着攔繩，負傷的人用拐杖打着馬肚子。

發瘋了的馬，瘋狂的跑開了，亂踏着，亂踢倒着，把騎兵都衝開了，由那惡劣的繩索裏衝出去，在驚恐裏噴着鼻子，伸着脖子，聳着耳朵，順大路跑去了。人們跳上馬車去；負傷的抓住馬車跑着，跌倒着，拉着，拉倒了；滾到路旁的渠裏了。

車輪的轉聲在那旋轉的白色的灰球裏發響，掛在車上的水桶的刺耳的破聲音，絕望的嗚啾啾的聲音。碧藍的大海，穿過那疏林密葉在映着光輝。

到步兵的部隊趕上的時候，大家才停止慢慢的走。

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聽說前邊有哥薩克。但是哥薩克無論從什麼地方都來不了的。——魏峨的山巒，早已都把他們隔住了。又聽說那是些切爾克斯人，或者是準噶爾人，或者是喬治亞人，或者是不知道名字的什麼民族，他們的兵力是不可勝數的，因此離民的馬車，更其緊跟着軍隊——除非把他們都殺光了，不然無論怎樣是不能把他們隔開的。

不管是哥薩克人，不管是喬治亞人，切爾克斯人，準噶爾人，總之，是要生活的，留聲機又在馬身上唱起來了：

鎮靜些吧，情波……

青年們到處都跟着唱起了。都零亂的自由自便的在走着。有的從路上登到山上去，最後的身上的襤褸掛在樹枝上，鉤刺上，我那酸得要命的小小的野蘋果，皺着眉頭，險好像獸一般的歪扭着，把酸蘋果塞到肚子裏去。在橡樹下拾些橡子，嚼着，流着苦辣的唾沫。後來由樹林裏出來，——襤褸裏是赤裸的血淋淋的刺破了的皮膚，用那剩下的襤褸，蓋了那見不得人的處所。

女人們，姑娘們，孩子們，都鑽到森林裏去了。叫聲，笑聲，哭聲——鉤刺刺進肉裏了，大刺擦傷着他們了，葛藤絆着他們，前去不得，後退不行；可是飢餓不是娘，※所以都鑽去了。

有時山勢展開來，山坡上不大的一塊未熟的玉蜀黍，在發着黃色，岸下什麼地方一定有村莊的吧，好像蝗蟲似的；田地一下子被人們遮住了。士兵們把玉蜀黍的莖都採去了，後來一面在路上走，

一面用手劈開，將生的玉米撥下來，填到口裏去，好久的貪婪的在咀嚼。

母親們撥下玉米來，也好久的在咀嚼，可是嚥不下去，而是把那嚼得好像粥一般的玉米，用溫暖的舌頭送進孩子們的小口裏去。（註一六）

前邊槍聲又起了，機關槍又在掃射起來了，可是誰也不去注意牠，——都聽慣了。靜寂了。留聲機在扯着鳥一般的聲音：

我——已經——是——不相信……

在森林裏呼應着，笑着，士兵們的歌聲，由四面八方的送來。難民的馬車，同步兵的後尾都混合了，於是攪在一起，不休息的在那無邊無際的塵霧裏，順着大路流去了。

二十二

這是第一次敵人把去路擋住了，新的敵人。

爲什麼？他們想幹嗎呢？

郭如猶躊躇得——此地是要害。左邊是山，右邊是海，而中間是一條窄路。順着這條路，在那奔騰

※ 飢餓不是娘：俄國格言。娘是撫愛孩子的，飢餓對人則恰相反，故言飢餓不是娘

譯者

的山水的河上，架着一道鐵道式的橋，——除了這橋，什麼地方也通不過去。橋頭敵人放置着大砲和機關槍。在這用鋼條編成的橋孔裏，無論什麼軍隊都可以擋住他。唉，要是部隊能展開多好呢！那是曠野的事情呵！

由史莫洛百洛夫的司令部下給他的命令到了，命令上叫他如何的反抗敵人。他臉變黃得好像檸檬一般，咬緊牙關，不發聲音，把他揉成一團，擲到路上去。士兵們注意的拾起來，在膝蓋上展開，捲上乾烟末，重新燃吸起來了。

軍道沿道露伸展着。郭如鶴望着他們；襤褸的，赤腳的；他們的一半每個人只有兩三顆子彈，那一半手裏不過只有一枝空槍罷了。一門砲只有十六發砲彈。可是郭如鶴緊閉了牙關，這樣的望着他們，彷彿每人的子彈盒裏有三百顆子彈一般，彷彿砲兵極有聲勢的在窺視，彈藥箱裏滿裝着砲彈一般，而周圍彷彿是全國都可以自由展開的故鄉的曠野。

於是他帶着這樣的眼色和臉色說：

「同志們！我們同哥薩克和一喀傑特一是身經百戰的。我們曉得，爲什麼我們和他們作戰呢——因爲他們想把革命消滅了的。」

士兵都凄慘的望着他，都彷彿用眼色在說：

「你不說我們也曉得的。可是怎麼好呢？……這橋孔反正是穿不過去的……」

「……我們從哥薩克手裏逃出來，——山脈做了我們的屏障，我們可以喘一喘氣了。可是新的敵人把去路擋住了，這是些什麼人呢？這是喬治亞人孟塞維克們。（註二七）孟塞維克和一喀傑特們，都是一色貨，都一樣的同資本家勾結着，都是夢想着把蘇維埃政府打倒的……」

可是士兵們的眼色却：

『去同你自己的蘇維埃政府親嘴去吧。可是我們是赤着腳，光着身子，連喫的也沒有。』

郭如鶴明白了他們的眼色，明白這就是死亡。

於是他孤注一擲的向騎兵們說：

『同志們，你們的任務：騎在馬上——衝把橋佔領了。』

騎兵們大家都一致的明白指揮官給他們這狂妄的任務：成群的（在橋上展不開的）在機關槍的槍火下馳去；這就是要用一半人的死屍把橋填起來，那一半人走這死屍上沒有越過的可能，當後退的時候，都只有被射死而已。

可是，他們的身上是穿着如此齊整的切爾克斯裝，祖傳的武器，如此的在閃着銀色，毛皮帽子和古班帽，是如此的壯美而英武，雄壯的，曠野的，古班的馬，是如此生動的擺着頭，勒着韁繩，都在景仰着他們，瞻望着他們，於是他們都和陸的喊起了來：

『我們佔領去，郭如鶴同志……』

隱蔽的大炮，一炮跟一炮的照橋那邊機關槍陣地隱蔽着的機關槍轟起來，轟然的回聲，怪物似的充滿了豁谷，岩穴和山巒。騎兵們戴好帽子，默然的不吶喊，也不開槍，由轉角裏飛馳出去，馬在驚恐中聳着耳朵，伸着脖頸，張着血鼻孔，向橋跟前馳去了，由橋上馳去了。

在每分鐘都在爆炸的開花彈下瑟縮着的，被山間滾着的霹靂似的炮聲震聳了的，沒有預料到有如此蠻橫的敵人的喬治亞的機關槍手一醒悟過來就掃射……一匹馬倒了，第二匹倒了，第三匹倒了；然而已經到了橋中間了，到了橋末尾了，第十六發的炮彈發射了，於是……衝到了。（一八）

「烏啦！——啦！——啦！」幾用馬刀砍起來了。

站在距離不遠的喬治亞的部隊，自大路上且退且射擊着，躲到轉角裏去了。

那些站在橋頭被砍的人們，向海岸飛奔去了。可是喬治亞的軍官們早已跳上了小船，小船很快的向汽船開去了。烟球濃濃的由烟筒裏飛散着，汽船向海上駛去了。

喬治亞的兵士們，站在頸脖深的水裏，兩手向那駛去了的汽船伸開，叫喊，咒詛，咒詛着子孫孫，可是後面的馬刀，照他們的頸脖，頭上，肩上亂砍下來，血的環圈，在水面上浮散着。

在渺茫的遠處，汽船好似三點一般在隱現，消失了，海岸上已經沒有人在那裏，也沒有人在咒詛了。

二十二

在森林上，在山谷上，重疊着岩石的舉臂。當微風從那裏起來的時候，吹着一股冷氣。可是在下邊的大路上——暑熱，蒼蠅，灰塵。

道路好像窄狹的走廊一般伸延着，——兩邊被岩山緊夾着。被沖出來的樹根，由上面垂下來。在轉彎處前後的東西就看不見了。簡直是轉身不能，迴頭不得。活活的人流，不消停的順着走廊向一個方向奔流。山岩把大海遮住了。行動停止了。車，人，馬，都停止了。都困憊的好久的站住，後來又行動起來，又停止了。誰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而且什麼也望不見——只是馬車，而那邊是轉角和峭

壁；頂上是一片碧藍的天空。

細細的聲音：

「媽——媽，酸蘋果！……」

在另一輛馬車裏：

「媽——媽！……」

在第三輛馬車裏。

「你別作聲！那裏有呢……難道能上到牆壁似的山上去嗎？你沒見這是牆壁一般的山。」
孩子們揮制不下去，哭着，後來煩躁的叫了起來：

「媽——媽！……給我玉蜀黍！……給我酸蘋果！……酸蘋果！……王——蜀——黍……給我！……」

被惹怒了的母親們，母狼一般的閃着那光亮的眼睛，粗野的向周圍環顧着，打着孩子。

「別作聲！你們也不死。你們死了我心裏舒服一點。」於是流着惡意的無力的眼淚，哭起來了。
遠遠的微微的在什麼地方起了槍聲。誰也不聽，誰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的站過去了。行動了，又停止起來。

「媽媽，玉蜀黍！……」

母親們依然是怒氣沖沖的想咬斷每個人的咽喉，互相罵着在車裏亂找。在馬車裏找出一根玉蜀黍的嫩莖來，艱苦的好久的在咀嚼，竭力的用牙齒壓擠，牙根都咬出血來了，後來伏到那孩子的貪婪的張着的小口上，用溫暖的舌頭喂進去。小孩子嚥住想往下吞，渣滓刺着咽喉，噙着，咳嗽着，吐出

來呼喊著。

「不……要！我不……要！」

母親們怒氣沖沖的亂打着。

「你要什麼呢？」

孩子們臉上流著那骯髒的眼淚，哽吞了下去。

×

×

×

郭如鶴咬緊牙關，由岩後用望遠鏡瞭望着敵人的陣地。長官們集在一塊，也用望遠鏡在瞭望；士兵們密縫起眼睛瞭望着，也不至於望遠鏡。

轉角那邊是展開的山谷。穿過牠這寬闊的咽喉，映着蔚藍的遠山，巨大的森林，叢生在山峽錯綜的重岩上，重岩的頭部是燧石的，絕頂是四砂任※高的垂直的懸岩，——那兒是敵人的戰壕，十六門大炮，貪婪的窺視着由走廊裏通着的道路。當部隊由岩門出去的時候，大炮和機關槍一齊都轟起來，——一片活地都不留；士兵們即時折回岩後。在郭如鶴是很了然的——此地就是雀子也飛不過去。沒有地方可以展開的，惟一的出路就是這條道路，可是那裏是死亡。他瞭望着那下邊的遠遠的發着白色的小城，瞭望着那碧藍的海灣上黑映映的喬治亞的汽船。應當想一個什麼方法的，——可是什麼方法呢？應該取一個別的計策——可是什麼計策呢？於是他跪下去，伏在那灰塵的道路上鋪開的地圖上，研究着那些細小的曲折，一切的皺紋，一切的山徑。

※ 「砂任」俄度量名，每砂任約合中國市尺六尺四寸餘——譯者。

「郭如鶴同志！」

郭如鶴抬起頭來。兩個人醉洋洋的在站着。

「壞東西！……喝就是了……」

但是不作聲的望着他們。

「郭如鶴同志，我們順着這路是走不過去的，——喬治亞人要把我們打死完的。因為我們去偵察過了的，……報奮勇去的……」

郭如鶴依然的望着：

「呼吸一下給我聞聞。別往裏吸氣，向我吐一口氣給我看看酒了沒有。不曉得爲着這要犯槍決的嗎？」

「實在的，這是樹林裏鬼氣——時時刻刻在樹林裏走，於是鬼氣就鑽到肚裏了。」

「難道此地還有酒店嗎，怎麼呢！」另一個長着狡猾，快活的烏克蘭眼睛的人掉嘴說，「樹林裏光有樹木，別的什麼也沒有的。」

「說正經事吧。」

「這麼，郭如鶴同志，這是我們同他一塊的。我們說的話都是很正經的；我們大家統統都死在這大路上呢，或是落到哥薩克人手裏活受罪呢。可是不願意死，也不願意落到哥薩克的手中，但是這怎麼樣好呢？忽然間望見樹林那邊有一個小酒舖。我們爬去了——兩個喬治亞人在喝着酒，喫着燒肉；當然的，喬治亞人都醉了。鼻子聞着真想喝，真想喝，沒有力量。他們有手槍。我們一跳出去，把兩個射死了，」站着，別挪地方。把你包圍了，媽媽的！……手舉起來！……」這傢伙呆了，沒

有意料到。我們又刺殺了一個，剩下一個綁了起來。把掌櫃的幾乎嚇死了。呵，我們老實說吧，我們把喬治亞人喫剩的肉都喫光了，那肉本來是該出錢的，——他們領的兵餉一定不少的；可是酒連嘴唇也沒有換，因為你下的有命令呢。」

「那些可惡的寇酒讓丟他媽的去吧……我要如果聞一聞牠的話，叫我的臉都歪得不成形。讓我的腸子肚子都翻出來……」

「說正經事吧。」

「我們把打死的喬治亞人，拉到樹林裏去，把武器取下來，怕洩漏消息，就把其餘的喬治亞人和掌櫃的帶來了。除這以外，還碰着五個老百姓帶着女人和姑娘們，——是本地人，是這城邊的人，是我們的人，俄國人，他們住在這城邊的，可是喬治亞人是亞洲種，黑黑的同我們不一樣，一看見自種人的女子就不要命了一樣。他們把一切都擲了，跑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們說順着小路可以繞過去。城市。他們曾經過山口，森林，山岩，小溝，雖然很難，可是可以過去的。要是一直衝過去，他們說是不可能的。一切小路，他們好像自己的五個指頭一樣，知道得一清二楚。呵，難，的確難得很，一句話說來，難得要命，可是總是統統得過去的。」

「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裏。」

營長走到跟前。

「郭如鶴同志，剛才我們到了海邊去，那裏無論如何都過不去：岩岸一直突入到水中。」

「水很深麼？」

「岩跟前被腰深，有的地方一頸膝深，有的把頭都埋住了。」

「怎麼呢，一一個身穿襪襪，手裏拿着槍的，注意聽着的士兵說，一扭住頭有什麼呢……那裏有從山上滾到海裏的石頭，好像鬼子一樣，可以由石尖上跳呢。」

報告，指示，說明，有時意料不到的，奇智的，鮮明的計劃，由四面八方的都給郭如鶴送來，一一大概的情勢都弄鮮明了。

把長官們都招集到一塊。他的牙關緊閉着，突出的腦蓋下，是一雙刺人的堅決的眼睛。

「同志們，是這樣的。三個騎兵連繞繞着城市前進。繞道是很難的：沿着山徑，森林，山岩，巖谷，而且是在夜間；但無論如何這個總得執行的。」

「糟了……連一匹馬也回不來的……」這些話雖然都沒有說出來，可是隱藏在眼睛裏。

「有五個帶路的人——是俄國人，是本地的居民。喬治亞人壓迫他們的。他們的家眷在我們這裏的，對帶路的人已經宣佈過——他們的家眷要擔保他們的。繞到後路去，衝到城裏……」

他凝視着那爬到山谷裏的夜色，沈默了一會，簡潔的掄了一句：

「全部消滅了他。」

騎兵們都英武的把毛皮帽子往後腦上戴好：

「一定執行的，郭如鶴同志，」於是英勇的都上馬了。

郭如鶴：

「步兵團……赫洛莫夫同志，你的一團人由山岩上下去，跳着石尖，向碼頭上去。黎明時不開槍的向輪船上衝，把輪船全部奪來。」（註一九）

於是少停了一下，又掄了一句：

「全都消滅他！」

「番治亞人往海上派一個士兵，把全團人由石頭尖上一個個的都會射死完的……」

可是郭大慶的一齊說：

「聽從，郭如鶴同志，」

「兩團人準備由正面衝鋒。」

遠遠的山巔上紅玉一般的反射，一個跟着一個消滅了；單調的，濃濃的發着藍色。夜色爬入到山谷裏了。

「我帶這兩團人。」

在一切人面前，在黑暗的寂靜裏，刻印着；繁茂的森林，森林的後邊是燧石的突起，上邊是孤零的好像垂着眼睛的死神一般垂直的懸崖……兀立了一會就消失了。夜色在山谷裏爬着。

郭如鶴登到岩石上。下邊是襤褸的行列和赤足，在模糊的拉連着，無數的森然的槍刺在閃動。

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望着郭如鶴，——解決生死問題的機密是在他手裏的；他擔負着指示出路，由絕境裏指示出路的職責，大家都顯明的看到這個的。

被這千百隻苛責的眼睛所注視的郭如鶴，覺得自己是不可知的生死的機密的主宰者，就說道：

「同志們，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或者戰死在此地，或者是叫哥薩克由後邊把我們殺光了。簡直是克服不了的艱難；沒有子彈，沒有炮彈，我們只有赤手空拳的去佔領罷了，而且敵人那面有十六門炮窺視着我們。但是，如果大家能萬衆一心……」他沈默了一下，鐵臉冷靜起來了，用那不像人的聲

音喊起來，大家都覺得心寒。『如果能萬衆一心的衝上去，就可以打開一條生路的！』

他所說的話，他不說每一個士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當他用那可怕的聲音喊出來的時候，一種意外的新奇，使大家喫了一驚，於是士兵們都喊道：

『萬衆一心！……或者我們打出去，或者都戰死在這裏！』

閃爍的山岩的斑點消失了。無論龐大的山岩，無論岩石，無論森林，什麼都望不見了，走去的最後一匹馬的臀部也沈沒了。互相牽着盪漾，下到海邊去的，好似小石頭一般的散佈着的士兵們也望不見了。兩團人的最後的行列，也沈沒在看不見的森林裏了，森林上好似冥目的死神一般，兀立着垂直的懸岩。

輾重消失在龐大的夜的沈寂裏了；沒有燎火，沒有人語，也沒有歡笑，孩子們帶着餓瘦的凹陷的小臉，無聲的躺著。

沈寂。黑暗。

二十四

長着鬍鬚的喬治亞的軍官，穿着捆身的赤色的切爾克斯裝，帶着金肩章，長着一副黑溜溜扁桃形的眼睛，這一副眼睛贏得了女子們多少青睞（這是他驕得的），他在那龐大的重岩頂上的坪裏，來回踱着，不斷的向西處瞻望。戰壕，胸牆，機關槍陣地。

二十秒任的距離就是垂直的懸岩，下邊是險峻的岩石的降坡，那裏是通不過的森林的黑暗，森林的那面是岩石的山峽，雪白的，荒漠的道路，帶子似的由那裏通出來。大炮隱隱地向那裏窺視着，那裏是敵人。

守衛的在機關槍旁邊不緊不慢的來回踱着——雄赳赳的穿着新縫的軍裝。

今天早上這些襤褸的豬東西由岩後伸出來，試試的時候，就給他們嘗了嘗炮火的滋味，——還記得的吧。

這是他，是上校（這樣年輕已經做上校了！）梅罕拉芝在這山頂上選擇的陣地，是他極力在司令部主張的。這是鎖閉沿海的鎖鑰。

他又到岩頂上的坪裏，到垂直的懸岩上，到垂直的沒入海中的岩岸上瞻望了一下，——是的，真是任何軍隊都可以擋住的天然險要。

但這還不夠呢，不讓他們通過還不夠呢，——應當把他們滅絕了的。他已經作好了計劃：把汽船開到他們的後路去，那兒的大路一直下伸到海邊，由海下射擊，使陸戰隊登陸，由兩端把這臭襤褸東西封鎖起來，他們就好像老鼠鑽到捕鼠器裏一般，都要被消滅了。

這是他，是侯爵梅罕拉芝，是古太寺附近不很大的，可是絕美的領地的所有者，他要把那由沿海爬着的毒蛇頭，一下子截斷他。

俄國人，——是喬治亞的敵人，是優秀的，文明的，偉大的喬治亞的敵人，好像阿爾細人，土耳其人，阿茲伯驅人，韃靼人，阿布哈芝人，同樣的是喬治亞的敵人。布爾塞維克——是人類的敵人，是世界文化的敵人。他，梅罕拉芝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可是他……（——着人去叫這個姑娘，叫這個

希臘女子去不去呢？……不，不叫了好……在陣地裏叫士兵們……）但他是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者，是歷史的機械論的深切的了解者，是那些戴着社會主義的假面具，在群眾中發揮最卑鄙天性的一切冒險主義者的死敵。

他是不愛慘酷的，他是厭惡流血的，可是當問題一涉及世界文化，涉及祖國人民的尊嚴與幸福的時候，——他就成了冷酷無情的了，於是就要把這些一個個的殺個乾淨。

他帶着望遠鏡來回踱着，望着那可怕的險峻的降坡，望着那黑漆的不能通過的森林，望着那無人的蜿蜒的由岩後伸出的白帶子似的道路，望着那發着紅光的傍晚的紅玉色的山嶺，聽着那寂靜，聽着那溫柔的黃昏的襲來的和平的寂靜。

這套用上等呢子做的恰合他那美麗身幹的切爾克斯裝，珍貴的短刀和鑲着金子的手槍，高加索的唯一的名匠鄂斯曼所做的雪白的毛皮帽子，——這一切都使他去擔負那動業，去擔負那他必須完成的絕倫的事業；這個把他和所有的一切人，——把他和在他面前做着筆直的立正姿勢的士兵們，把他和那沒有他那樣的經驗和學識的軍官們，都隔離了；所以當他齊整的來回踱着的時候，就覺到自己的孤獨的重任。

「喂！」

一個年輕的，帶着不自然的黃色的逢迎臉色和同上校一樣的溫潤的黑溜溜的眼睛的喬治亞的勤務兵跑來，挺直着身子，行着舉手禮。

「有什麼吩咐？」

「……把這個姑娘……這個希臘女人……弄來……」

可是說不出口來，嚴厲的望着士兵說：

「晚飯？」

「正是。長官老爺們在等候呢。」

上校莊嚴的從那退在後邊，筆直的挺着身子的面目消瘦的士兵跟前走過去；運不來軍糧——士兵們只領一撮玉蜀黍充飢，都挨着餓。他們用目光送着他，給他行着敬禮，而他却全不在乎的把那帶着白手套的手擺了一下就算了。他由那靜靜的黃昏的冒着藍煙的燎火旁邊，由那炮兵的拴馬場旁邊，由那步兵掩護隊架着的槍旁邊走過去，進了那閃着白色的長長的帳幕裏，裏邊光豔奪目的由這端到那端放着——張桌子，桌上擺着酒瓶，碟子，酒杯，魚子，乾酪，水果。

穿着同樣的整齊而美觀的切爾克斯裝，同樣年輕的軍官們的話聲急遽的落下去了；大家都站了起來。

「請坐吧，」上校說了，於是大家都坐了下去。

當在自己帳幕裏騎下的時候，是如何的暢快，把腳伸給勤務兵，脫去那明光發亮的漆皮靴，想着：

「平白沒得着人把那希臘女人弄來……但是，沒弄來也好……」

夜如此的龐大，竟然把山巒和重岩，把那白天臥在重岩前的，裏邊長着森林而現在什麼也看不見的巨大的山峽都吞沒了。

站崗的沿着胸臆走着——他也是這樣黑天鵝絨一般的，彷彿一切全都在這黑天鵝絨的夜裏一般。他慢慢的走了十步，慢慢的轉過身，慢慢的走回來。當他走到一端的時候——朦朦朧朧的呈現着機關槍的輪廓，當他走到另一端的時候——覺得是一直到險岩的邊極，都湧着勻整的黑暗。這個望不見的垂直的險岩，給了他一種平安和確信的心情：蜥蜴也爬不過去的。

於是他又慢慢的拉了十步，慢慢的轉回，又……

家裏有一個小小的花園，有一片小小的玉蜀黍地。有尼娜和抱在她手裏的小賽爾戈。當他出門時候，賽爾戈好久的用那黑梅似的眼睛望着他，後來在母親手裏亂跳着，伸着胖小手在微笑，唾着泡沫好看的沒牙的口在微笑。但是當父親把他抱到手裏的時候，他就可愛的弄他一臉唾沫。這個沒牙的微笑，這些唾沫，在黑暗裏是不消失的。

慢慢的十步，朦朧的推測得到的機關槍，慢慢的回轉，同樣朦朧的推測得到的懸岩的邊際，又……布爾塞維克對他沒有作過壞事……他要從這高地上射擊他們……由路上連蜥蜴也過不去的……布爾塞維克把沙皇打倒了，可是沙皇喝過喬治亞人的血的，——好得很……聽說在俄國土地都交給農人了……他嘆了一口氣。他是被徵來的，只要有命令，他要射擊那些躲在岩後的人們呢。

不招自來的那沒牙的微笑和唾沫，都浮到他面前了，心裏感到了溫暖，他心裏微笑了，可是在那黑臉上是一片嚴肅的氣概。

依然是那樣寂靜的黑暗，充盈了大地。大概是將近黎明了——這寂靜濃密的沈重起來……頭簡直

重得不得了，慢慢的低下去了……打起盹來了。一種特別的，就是在夜間也顯得分外急促的黑暗瀰漫着，——山巒顯出了；孤星在齒狀的山嶺上閃爍着。

夜鳥遠遠的不像的叫了。爲什麼在喬治亞聽不到這些呢？

一切都注滿沉重，一切都好像黑暗的海洋似的，凝然的慢慢的向着他浮動，而這凝然的難以征服的向他浮動的海洋，也不覺得奇怪。

「尼娜，是你嗎？……賽爾戈呢？……」

睜開眼睛，頭垂到胸上搖着，自己靠着胸牆。破夢的最後的一瞬，成了茫無限際的黑夜，在目前浮動着。

把頭搖了一下，一切都消失了。孤疑的環顧了一下：依然是那樣凝然不動的黑暗，依然是那樣隱約可辨的胸牆，岩邊，機關槍，恍惚的覺到而看不見的山谷。鳥在遠遠的叫着。這樣的在喬治亞是沒有的……

他往遠處一望：依然是齒狀的山嶺的黑暗，蒼白的，已經變了位置的星兒，微弱的在山間閃爍。前面是寂靜的黑暗的海洋，使曉得在牠的底上是繁茂的森林。他打着呵欠想：「該起來走一走，不然又睡着了……」還不等想完，於是那凝然的茫無限際的，難以征服的黑暗，由險岩下，由山谷裏即刻又浮來了，於是他心裏寂寞的嘆息起來。

他問道：

「難道夜的黑暗會浮動嗎？」

答他道：

「會。」

不過不是用話回答他，而只用牙齦笑着答他的。

因爲口是沒牙，而是軟的，他就怕起來了。他伸出手去，而尼娜就把孩子的頭弄丟了。灰色的頭在滾着（他失了知覺，）但是滾到岩邊的時候就停了……妻在喪魂失魄裏——啊哈！……但喪魂失魄的不是爲着這，而是爲着別的：在緊張的晨曦前的朦朧裏，無數的灰人頭，在險岩邊微動，大概是滾下去的吧……牠們越伸越高了：露出頸脖子，伸出手了，抬起肩膀了，於是一種帶着鏗鏗的破鐵的聲音，好像由那張不開的牙齦裏衝出來，擊破了周圍的麻木與沈寂：

「前進……衝鋒！！」（註二十一）

難堪的野獸似的吼聲，把周圍一切都衝破了。喬治亞人跑了，難忍的疼痛，刺穿了脊背……他倒了，在這異常的奇痛裏，那唾着泡沫的沒牙的微笑的小口，伸着小手，在母親手中跳躍着的嬰孩，忽然都消失了。

二十六

上校由帳幕裏竄出來，撲下去，向碼頭跑去了。周圍的士兵們，在發亮的黎明裏，跳過石頭，跨過倒下的人逃奔着。後邊到處是一片從來不曾聽過的非人的吼聲。馬匹由拴馬場裏掙出去，擺着繩頭，在驚懼中到處亂竄着……

上校好像一個敏捷的小孩子似的，跳過了石頭，跳過了灌木叢，跑得快到連氣都來不及換了。目前映着的只有一個：港灣……汽船……救星……

他用那好像抬着脚步一般的速度——不，不是經過腦子，而是經過全身——想着：

「……只要……只要……別殺……只要饑了我……什麼都給他們幹……給他們放畜牲，養鷄……洗便壺……挖地……除糞……只要給我一條命……只要別殺我……上帝呵！……命呵！……命……」

這不斷的震天動地的脚步声，由後邊，由旁邊，可怕的逼近了。尤其可怕的是那充滿了將盡的夜，瘋狂的由後邊滾來的粗野的非人的吼聲：啊——啊——啊！……和難聽的，沙啞的急促的惡罵。

益覺證實了這吼聲的可怕，到處都聽得：喀啦克！……喀啦克！……他曉得，——這是在用槍托擊碎腦殼的。鬼子一般的哀求聲騰了起來，剎那間又沈寂了，他曉得：這是在用刺刀的。

他頭石一般的咬着牙在飛奔，火熱的呼吸氣好像，蒸氣一般，從鼻孔裏湧出來。

「只要一條命……只要饑我……我沒有故鄉……也沒有母親……也不要榮譽，也不要愛情……只要能逃了命……這些將來會再得來的……可是目前只要命，命，命……」

好像一切的氣力都使盡了，但是他縮着脖子，縮着頭，緊握着拳頭，跑得快的迎面都生出風來，瘋狂的跑着的士兵們都落後了，他們那要命的喊聲，好像給跑着的上校添了翅膀一樣。

喀啦克！……喀啦克！……

港灣藍藍的在望了……汽船……呵，救星呵！……

當跑到跳板限前的時候，忽然停住了：在汽船上，在跳板上，在海岸上，在防堤上，都作着什麼事，到處都是：喀啦克！……喀啦克！……

他大大的驚駭起來：這裏也是不絕的驚天動地的吼聲，到處都是一片喀啦克，……喀啦克！……和忽起忽落的要命的叫喊。

剎那間，他轉過身子，用那更敏捷更飛快的速度，離開碼頭跑掉了，防堤那邊的無邊無際的碧海，最後一次的在他眼裏藍藍的閃了一下……「……逃命……逃命……逃命……」

他由那白屋跟前跑過去，白屋的黑漆的啞然的窗眼，無情的在觀望；向城邊跑去，向那通向喬治亞的太平的白色的大路上跑去。不是往那權威的喬治亞，不是往那世界文化的苗圃的喬治亞，不是往那他在那裏得過上校的喬治亞，而是往那通到可愛的，惟一的故鄉喬治亞的大路上跑去；那兒春天的花木是如此美麗而芬芳，那兒綠林的山嶺，映着瑩晶的白雪，那兒有夏季的暑熱，那兒有集美麗斯，有窩龍左夫，有飛濺的古拉河，那兒是他童年嬉遊……

「逃命……逃命……逃命……」

房屋被葡萄園遮住了，都稀少起來了，而吼聲，可怕的吼聲和零落的槍聲，都遠遠的留在後方了，留在下面的海邊了。

「可得救了！！」

在這個當兒，一切的街道，都被震天動地的沈重的馬蹄聲充滿了：騎着飛馳的馬，由轉角裏飛出來，那同樣的厭惡的拚命的吼聲，隨着他們滾來：殺殺——呵——呵……窄窄的明晃晃的馬刀，閃起光來。

從前的候爵梅罕拉芝，當過喬治亞上校的那個人，突然間回轉頭就跑。

「……救命——呵！！」

於是屏住氣，再街上往城市的中心飛奔去了。到那柵欄門上撞了兩次，——柵欄門和大門，死死的插起鐵門緊閉着，連活命的預兆都沒有人給與；那裏對於街上所發生的事情是萬分淡漠的。

那時他明白了：惟一的救星——是希臘女子。她帶着那黑明的憐憫的眼睛，在等候着呢。她是世界上惟一的人……他要娶她，給領地，金錢，要吻她的衣邊……

頭好像炸裂了似的，成了碎片四飛五散了。

而事實上並非成了碎片，而是那閃光的馬刀，斜着砍下去，將頭一劈兩半，腦漿迸出了。

二十七

暑熱蒸騰起來了。望不見的死霧，散佈在城上的天空裏。街道，曠場，海岸，防堤，院子，馬路都被塞滿了。人堆不動一動的各種的姿勢橫陳着。有的可怕的歪着頭，有的頸脖子上沒有頭。腦漿好像肉凍子一般，在馬路上微顫。凝結了的血，好像在屠場似的，沿着房屋，石圍牆，黑黑的拉連着，流到大門樓下邊。

在汽船上，在客棧裏，在下甲板，在上甲板，在船艙裏，在火艙裏，在機器間裏，都是一樣的死屍——消瘦的面龐，黑黑的髭鬚。

有的不動一動的倒懸在海岸上的圍牆上；當你往那碧藍的透亮的水中一看的時候，就望見在那綠

映映的被着粘膜的石頭上，躺着一堆靜靜的死屍，上邊是凝然不動的灰色的魚群。

只有從城市的中心，送來頻頻的槍聲和機關槍的急促的嗒嗒聲：這是喬治亞一連人，佔據着教堂的周圍，要英勇的戰死呢。但是連這些不久也寂然了。

死的都橫陳着，而活的都充滿了城市，街道，院落，房屋，海岸，城邊的馬路上，山坡上，山谷裏，統統都是車，人，馬。忙碌，叫囂，喜笑，喧嘩。

郭如鶴由這些死和生的地方來了。

「勝利了，同志們，勝利了！……」

於是彷彿沒有死者，也沒有流血似的，……暴風雨般的歡喜在旋轉着：

「烏啦——啊——啊……」

遠遠的在藍山上起了回響，遠遠的在汽船那邊，在海港那邊，在防堤那邊的潤濕的碧海上消失了。

可是在市場上，在小舖裏，在大商店，已經進行着忙快的提心吊膽的工作：打破了箱匣，撕破了呢絨，由貨架裏取出了襯衣，氈毯，領帶，眼鏡，裙子。

搶掠最多的是水兵們——眼看不見他們就都到這裏了。遍地都是穿着白海軍服，穿着寬腳褲子的強壯結實的體幹，圓圓的帽子，圍帶飄展着，大聲的亂喊道：

「快划呀！」

「靠岸呀！……」

「下手吧！！……」

「把這貨架裏的東西扒出來！」

幹得非常的迅速，敏捷而有組織。有的頭上戴着豪華的女帽子，臉上蒙着面幕，有的打着綢花邊的傘。

裹着不可思議的襪襪，污黑的赤脚都被裂了的士兵們，也都在忙亂着；都在替女人和孩子揀着紗，帆布，布疋等。

一個人由厚紙匣裏取出一件上過漿粉的襯衫，把袖子抖開，就哈哈大笑起來：

「弟兄們，瞧吧：襯衫呵！……她媽的……」

好像戴馬套似的，把頭由領子裏鑽進去。

「爲什麼這個連彎都不打？硬繃繃的簡直像樹皮一樣。」

於是他把身子彎了一下，又挺直起來，望着自己的胸脯上好像一面鼓。

「的確的，不打彎！好像彈條一樣。」

「你這傻瓜！這是漿粉呵。」

「什麼？」

「這是那些老爺們想叫自己的胸脯挺起來，所以用馬鈴薯粉漿了的。」

一個高個的瘦得骨頭都顯出來的人——污黑的身體從襪襪裏露出來——拉出了一件燕尾服。好久的翻來覆去的細看着；毅然決然的脫去了襪襪，赤裸裸的好像猩猩一般的長手，伸到袖子裏，可是袖子只到肘子上。他就直然穿到那光身上。扣好肚子上的鈕子，而下邊却是一個開衩。他哼着笑道：

「得弄一條褲子呢。」

又找起來，但是褲子都被拿完了。走到襯衣部裏去，把紙匣取出來，——裏邊都是些千奇百怪的東西。打開仔細一看，又哼着笑了起來道：

「奇怪得很！——褲子不是褲子，這樣薄。費得，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費得顧不着，——他在爲女人和小孩找布疋——他們都是赤身露體的呵。

他又打量了一下，就突然哭喪着臉，毅然決然的把靴穿到那筋脈錯綜的，被太陽晒黑了的骯髒的長腿上。他所穿上的東西，那些花邊都在膝蓋上飄動着。

費得一看見就大笑起來：

「弟兄們，都瞧吧：奧巴納斯！」

商店都被笑聲震動了：

「這是女人的褲子呵！……」

可是奧巴納斯哭喪着臉：

「怎麼呢，女人不是人嗎？」

「你怎麼走路呢，——孔在裂開着，什麼都看見了，並且薄得很！」

「可是褲襠倒不小的！」

奧巴納斯很喪氣的看了一下。

「實在不錯。那些人真蠢，用這樣薄的東西來做褲子，不過白糟蹋布料罷了。」

把所有的統統都從匣子裏拉出來，於是不作聲的一條一條的穿上，——穿了六條；膝蓋上的花邊蕩漾着，好像華麗的波浪。

水兵們細聽了一下，就突然瘋狂的由門和窗子裏撲出去了。窗外是嗚溜溜的聲音，謾罵聲，馬蹄聲，鞭子抽在人身上的聲音。士兵們——向窗子撲去。水兵們都怕被捉住了，所以拚全力在曠場上飛跑。騎兵們用馬刺鐵蹄踏著馬身，冷酷的打著他們，抽破了衣服。揚起鞭子照臉上抽過去，——血都迸出來了。

水兵們獸一般的向四處張望，擲了裝滿的荷囊——忍不住了——就四飛五散了。

二十八

鼓聲驚慌的，急促的敲起來了。號兵在吹着號。

二十分鐘以後，士兵們都帶着嚴肅的面龐，成行成列的站在曠場上。這一種嚴肅對於他們的衣服很不調和的。有的還是穿着從前的汗污的襤褸，有的穿着粉漿的襯衣，不扣鈕扣，束着一根繩子——胸脯上好像硬紙匣一般鼓了起來。有的穿着女人的睡衣或襯衣，烏黑的手和頭，千奇百怪的由裏邊伸出來。第三連右邊是一個很高的，暗然無光的，瘦得骨頭都顯出來的人，光身上穿着燕尾服，衣袖只到肘子上；花邊在裸露的膝蓋上密密的映着白色。

郭如鶴走到跟前來了，鐵一般的閉着牙關，灰色的眼睛，在放着銳利的光芒。跟在他後邊的是長官們，戴着漂亮的喬治亞的軍官們的毛皮帽子，穿着紅色的切爾克斯服，上邊帶着暗銀色的短刀。

郭如鶴站住了，鋼一般的小眼的銳利的光芒，依然是隨着行列在放射。

「同志們！」

這聲音依然是那鏘了的破鐵聲和那夜間的；「前進……衝鋒！……」的聲音是一樣的。

「同志們！我們是革命軍，我們爲了我們的孩子，女人，爲了我們的祖父老母，爲了革命，爲了我們的土地而戰鬥的。可是誰給我們土地呢？」

他把話停住，等待答覆，知道是沒有答覆的：行列在站着。

「誰給的？是蘇維埃政府。可是你們作了什麼呢？你們都成了土匪了，——去搶人去了。」
這樣緊張的沈寂，眼看就要爆裂了。可是鏘鏘又破裂着響起來：

「我是本隊的指揮官，每人我叫打二十五棍，誰就是取人一根斷線也得挨。」

大家都目不轉睛的凝然的望着他：他穿着破衣服，褲子都成了布條在掛着，骯髒的草帽，好像煎餅似的下垂着：

「誰要是搶過一點東西的，向前三步走！」

沈寂的艱窘的一秒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動。

突然沈重的一齊的聲音，在地下響着：「一二！三！……只有少數人穿着襪襪，站在原地裏。在新的行列裏，密密的立着那穿着五光十色的人們。」

「在城裏拿的東西都歸到一塊裏，分給你們的小孩子和女人們。誰拿的有什麼，都放到地下去。統統的！」

前排的一行，全都亂動起來，把成塊的紗布，帆布，都放在自己前面；有的都脫下粉裝的極衣，

女人們的小衫，內衣，在地上放了一堆，露着被太陽晒得黑紅的身子在站着。

第三連右邊那一個人也把燕尾服和女人的褲子脫下了，也是瘦得骨頭都顯出來的在赤裸的站着。馬車來到跟前了。由馬車裏抽出了棍子來。

郭如鶴走到行列的一邊去。

『臥倒！』

一個人四肢着地爬下去，後來拙笨的躺下去，把臉放到女褲上，太陽燒着他的光屁股。

郭如鶴鏽鐵般的喊了起來：

『都臥下去！』

於是大家都躺下去，把屁股和脊背，對着那灼熱的太陽。

郭如鶴望了一眼，他的臉好像石頭似的。難道不是這些人好像流氓民群似的瘋狂的喧鬧着，舉他做長官的嗎？難道不是他們對他喊過：『出賣了……把我們騙了』嗎？難道不是他們百般刁難過他嗎？

難道不是他們想用刺刀刺殺過他嗎？

可是現在都順從的赤裸的躺着。

於是好像從前榮譽的使他升到軍官的那樣威力的波濤，在他的心靈上湧起了。但這是另一種的波濤：另一種的榮譽心，——他要把这些如此順從的，躺在地下等候棍子的人們拯救了出來。都順從的躺着，但是如果他要口吃的說一句：『弟兄們，回到哥薩克和軍官們那裏去，』那麼，馬上就會舉起刺刀把他結果了的。

於是郭如鶴的鏽鐵似的聲音，又由躺着的人們上邊掠了過去：

「穿上衣服！」

大家都站起來，開始穿那粉漿的襪衣；女人的小衫，右邊的那個人，又把燕尾服披在身上，穿上了六條女人的褲子。

郭如鶴做了一個手勢，兩個士兵帶着那欣欣的面容，把那沒有用過的棍子收去，放在馬車裏，後來馬車順着行列走過去，都歡喜的把成塊的紗，布，緞子等擲到馬車上。

二十九

燎火在天鵝絨般的黑暗的汪洋裏，通紅的擺動着，映照那好像用厚紙做的匾平的面孔，人體，馬車的角隅，馬嘴。整個的夜都被喧囂，人語，叫喊，嬉笑充滿了；遠遠近近的歌聲，在忽起忽落着；三絃在響着；手琴都在爭拉着。燎火，燎火……

夜還被那不願思想的什麼東西充滿着。

城上的空中，被電燈的光輝映成微藍色。

發爆的燎火的微紅的反光，在凝視那老年的面孔。這是熟識的面孔。唉，你好吧，老太太！老太太郭必諾！老頭子不作聲的躺在旁邊的皮襖上。士兵們圍坐在燎火周圍，面孔都映得通紅的，——都是自己同村的人。鍋吊在火上，但鍋裏差不多只是水。

郭必諾老太婆：

「上帝呵，聖母呵，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走走，走走，可是什麼也沒有，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喫。喫的連一點都不能給，——這算什麼長官呢？算什麼長官……安加不在。老頭子也不作聲。」

參差的遠去的燎火的鎖練，沿着大路拉連看。

燎火那邊，仰天騎着一個士兵（望不見他，）頭枕着手。望着那烏黑的天空，望不見星兒。是他憶起了他的心愛呢，還是哀愁。騎着，折着手，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的聲音好像思想似的在浮蕩——青春的，溫柔的，沈思的聲音：

……帶上自己的愛妻吧……

白開水好像泉水一般的在鍋裏亂響。

「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太婆郭必諾說。「把我們帶來叫送命的。只有拿水來脹肚子，就是滾透了也只是水。」

「噓……」一個士兵說，把那穿着新的英國皮鞋和新的馬襪的映得通紅的腿，向燎火一伸。

手琴在鄰近的燎火旁邊，活潑的拉起來。呆呆的燎火的鎖練，斷斷續續的伸延着。

「安加也不在……小夜叉！她在那呢？怎麼對她呢？你，老頭子，揪住她頭髮給她一頓也好，你怎麼像木頭一樣不作聲呢？」

……請把我的烟袋給我吧，可愛的……

翻了一個身，肚子向下，手支着下巴，映得通紅的面孔，望着燎火。

悠揚的在拉着手琴。在映着的微顫的黑暗裏。在遠遠近近的燎火跟前，都是歡笑，喧嘩和歌唱。

「他們也都是人，每人都有母親……」

他自言自語的用那年輕的聲音說了這句話，突然沈寂起來，手琴聲，喧嘩聲，笑聲都停止了，大家都覺得由山後浮來一股濃濃的腐臭，——他們橫陳在那裏的特別的多呢。

一位年老的士兵想看那說話的人，就站起來了……往火上吐了一口，唾沫在火裏嗤嗤的發響。大概這沈寂在這突然覺到的黑暗裏，會好久的延下去的吧，可是吵嚷，喧嘩，謾罵，出其不意的衝破了。

「什麼一回事？」

「幹麼事??」

一切都把頭轉到一個方向去了。從那裏的黑暗中：

「走，走，混蛋東西!……」

一群士兵憤憤不平的走到被火光映得通紅的環圈裏，燎火不切實的奇怪的由黑暗裏照出了那通紅的面孔，舉起的手，刺刀。中間是一個使人大喫一驚的喬治亞人，他穿着捆身的切爾克斯裝，很年輕，差不多還是小孩子的，金肩章在肩上閃着光輝。

他困獸似的用他那少女般的美麗的眼睛，向周圍環顧着，血滴在他那很長的睫毛上好像赤色淚珠似的在顫動。似乎他就要喊出來：媽媽！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只在環顧着。

「他躲在樹叢裏的，」士兵捉他的時候那一種激昂氣總是平不下去的說，「這是這樣弄到的，我到樹叢跟前出恭去了，可是咱們的人都喊過：狗崽子，到遠處去一點。我一直就跑到樹叢裏蹲着，——這是什麼黑漆漆的東西？想着是石頭，用手一摸，這個就是他。哦，我們就用槍托敬起他了。」

「把他刺死吧，他媽媽的！……」一個小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槍，跑過來。

「等一等……等一下……」周圍亂吵着：「應當報告長官去。」

喬治亞人哀求說：

「我是被動員來的……我是被動員來的，我不能……人家把我派來的……我有母親……」
睫毛上揚着新的紅色的淚珠，由打破的頭上在往下滾着。士兵們把手放在槍口上，站着，無精打采的望着。

對面一個人，肚子向下絞着，被火光映着，時時刻刻凝視着燎火，他說：

「年輕輕的……看來還不到十六歲……」

聲音一齊發起來了：

「你是什麼人？是大人老爺嗎？……我們同一喀傑特」拚命，可是喬治亞人閑夾雜着搗什麼亂呢。誰把他們請來的嗎？我們同哥薩克來拚死活，第三者別來插閑好了。誰要敢露一露鼻子，就連頭都把他拔下來的。」

各處都聽到了氣憤激昂的聲音。由別的燎火的旁邊也都走來了。

「那一個是什麼人？」

「那不是在那兒躺着的吃奶孩子……嘴唇上的乳臭還沒有乾呢。」

「他媽媽的！」

士兵粗野的罵了一聲，就把鍋取下。長官走到跟前來。照那孩子瞟了一眼，扭過身就走了，不使喬治亞人聽見，就這樣的丟了一句：

「幹掉了他！」

「走吧，」兩個士兵帶着分外嚴肅的神情說了，不看喬治亞人，把槍背上。

「把我往那帶呢？」

三個人走着，由黑暗裏送來同樣分外嚴肅的一聲：

「到司令部去……去審問的……你將在那兒過夜的……」

過了一分鐘，槍聲響了。牠好久的轉動着，在山中響着，終於消失了……可是夜依然是充滿着那隆隆然的靜寂了的槍聲。兩個人回來了，默然的坐到燎火跟前，連什麼人都不看……可是，夜依然是充滿着那不滅的最後的槍聲。彷彿都想把這拭不去的反響拭去一般，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談起話來，而且談得比平常還高些。手琴拉起來，三絃也彈起來了。

「當我們一由樹林裏出去，走到山岩上的時候，覺得事情糟了：真是前去不能，回頭不得，天一亮都要把我們用槍打死的……」

「真是下不來，上不去，」一個人笑了起來。

「這樣就想着；狗崽子假裝睡着了；馬上就要掃射起來的。如果在上面的岩邊上安置十個射手——那麼，兩圍人就都好像蠅子似的要被掃光了。呵，我們就這一個人踏着那一個人的肩和頭，就人疊人的上去了……」

「可是我們的頭目那時在那裏呢？」

「連頭目也同我們一齊爬着的。等到爬到上邊的時候，還有兩砂任高的光景，簡直好像牆一般；無論如何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來——大家都呆了。頭目把一個人的刺刀抽出來，插到崖孔裏，就爬

上去了。於是大家都跟着他，把刺刀插到崖縫裏，就這樣爬到緊頂上了。」

「可是，我們這裏整整一排人都跳到海裏了。好像兔子一般，由石頭尖上跳着。黑暗。有些跌倒了，一個個着一個跳到水裏淹死了。」

但是，無論談得怎樣的興奮，燎火燒得怎樣的旺，那每個人所願意忘却的東西，依然是緊張的充滿着黑暗，一股腐臭氣，依然是陣陣的向這裏漂來。

老太婆郭必諾說：

「那是什麼？」用手指着。

都向那裏看去。在望不見的山岩那裏，在黑暗裏閃灼着冒烟的火把，移動着，彎着腰。

一聲熟識的年輕的聲音，在黑暗中說：

「這是我們的人和地方上的居民在收埋死屍的。整整弄了一天了。」

大家都默然了。

三十

又是太陽。又是海的燦爛的光輝。烟藍的遠山的輪廓。這一切都漸漸的低了下去。……道路蜿蜒着越上越高了。

小小的城市，遠遠的在下邊發着白色，漸漸的消失了。碧藍的海灣，好像用鉛筆似的直直的被那防堤的細線區劃了。留下的喬治亞的汽船，在發着黑色。不能把牠們隨身帶上走，——真是可惜得很。

不過，真是沒有這些，所得的東西也不少了。運着六千砲彈，三萬子彈，精壯的喬治亞的馬，套着油黑的繩索，拉着十六門喬治亞的大砲。喬治亞的馬車上，放着各種各樣的軍需品——野戰電話，帳幕，有刺的鐵絲網，藥品；救護軍在拉着——都是裝得滿滿的。缺少的只有一樣：人糧和馬料。

馬在餓的搖着頭，忍耐的走着。士兵們緊緊的勒着肚子，但是都很高興——每人腰裏都帶二三百子彈，在那騰起的灼熱的白色的塵霧裏，活潑的行進着，行軍慣了的，時時不離的蒼蠅，成群的跟着在飛舞。在燦爛的陽光裏，合着步調，都一齊唱起來：

酒樓的——主——婦——酒少；

啤酒也少蜜也少……

荷車，馬車，兩輪車，轎車，都無窮無盡的亂吼的在亂響。滑滾的小孩子的頭，在紅枕頭間搖擺。沿大路的兩個轉彎中間的捷徑上，成行的拉着那些戴着軍帽，戴着破爛的，荷葉邊的草帽和氈帽，手裏拿着棍子的徒步的人，女人們穿着破裙子，赤着腳。但是已經沒有一個人用樹條趕着家畜了——沒有牛，沒有豬，也沒有家禽，就是狗也不曉得餓着遺失在哪裏了。

長蛇活動着無數的鏈環，無窮無盡的蜿蜒着，重新又從那谷邊，岩邊，山峽邊爬，到柔岩上，向山頂上爬去了，他們要翻過山去，爬下山去，重新到那有人糧和馬料，有自己的人在那等候着的曠野那裏去呢。

拋却了不幸和悲哀，將要飲酒而行樂——

騎士呵，英勇些吧！騎士……

這是在墳墓得來的新唱片。

高不可及的白雲，飛入到蒼藍的天際。

小坑窪下面的香花裝沉沒了，海岸也消失了。海洋成了碧藍的牆壁兀立着，逐漸被那圍着大路
林木的灰塵遮住了。蒼然，灰塵，蒼蠅，沿着道路向森林，荒野的森林，野獸的住所。

傍晚時候，在那不絕如響的軋軋的馬車上叫着：

一輛馬……吃……給吃的……吃！……

憔悴的父親們，臉都累得好像雀子嘔了一般，伸着脖子，用那焦紅的眼睛，望着那越盤越高的
路，馬車馬車很快的移動着赤腳，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回答孩子們的。

越上越高了，森林疏稀起來，終於都留在下面了。荒漠的山岩，巖谷，岩縫，巨大的崩壞，都向
一塊收束了。每一個響聲，馬蹄聲，輪轉聲，各處都發生着回響，不可思議的響起來，把人聲都遮斷
了。不斷的繞過那倒了的馬也走着。

突然，閉着熱落下去了；風從山巔上吹來；一切都發灰了。一下子可變成夜間了。從那黑了的
空裏，傾盆似的注瀉下來。這不是雨，而是亂響着的，使人站不住腳的傾瀉着的水，好像狂暴的旋捲
的水旋風似的，充滿了黑暗。從上邊，從下邊，從旁邊，都傾瀉，洶湧。水順了那纏繞的衣服，順了
那緊貼着的頭髮流下來了。都迷了方向，失了連絡了。人，車，馬，都隔絕了，彷彿在他們中間隔着
洶湧澎湃的空間。也看不見，也不知道周圍都是什麼，是誰。

誰被沖走了？……誰在叫喊了？……但是在這個當兒會有人聲嗎？……水在咆哮着，是風嗎，是漆黑

的狂暴的天空嗎？或者是山崩了嗎……也許是一切的輻重，馬匹，車輪，都被沖走了……

「幫助一下吧！」

「救！命！吧！世界的末日！……」

他們以為是在叫喊的，而事實上這不過是在噓着，微動着蒼白的嘴唇而已。

被急流沖走的馬，把車輪帶到溝裏去了，但是人們好久的都在荒漠的地方的旁邊走，都以為是跟着馬車走的。

孩子們鑽到那濕透了的枕頭和衣服下邊：

「媽媽！……媽媽！……爸爸……」

他們以為自己是在拚命叫喊的，而事實上這不過是滔滔的水在咆哮，看不見的石頭由那看不見的山岩上滾下，風用那活潑聲音在呼吼，像是不絕的澆着一桶一桶的水。

在這個人院裏發號施令的人，突然把這巨幕拉開了，在這幕開以前的時候，在這無際的夜的黑暗裏的一切，都尖銳得難堪的戰慄在藍色的寒戰裏。波狀的遠山，齒狀的懸崖，谷邊，馬耳，在刺目的蔚藍的懸崖，在這瘋狂的戰慄的光線下，更其可怕的是一切死了一般的不動；不動的是空中的斜斜的水注，不動的是飛濺的急流，不動的是舉起欲走的馬腿，不動的是人們的半步，是張着的說了半句話的烏黑的人口，和濕枕頭間的蒼白孩子們的小手。一切都在這沈寂的變化的戰慄中凝然不動。

這個要命的蔚藍的戰慄，繼續了一整夜；可是當那天幕同是出於意外的突然閉上的時候，才覺得不過是一秒鐘而已。

龐大的夜把一切都吞沒了，即時山嶽震動爆裂起來，由地心裏發出巨大的霹靂把這一妖精的成

親！※壓蓋下去了，這聲音在這龐大的夜裏容納不下，崩成圓圓的碎塊，繼續的紛碎着，向四面八方滾去了，越滾越高。充滿了望不見的山谷，森林，溝谷，……人震醒了，孩子們死死的躺着。

輾重，軍隊，大炮，彈藥箱，難民，兩輪車，在這傾瀉的急流裏，在這時刻刻打着的電閃裏，響着的雷聲裏停止了，——再沒有力量了。一切都付諸了瘋狂奔流的，風的，大聲的和難忍的戰慄着的死一般的電光的意志，一切都停止了。流水深至馬膝以上。淫虐的夜簡直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的。

早晨又是燦爛的太陽；空中亮晶晶如洗；蔚藍的山嶽，輕飄欲浮。只有人們是灰暗，憔悴，四陷着眼睛；鼓着最後的力量，幫助馬拉着。馬頭都瘦成乾骨頭了，脊骨歷歷可數的突起着，毛被沖洗得異常清潔。

給郭如鶴報告道：

一郭如鶴同志，三輛大馬車完全帶人沖到溝裏去了。由山上滾下的石頭，把一輛兩輪車擊碎了。兩個人被雷擊死了。第三連的兩個人失蹤了，馬死了幾十匹，一蹶倒的都是。

郭如鶴望着沖洗得乾乾淨淨的大路，望着那巖峻的重疊的山岩說道：

「不停止宿營，不停息的前進。白天夜裏前進。」

「馬是受不了的吧，郭如鶴同志。草料連一點也沒有。在森林裏走的時候……也還可以對付着用

※「妖精的成親」是烏克蘭俗話，如雷雨之前，突然間烏黑起來，雷閃飛舞，這叫作

「妖女在行結婚禮」了。也指一般的陰晦和濕雨。……譯者註。

樹葉銀，可是現在都是光光的岩石。

郭如鶴沉默了一下。

「不停息的前進。要是我們停止——一切的馬都要喪失完的。寫命令吧。」

多麼清潔美麗的山間空氣呵，他們能夠呼吸一下多好呢！那千萬的人衆，却顧不得去呼吸空氣呵；都不作聲的望着自己的腳下，跟了馬車，跟了大砲，在路邊走着，徒步的騎兵，拉了背後的馬羣在走着。

周圍重疊着荒野的不毛的山岩，山縫窄窄的在發黑。等候着的滅亡的無底的深谷。霧氣在荒漠的山谷裏漂浮。

黑暗的山岩，山縫，山谷，都被時時刻刻軋作響的馬車聲，輪轉聲，馬蹄聲，轟轟聲，鐵鳴聲充滿了。千萬次的由各處所起的一切反響，組成了奇異的，絕不沉寂的吼聲，都不作聲的走着，但是，如果誰要大聲的喊叫一聲的時候，反正是一個樣的，人們的聲音會無聲無息的沉沒到拉連數十哩的喧囂的行動裏。

小孩子不哭，也不要麵包了；只在枕頭間擺着那蒼白的小頭。母親們不去安慰。不去撫愛，不去哺乳，瘋狂的望着那颯颯的，無窮的在上邊蠕動的，伸進雲裏去的大路，在跟着馬車走：眼睛是乾枯的。

當馬一停止的時候，那不能抑壓的異常的恐怖，便燃燒起來。大家都獸一般的瘋狂的抓住車輪，用肩抬着，怒氣沖沖的用鞭子抽着，用那非人的聲音叫喊着；但是他們的一切緊張，一切掙扎，都安然而從容的被那千萬次起着反響的，千萬次翻來覆去的，慾壑難填的無數的輪轉聲吞沒了。

馬走了一步，兩步，站不住腳了，倒在地下了，車杠也壓斷了，已經是弄不起來了；馬腿伸直了，牙齒露出來了，生動的光輝，在那紫色的眼睛裏消滅了。

把孩子們弄下來；大一點的，母親瘋狂的打着叫他們走，小的抱到手中，或背在背上。可是如果多的時候……如果多的時候……就把最小的一個或兩個拋到那不動的馬車上就走去，帶着那乾枯的眼睛，連回顧都不回顧的走去了。可是由後邊來的連看都不看的走着，行動着的馬車，慢慢的繞過這不動的馬車，活的馬繞過這死的馬，活的小孩子繞過這些死的小孩子走着，那不沉寂的千萬次反響着的無數的馬車的軋軋聲，平心靜氣的把這慘景吞沒了。

抱着孩子，走了好多哩地的母親，就蹣跚起來了。兩腳掂不動了，周圍的大路，馬車，由岩都浮動着。

「不……我不走了。」

坐在大路旁邊的碎石堆上，望着，搖着自己的孩子，無窮無盡的馬車在面前走過去。

小孩子張開那乾枯的發黑了的小口，淡青的眼睛，凝然不動的望着。

她絕望的：

「奶沒有了，我的心，我的親人，我的小孩。」

她瘋狂的吻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最後的歡快。然而眼睛是乾枯的。

發黑了的小嘴，凝然不動；乳色的眼睛，不動一動的在瞪着。她把這可愛的，無助的，冷下去的小口，緊貼在胸口上。

「我的女兒，我的親愛的，你不再受罪了，不再受着罪去等死了。」

手裏是漸漸冷下去的小小的身體。

揀着碎石頭，把自己的小寶貝放在裏邊，由脖子上卸下了帶的十字架，將用汗浸透了的紐帶，套在那沉重的冰冷的小頭上，埋起來，祈禱着，無窮無盡的祈禱着。（註二一）

旁邊連看都不看的儘管在走着，走着。馬車在川流不息的行動，千萬的聲音，千萬的飢餓的回響，在這飢餓的荒岩間譁然的響着。

在遙遠的前邊，在先頭部隊裏，走着徒步的騎兵，用力拉着在背後勉強行動的馬韁繩，馬耳朵好像狗一般的垂下來了。

熱起來了。大群的蒼蠅，在雷雨交加的時候，一個都不見了，——都合適的時候到底下去了，現在都跟雲一般的飄飛着。

「喂，弟兄們！爲什麼你們都覺得好像偷喫了人家肉餡的貓一樣，把尾巴放下來呢？唱一曲吧……」

沒有一個人答應。都依然疲憊的慢慢的走着，拉着背後的馬。

「唉哈，你媽媽的！把留聲機上起來，讓牠唱一曲也好……」

自己把軍需進裝留聲機的口袋裏，隨手拿出一個唱片來，按字母辨認着：

「布……布布……布……衣……布衣……木木，比木，……布布……奧——比木——勃木……這

是什麼玩意兒？……可……爾爾爾……可爾……奧……恩……可樂翁……唱哈哈大笑的小丑呵……好

趣了！唔，唱一回吧。」

他把那綁在馬鞍上的留聲機上緊，嵌上片子，放起來。

突然間，面上現出不可造作的驚愕，後來眼睛都收成一道縫了，嘴都裂到耳朵上去了，牙齒都閃出了，他發出了一陣帶傳染性的哈哈大笑。驚愕的大笑，替代了那留聲機的喇叭筒裏的歌聲轉起了，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有時這一個人笑，有時那一個人笑，有時兩個人一齊笑。用那超出意料之外的非常尖細的聲音哈哈大笑。好像膽皮小孩子似的笑着，有時好像牛似的笑着。周圍都哈哈大笑起來，都大笑着，喘着氣，揮着手，好像得神經病的女人似的大笑着，笑得肚子都去破裂了，瘋狂的笑得好像止都止不住了。

周圍走着的騎兵，穿着那奇怪的，好像瘋了似的用各種的調子哈哈大笑的喇叭筒，也都微笑起來了，笑聲由行列裏傳起了；後來都忍不住了，於是他們自己就都用那喇叭裏大笑的聲調笑了起來，笑聲擴大了，由行列裏流傳着，越傳越遠了。

笑聲傳到慢慢走着的步兵跟前了，那裏也都笑起來了，自己也不知道笑什麼——在這兒聽不見留聲機，這是被前邊的哈哈的笑聲惹起來的。連這個大笑也不可遏止的滾到後方去了。

「爲什麼他柯都拚命的大笑着？中什麼邪魔了？……於是自己也都搖着頭，揮着手，開始哈哈大笑起來。」

「他的爹老子尼巴長到鼻孔裏了……」

走着，全部的步兵哈哈大笑着，輜重隊大笑着，雜兵大笑着，母親們的跟裏含着瘋狂的恐怖大笑着，在那險岩的中間，經過那不止息的飢餓的輪轉聲裏，拉連十五哩長的人們都大笑着。

當這哈哈大笑聲，傳到郭如德跟前的時候，他臉色都變白了，後來又變黃了，黃得好像製過的做短衣的皮子一般，這是，他在行軍裏第一次臉色變白了。

「什麼一回事？」

副官抑制着他惹起的大笑說：

「誰知道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大概是發瘋了。我現在去打聽一下。」

郭如鶴從他手裏奪過馬鞭和韁繩來，拙笨的上了馬，就拚命用鞭子照馬脊上抽。瘦馬垂着耳朵，慢慢的在走着，可是馬鞭把皮子都抽破了。牠勉強的小跑着，周圍滾着哈哈的笑聲。

郭如鶴覺得自己的雙頰都緊張起來了，他咬着牙，最後，他到了那哈哈大笑的前鋒跟前了。很的罵了一頓，用鞭子把留聲機抽壞了。

「都別作聲！」

被打壞了的留聲機片，叫着就沉寂起來了。這沉寂流傳到行列裏，把笑聲消滅了。於是那癡狂的，無邊無際的，反響着千萬的軋聲，裂聲，轟聲都起來了。飢荒的山谷的烏黑的峭岩的巉狀，由旁邊向後退去了。

一個人說道：

「山頂呵！」

大路由折了一下，就盤旋着走下去了。

「他們幾個人？」

「五個人。」

寂寥的，昏黑的湧現着森林，天空，遠山。

「在一起嗎？」

「在一起嗎……」

滿臉流汗的擔任騎兵偵探的古班人，話還沒有說完，突然被馬一擺，頭就溜到馬鬃跟前了，——滿肚子上汗淋淋的馬，怒氣沖沖的要驅逐蒼蠅，擺着頭，極力要從他手裏把韁繩掙脫去。

郭如鶴同車夫和副官，坐在馬車裏，他們暗紅的臉，好像正由書堂出來似的，好像已經煮過似的。周圍沒有人。

「離大路很遠嗎？」

古班人用馬鞭向左邊一指：

「大約有十哩或十五哩遠，在小森林那邊。」

「從大路上到那裏去有出路嗎？」

「有。」

「沒有見到哥薩克嗎？」

「沒有。我們的人往前邊走了二十多哩，連哥薩克的氣都沒有。田莊上的人說哥薩克人在三十哩以外的，在那面挖戰壕的。」

郭如鶴在那突然鎮定了的發黃的臉上，抖動着筋肉，彷彿他的臉在這以前不會有過好像煮過的肉

色一般。

一叫先頭部隊停止前進，轉向曲路上走，讓各國，一切的難民，輜重，都由他們跟前通過去。一古班人微微的把身子向前一欠，不要使他把這當成違犯軍紀似的，謹慎小心的說：

「誰的辮子很大……馬會死的……天氣熱……都沒有喫東西。」

郭如鶴的小小的眼睛，凝視着暑熱的遠處，成了灰色的了……三日夜……面孔都凹陷了，飢荒的光芒在眼裏閃爍。三日夜沒有喫東西了。由走過了，但是應當拚全力走出這荒野的小丘，走到大村裏叫人喫一喫，把馬喂一喂。應當快忙的趕去，不要哥薩克人在前邊做障地。連一分鐘也不能虛擲的，不能不趕快由這十里，十五哩的曲路上去的。

他向那面飢餓和暑熱而黑瘦了的青年古班人的臉上望了一眼。眼睛放着鋼一般的光芒，話好像由牙縫裏擠出來似的說：

「叫軍隊折到曲路上走，由跟前通過去。」

「是！」

把頭上的圓圓的汗濕了的皮帽子戴好，用鞭子抽着那沒犯錯的馬，於是牠一下子就高興起來了，彷彿沒有那難忍的暑熱，沒有那大群的臺蟲和蒼蠅似的跳舞着轉過了頭，快快活活向大路上跑去了。可是大路沒有了，有的是無窮無盡的灰白塵霧的旋渦，這旋渦騰起來，比樹梢還高，望不見邊際，在後邊往山裏拉連着。在這旋捲的塵霧裏，覺得有萬千的飢餓的人們在行進。

郭如鶴的車子，灼熱得連木頭部分都不能用手摸的在走着，不能忍受的暑熱，抖擻着跟着牠在週旋。坐位後邊灼熱的機關槍在瞭望。

古班人馳進那望不見的波動的蒸騰的塵霧裏去了。什麼也辦不出來，但能聽見——疲憊的，濕熱的，凌亂的部隊，騎兵，軋軋響着的輜重。晒黑了的臉，黑黑的閃着汗滴的光輝。

沒有人語，也沒有笑聲，——有的是沉重的和一切在一齊流動的沉默。而在這裏，在這暑氣充溢的沉鬱裏，依然是那些疲憊的，煮軟了似的，凌亂的腳步，馬蹄聲，車軸聲。

馬無力的垂下耳朵，在垂頭喪氣的走着。

孩子們縮頭，在馬車上亂擺，暗暗的閃着那露出的牙齒。

「喝——喝……喝……喝……」

令人窒息的，白茫茫的，籠罩一切的塵霧在浮動。部隊，騎兵，軋軋響着的輜重，望不見的在裏面進行。也許這不是暑熱，也許不是浮動的白茫茫的塵霧，而是滿注着的絕望，沒有希望，沒有意思，有的只是不可免的死滅。當他們走進那一面是山，一面是海的狹隘的洞裏的時候，那時時刻刻像一般的緊鎖着的，時時刻刻潛隱着同他們一起行動着的東西——現在威風凜凜的轟然一聲終結了：飢餓的，赤足的，疲憊的人穿着襤褸，太陽在蒸騰着。可是在前邊懸壑難填的等待着的是飽食的，準備好了的，挖好了戰壕的哥薩克的團和兇殘的將軍。

古班人在這波動的軋軋響着的令人窒息的塵霧裏，只能按着賊聲去分辨那一部分在那裏。

灰色的塵霧有時破裂了。於是在這明空裏望見那波紋似的抖顫的山嶺的輪廓，發黑的森林，蔚藍的青天，太陽在狂亂的閃視着士兵的焦灼的面孔。於是又慢慢的行動着，一切都被凌亂的足音，錯雜的蹄聲，軋軋的輜重的音樂和絕望遮掩了。在路邊上，在這浮動的塵霧裏，模糊的望見那些坐着或躺倒的沒有力量的人們，頭向後仰着，張開的乾枯的口，發着黑色，蒼蠅在飛舞。

古班人在人馬叢中擁擠着，走到先頭部隊跟前了，由馬鞍上微微的欠着身子，同長官講了話，那長官把眉頭一皺，望着那些模糊的現出來而又消失了的走着的士兵們，站住用別人的，不像自己的沙沙的聲音指揮道：

「團，停止！……」

令人窒息的塵霧，好像繃緊似的，即刻把他的話吞沒了，可是實際上應該聽到的地方都聽到了，話聲越傳越遠，越傳越弱下去了，各種的聲音，都噤了起來：

「營，停止……連……停止！」

遠遠的微微的差可聽辨的聲音消失了：

「……停止……」

轟然的足音，在先頭部隊裏沉寂了，行動的停止，慢慢的傳下去了，在這停止了灼熱的塵霧裏，霎時間不但呈現着沉默，而且呈現着寂靜，無續的，疲憊的，酷暑的，偉大的寂。後來，突然間被無數的擤鼻的聲音充滿了……咳嗽着，往外吐着落到嗓子裏的灰塵；譏罵着；用樹葉捲着乾草末當烟吸。慢慢的落下去的灰塵，開出了人面，馬臉，車輛。

坐在路邊，坐在路邊的溝沿上，把槍枝夾到兩膝中間。有些不動一動的直挺挺的在那如火如荼的烈日下仰臥着。

馬在無力的站着，垂着頭，連那大群的貼在身上的蒼蠅也都不去驅逐了。

「起——來……喂，起——來……」

沒有一個人動，沒有人起來：滿充着人，馬，車輛的道路，也同樣的不動。彷彿沒有力量可以把

這注滿了暑熱的一大堆石頭似的人們弄起來一般。

「起來……媽媽的……臭東西！」

好像被宣告了死刑的人一般，一個兩個的起來了，不站隊，也不待命令，把那沉重的步鎗背到肩
上，用那紅腫的眼睛望着，凌亂的走去了。

山路上，由路旁，由斜坡上散亂的走着。馬車在軋軋的響着，無數的蒼蠅的大群在亂舞。

灰白的高山，閃光的眼白。在那嚴威的太陽下，都用牛蒡葉，樹枝，稻草，編起來帶到頭上，
當作帽子。蓬鬆的發黑的赤腳在走着。有的好像黑人一樣，赤裸裸的身體發着黑色，只有那絲絲的襪
襪，在那見不得人的地方，好像穗子似的在擺動着。乾枯的筋肉，消瘦的在黑皮膚下突起着，走着，
仰着頭，肩，並肩步槍，窸窣着眼睛，張着乾透了的口。蓬亂，襤褸，發黑，赤裸，蠱騷，流民群
呵，跟着他們的暑熱，飢餓和絕望。白茫茫的塵霧，懶洋洋的，疲憊的又揚起了。無窮無盡的蜿蜒
的道路，一直由深山裏向曠野爬去了。

忽然間出其不意的，奇怪的：

「向左轉！」

於是，每次當得到新的部隊的時候，帶着迷惑的神情聽到：

「向左……左……左……」

起初都很奇怪，後來都與致勃勃的成群的折向村道上去了。牠是用燈石鋪的，沒有灰塵，於是就
望見部隊如刺急便的轉彎，騎兵在走下來，轎車，兩輪車，軋軋的響着在搖擺着。遠景，森林，蔚藍
的山巒，都顯露出來了。瘋狂的太陽，依然是痙攣而炎熱的曝射着。黑魃魃的大群的蒼蠅也轉彎了。

慢慢落下去的灰塵和令人窒息的沈默，留在大路上了，而村道因那人語，叫喚，笑聲復活起來了。

「把我們往那帶呢？」

「或許是把我們往森林裏帶的，多少要把嗓子潤一潤，都乾透了。」

「你這笨傢伙！……在樹林裏舖好了被褥，等你去督服呢。」

「還綉的有點心呢。」

「帶牛奶的……」

「帶酸乳皮的……」

「帶蜂蜜的……」

「還有冰涼的西瓜呢……」

那位很高的，瘦得骨頭都顯出來的人，穿着汗濕的，破了的燕尾服，骯髒的花邊的殘襪在擺動着，由那裏什麼東西都露出來了，——惡狠狠的吐了一口粘粘的唾沫：

「別說了吧，你們這些狗東西……別作聲吧！……」

惡狠狠的把皮帶緊緊的勒了一下，把肚子一直擠到骨骨下面了；惡狠狠的把沉重的步槍，由這肩上換到那肩上。

笑聲把那稠密的飛舞的大群蒼蠅都震動了。

「奧巴納斯，爲什麼你光知道把屁股蓋起來，前邊什麼東西都叫露着呢。把破布片從屁股上往前邊挪一挪，不然的時候，村裏的女人們不給你點心喫呢，——看見你把臉都要扭過去了。」

「呵——呵——……哈——哈——哈……」

「弟兄們，的確的，一定是休息了。」

「這裏什麼村鎮也沒有，我曉得的。」

「胡扯什麼呢。那不是由大路上通來的電桿嗎。這不是通到村鎮，是通到那里的呢。」

「喂，騎兵呵，你們白喫麵包的嗎，唱一歇吧。」

由馬身上，由馬鞍綁着的留聲機上帶着，沙沙的聲音響起來了：

你——往——何——處——響——響——響——去……

嗶……嗶……春……

這聲音由那暑熱中間，由那黑魘魘蠕動大群蒼蠅中間，由那疲憊的，但是快快活活走着的，被汗和白衣蓋着的襁褓的飢餓的人們中間轉過去了，太陽在冷酷無情的曝射着。勉強移動着的腿，好像用熟鉛灌注了一般，誰用那柔和的高音唱起來了：

女——主——人——曉——得——一——清——二——楚……

於是中斷了。嗓子乾透了。別人的也是這樣熱暈了的嗓子接着唱道。

你——想——什麼，莫斯科人，

只——等——着——大——鼓。

好——似——那……

發黑的面孔都快活起來了，於是到處雖然是沙沙的聲音，但是都一齊的用細嗓子，粗嗓子，接着唱起來了。

等着了——大——鼓——以後，——

「上帝呵，祝你光榮。」

於是向莫斯科人說：

「凝乳——點心。」

莫斯科人就跳了起來，

不暇——等——待：

「凝乳——點心，凝乳——點心。」

於是——是——由——小——處裏跑出……

於是凌亂的、錯雜的沙沙的聲音，在人群的頂上漂蕩着：

「凝乳——點心，凝乳——點心。」

往那去了，往那去了……我的黃金的春日……

「喂，瞧吧：我們的頭目！」

大家都走着，扭着頭看見：是的，是他，依然是這樣的：不大的，短粗的，蘑菇似的，戴着荷葉邊的翹體的草帽。穿着，穿着他們，長着好多寒毛的胸脯，由破爛的圍領襯衫裏露出來。絲絲的襪襪下垂着，由於裏面顯出滿是傷痕的腿來。

「弟兄們，我們的頭目活像強盜：如果要在森林裏碰見他——真要嚇跑工的。」

帶着疼愛的神情，都笑着發笑。

他由自己眼前放過那凌亂的，懶洋洋的，慢慢在喧嚷着的人群，他那鐵臉上變藍了的一副小小的眼睛，射着銳利的光芒。

「是的……鳥合之衆呵，強盜的鳥合之衆呵，」郭如鶴想道，「碰見哥薩克，一切都完了……鳥合之衆呵！……」

「你往……何……處……往……何……處……去……了……囉……囉……」

「……凝乳……點心！……凝乳……點心！……」

「什麼一回事！……什麼一回事？……」這聲音在人群裏傳下去了，把「往何處，往何處……」和「凝乳點心……」這些聲音都遮住了。

充滿聲音的墳墓般的沈默在統治着，一切頭都轉過來了，一切眼睛都往一個方向看去了，都向那電桿好像照着一條線排列似的方向看去了，電桿越遠越小了，在那抖戰着的暑熱裏，好像鉛筆似的消失了。在最近的四根電桿上，凝然不動的吊着四個黑魁魁的裸體人。黑魁魁的大群的蒼蠅飛了起來。垂着頭，彷彿用他們那年輕的下巴，緊壓住吊着他們的繩結似的；露着牙；張着被啄去眼睛的深洞。由被啄開，被刺破了的肚子裏，流出粘粘的綠熒熒的內臟來。太陽在蒸晒着。被探條抽破的皮膚裂開着。烏鴉都飛起了，落到電桿的頂端，偏着頭，向下面窺望。

四個人，可是第五個呢？……在第五根電桿上是吊着一個被割了乳頭的，赤裸的，發黑的姑娘。

「團，停止！……」

釘在第一根電桿上的紙片，在發着白色。

「營，停止……連，停……止……」

這樣的順着部隊傳下去消失了。

無聲的，令人欲嘔的臭氣，由這五個人跟前飄來。

郭如鶴把那荷葉邊的破帽子脫下了。於是凡戴了帽子的人都把帽子脫下了。沒有帽子的人，都把蓋在頭上的稻草，草葉，樹枝等取了下來。

太陽在蒸晒着。

臭氣，令人欲嘔的臭氣。

「同志，拿到這裏來。」

副官把電桿上的死人旁邊的發白的紙，揭下來給他了。郭如鶴咬着牙，話從牙縫裏擠了出來：

「同志們，」指着那在陽光下眩耀人目的白紙，「這是將軍給你們的，」卜克洛夫斯基將軍寫着：「如果發現誰要和布爾塞維克稍微有一點關係時，就同馬戈卜工廠（註二二）這五個死人一樣，處以同樣嚴酷的死刑。」——牙關緊閉起來。稍微沈默了一下，補充道：「這是你們的弟兄們和……姊妹。」

於是又緊閉起來，說不出話，——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千萬隻炯炯的眼睛在注視。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心臟在抖動。

黑滴由眼窩裏往外滴着。飄蕩着臭氣。

響着的暑熱和大批蒼蠅的嗡嗡聲，都消失在沉寂裏了。只有墳墓般的沉默和難聞的臭氣。滴着黑滴。

「立——正……開步走……」

沉重的足音，突然把靜寂衝破了，充滿着暑熱，齊整的合拍的彷彿一個巨大的人，舉着那不可思議的沈重的脚步在走着，一個巨大的，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心臟在跳動着。

走着。不知不覺的把那沈重的腳步加快了，越走腳步越大起來了。太陽瘋狂的曝射着。

在第一排的右翼一個黑鬍子的人，踉蹌了一下，把槍落在地下，翻倒了。面孔漲紅了，血管在頸脖子上突起着，眼睛通紅的，翻得好像肉塊一般。太陽在狂暴的曝射着。

沒有一個人躊躇，沒有一個人停止，——更其調步的走着，更其匆忙的走着，用那光芒四射的眼睛，凝視着前方，凝視着暑氣抖擻的遠處在急走。

「救護兵！」

兩輪車走到跟前了，抬起來，放下了，——中了太陽毒死的。

說了一會，又倒了一個，後來兩個。

「兩輪車！」

口令；

「戴上帽子」

有帽子的都把帽子戴上了。沒有帽子的就走着抓一把乾草挽在頭頂上。有的由自己身上撕着那汗透的浸着灰塵的襪子，脫了褲子，撕成碎片，好像女人們包頭巾似的蓋到頭上，抬着赤腿，大聲的，沈重的，闊步的走着，吞嚥着腳下退去的大路。

郭如鶴坐在車裏，想起上先頭部隊去。車夫的眼睛好像螃蟹一般的突着，抽着馬，鞭子一過，馬屁股上就留下汗濕的印痕，渾身是汗的馬在跑着，但無論如何總趕不上，——沈重的部隊越走越快了，越走腳步越大了。

「他們怎麼了呢，發瘋了嗎？……好像兔子似的飛跑着……」

於是又照那困憊的馬身上抽打着。

「好呵，弟兄們，好呵……」於是由突出的額下的眼睛望着，而眼睛是藍色的鋼一般，「這樣一晝夜可以跑七十哩……」

他下了草，走着，怕落後了，於是用力走，消失在飛快的，無極的沈重的行進着的部隊裏了。荒蕪的，孤零的電桿都遠留在後方了。先頭部隊向右轉彎了。當入到曠野的大路上的時候，那令人窒息的塵霧又不可避免的包圍起來了。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那沈重的，齊整的，合拍的足音，充滿着飛快的向前滾着的，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波動的塵霧。

一部分跟着，一部分走到那留在後邊的电桿跟前的時候就停住了。

墳墓般的寂靜，好像濃霧般的浮來，消滅了聲響。官長讀着將軍的佈告。千萬隻炯炯的目光注視着，跳動着一個心臟，跳動着一個看不見的巨大的心臟。

五個人依然不動的吊在那兒。繩結下邊發黑了肉，剝落下去了，露着白骨。

烏鴉落到電桿頂上，歪着光亮的眼睛，向下面窺望，腐爛了的肉，發着令人欲嘔的濃重的臭氣。後來更其迅速的發着那齊整的脚步聲，不知不覺的，沒有命令，漸漸的，那沈重而擁擠的部隊裏，齊整起來了。都走着，忘記了是光着頭的，都望不見那好像綠着線似的走去的電桿，也望不見那極短的正午的黑影，只把炯炯的密縫着的眼睛，釘着極遠的暑熱的抖顫。

口令：

「帽子戴上！……」

沈重的整齊的行列，更其迅速的，更其闊步的走着，向右折轉，上了大路了，塵霧吞噬了一切，

她抓住雷桿，抱着那冰冷的腿，用自己的年輕的蓬鬆的頭髮緊貼着。

有力的手勉強把她從雷桿上拉開，拉到馬車跟前。她好像蛇一般的蠕脫出去，又撲去，抱住，於是又好像那閃灼的天空似的，驚懼的，瘋狂的大叫起來：

「你們的媽媽在那裏？你們的姊妹在那裏？……難道你們不想活了嗎？……你們的明晃晃的眼睛弄到那裏去了，你們的力量到那裏去了，你們那溫和的話到那裏去了？……唉，可憐的！唉，可憐的！……誰也不來哭你們，誰也不來傷痛你們……誰也不爲你們流眼淚……」

又把她抓過來，她又溜脫了去，又瘋狂的夜一般的撲去了：

「他們幹嗎呢！……把兒子都喫了。把史節潘喫了，把你們也喫了，把一切都一下子喫掉了，連血帶肉都喫掉了，喫吧，把人的骨頭，眼睛，腦子都喫得一肚子，喫噎了你……」

「噯！……走吧……」

馬車不停的輒輒響着前去了。她的馬車也走過去了。別的人把她拉來，她掙脫了，於是不是叫喊，而是黑暗，是瘋狂的夜又撲着咆哮起來。

只有後衛出陣的時候，用武力把她捉住。騎到最後的一輛馬車上，走了。
寂無人跡，屍臭在深蕩着。

哥薩克在由山裏通到村鎮的路口上，貪心的等待着。自從那暴動的野火，在全古班流域燃起了以後，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到處見了哥薩克的兵團，見了志願軍的軍官隊，見了「喀傑特」就都退却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夠支持，固守，都不能夠抵擋將軍們的兇猛的攻擊。——於是一個城跟着一個城的，一個村鎮跟着一個村鎮的都放棄了。

當暴動初起的時候，一部分布爾塞維克的軍隊，由暴動者的鐵的重圍裏衝出來，同千萬的難民，同千萬輛馬車，好像洶湧的巨大的流民群似的，由那山和海中間夾着的窄路上跑走了。他們跑得快的使哥薩克們趕都趕不上，可是現在，哥薩克的兵團却正臥在這兒等候着了。（註二三）

哥薩克得到了消息，說匪徒由山裏好像奔流似的流過來，隨身帶着無數的搶掠的財富——金子，寶石，衣服，留聲機，無數的武器，軍用品；但是都穿着襤褸的衣服，赤着腳，不戴帽子走着，——大概是流蕩性成，過慣了那無家無家的生活的。哥薩克自將軍以至士兵，都忍不住的在垂涎，——一切，一切的財富，一切的寶物，一切都不可制止的已向他們手裏流過來。

德尼金將軍委任卜克洛夫斯基將軍在葉加德林諾爾招編部隊，用這招編的部隊，去包圍由山裏下來的匪徒，而且要連一個活的都不讓他逃走。卜將軍編成的一軍人，軍裝非常齊全，沿着白河把道路截斷，白河是因爲由山裏飛濺下來的雪白的濺沫的緣故。一部分部隊便派到前方迎戰去了。

哥薩克們英勇的歪戴着毛皮帽子，騎了那擺頭的，要想飛馳的，喫得飽騰騰的良馬在走着。彫花的武器在作響，在太陽下閃着光輝，束着腰帶的切爾克斯裝在齊整的飄動着，毛皮帽子上的飄帶，在發着白光。

唱着歌走過了村鎮，哥薩克的女人們給自己的兵士們送着喫食，老頭子們往外運着酒樽。

「這是一個布爾索維克也罷，你拉來叫我們一看，就是看他們一眼也好，由山裏來的新土匪。」

「要把他們弄來的，你們預備絞首架吧。」

哥薩克會英勇的噴消，也會英勇的殺人。

龐大的塵霧，遠遠的已茫茫的騰起了。

「呵哈，這不是他們！」

這不是他們！被爛的，黑魆魆的，穿着絲絲的襪襪，拿稻草和草葉在頭上當帽子的。

把皮帽子好好一戴，把光亮的，霎時間響着的馬刀抽出來，身子向鞍前一欠，哥薩克的馬就飛馳

上去了，飛得風都在耳邊發嘯。

「呵，殺呀！……！」

「烏——啦——啦——啦——！」

在一兩分鐘之間，發生了奇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哥薩克襲來了，被打倒了，哥薩克隨着那被砍破了的毛皮帽子，隨着那被砍斷的頸脖，都開始由瘋狂的馬上滾下來，或者有時連人帶馬都被刺刀刺死了。把馬一勒回頭，把身子伏到馬身上，使人看不見的就飛馳去了，耳邊的風嘯得更其利害了，槍聲的子彈，由馬身上把他們擊落下來。該咒詛的赤腳隊，成二哩，三哩，五哩，十哩的追趕着——惟一的救星：就是他們的馬匹都是疲憊的。

哥薩克由村鎮裏跑過去了，而那些衝入到村鎮裏了，奪獲着有力的馬，斬斷着還沒有被他們由馬房裏帶走的馬繮，於是又追擊起來了，於是好多帶着白鬚帶的哥薩克的毛皮帽子，在曠野裏滾起來

了，於是緊緊的用飾着烏銀的腰帶束着的好多切爾克斯裝，在那發藍的丘嶺上，在那收穫過的發黃的田地裏，在那小森林裏，黑黑的陳列起來了。

哥薩克們一直等到風在森林裏自己的背後吹着的時候，才算逃脫了敵人的追擊。

可是從由上下去的赤足的，健健的匪徒，終必力去追趕着自己的騎兵連。大砲轟擊起來了，機關槍也掃射起來了。

郭如鶴不想在白天把自己的兵力展開來：知道敵人有很大的優勢，不暴露自己的兵數，等待着天黑。天黑了的時候，同白天一樣的事情就發生了：不是人，而不是惡魔向哥薩克猛攻起來了。哥薩克吹他們，刺他們，用機關槍成堆的把他們掃倒，可是哥薩克也慢慢少起來了，他們的大砲閃着那長條的火光，慢慢的弱下去了，機關槍的射擊聲也稀少起來了，已經聽不見步槍的射擊了。哥薩克都躺倒了。於是都支持不住了，潰退了。可是黑夜也不能救他們：哥薩克們在槍刺和馬刀下，都成堆的倒下去了。那時都拋棄了大砲，機關槍，砲彈，和飛五散的各自逃去了，在黑夜中往森林裏，往山谷裏亂跑了，都不曉得是什麼惡魔的力量向他們攻來的。

當太陽光線長長的由曠野的丘岡後邊伸出來的時候，在那無邊無際的曠野裏，躺着一堆的哥薩克：沒有受傷的，也沒有俘虜，都一動不動的躺在那裏了。

X

X

X

在後方，在輜重隊裏，在雞民間，烽火在冒着烟，鍋裏煮着東西，馬在喫着草料。砲火遠遠的在發射，誰也不去注意了，——都聽慣了。只在砲火息了的時候，由火線上回來的人——或傳達命令的騎傳，或管馬糧的，或偷偷的回來看家屬的士兵。於是帶着烏正的疲憊面容的女人們，由四面八方向

他跑來了，都抓住馬鐙，拉住馬繮繩：

『我的怎麼樣了？』

『我的呢？』

『活着的沒有？』

帶着祈求的，充滿着恐怖和希望的眼睛追問着。

可是他在小跑着，輕輕的揚着鞭子，碰着這個那個就答道：

『活着的……活着的……受傷了……受傷了……陣亡了，立刻就還回來了……』

他過去了，可是旁邊有的很活快的，心裏很輕鬆的祈禱着，有的大聲哭着，有的呵哈一聲就倒在地下昏過去了，於是就用水噴着他。

受傷的人還回來了，——母親們，妻子們，姊妹們，未婚妻們，鄰居們，都去看護着。陣亡的人運回來了——都在他們跟前捶胸痛哭着，好遠的都聽見那永不復還的眼淚，號泣，哀慟。

騎兵們已經去叫神甫去了。

『沒有十字架，沒有香，好像埋畜牲的一樣。』

可是神甫推辭着不來，說他頭痛。

『呵……呵，頭痛……不想去嗎……只要你的屁股不怕挨。

一下子，兩下子，用馬鞭子抽起來了，——神甫好像發傷了一般的跳起來，手忙腳亂起來了。吩咐給他穿沙迦。頭巾領子裏鑽出來，穿上那繡着白金線的黑僧袍，——下邊好像箍桶箍似的，——束着同樣的黑僧帶，頭髮由僧袍下拉出來。吩咐帶着十字架，香爐，香。

把助祭的和寺男都趕來了。助祭的是一個大胖子，也渾身穿着喪服；繡着金線的黑僧袍，臉是通紅的。寺男是一個瘦子。

祭禮完畢了。把他們三個人趕着。馬徐徐的跑着。神甫，助祭的和寺男，都慌忙的跑着。馬在擺着頭，騎兵在揚着鞭子。

在轎重那邊，在花園旁邊的墳院裏，已經聚了好多人。在望着。看見：

「瞧吧，把神甫趕來了。」

女人們在祈禱着：

「呵，謝天謝地，應當這樣埋葬呢。」

士兵們：

「瞧，把助祭的和寺男都趕來了。」

「助祭的實在魁偉得很：肚子好像豬一樣。」

他們慌忙的跑來了，喘着氣，汗在流着。寺男用那忙快的手，焚着香。死人一動也不動的叉了手躺着。

「上帝祝福……」

助祭的疲困的輕輕的唱着：寺男發着鼻音，很快的微弱的哼道：

聖主呵，結實的聖主，永久的聖……

微藍的縷縷的香霧，在縷繞着。女人們掩着口在嗚咽。士兵們帶着黑瘦的面孔，嚴肅的站着，他們聽不見那疲憊的神甫的聲音。

沒戴帽子，騎在很高的一匹栗色馬上，剛才趕着神甫的古班人，輕輕把馬一動——牠向前走了一點；他帶着信心的向神甫彎着腰，用全墳院上都聽到的低聲說：

「你媽的，你要是再像沒有喂飽的豬一樣，就要扒你的皮……」

神甫，助祭的和寺男，喪魂失魄的斜着眼睛，向他瞟了一下。於是助祭的即刻就用那驚天動地的大聲念起來了，——全墳院上的烏鴉都驚飛了；神甫用次中音唱起來了，寺男用腳尖站着，翻着眼睛，發着細聲——在耳孔裏都鳴起來。

同聖主安寧……

古班人把馬拉轉到後邊了，一動不動的騎着馬，好像彫像一般，意態黯然的皺着眉頭。大家都祈禱着，鞠着躬。

當埋葬的時候，放了三次排槍，女人們擤着鼻涕，拭着腫了的眼睛說：

「神甫做得好極了——虔心敬意的。」

三十三

夜把闊大的曠野和丘崗，把終日在地平線盡處發着藍色的該咒詛的山巒，把在敵人那面的村鎮都吞沒了，——那兒連一點火光也沒有，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彷彿牠都沒有了。連狗都被白天的大砲嚇

得不作聲了。只有河流聲在濺濺的發響。

整天的大砲，在現在望不見的河那邊，在蒼茫的哥薩克的戰場那邊，影撼天地地在轟鳴。他們不惜砲彈的發射着。無數的刺球在曠野上，在花園上，在山谷上爆炸開來。由這面零星的，疲倦的，懶理的回着砲。

「呵——呵——呵——」哥薩克的砲手幸災樂禍的說，「可把他們打光了……」拉開砲，裝上砲彈，於是砲彈又響起來了。

對他們是顯而易見的；在那方面是損失完了，薄弱了，已經不回砲了。在傍晚以前的時候，赤腳隊由河那邊進攻了一回，就迎頭給他們痛擊了一下；他們的散兵線就四零五散了，到處都臥倒了。可惜是夜間，不再再給他們一傢伙。呵，反正早晨會來的。

河流在濺濺的發響，水聲充滿着黑暗的全領域。郭如鶴很心滿意足，小小的眼睛，灰鋼似的放着那細細的光芒。心滿意足的是：軍隊在他手裏好像順從的得心應手的樂器一般。這不是他傍晚以前的時候，派了散兵線，叫怯懦的伴攻了一下就臥倒了？可是現在，在夜裏，在天搖地動的黑暗裏，他們去視察了一下，——一切都在原地方，一切都在河岸邊，可是在六一秒任一高的懸岸下，濺濺的水聲在亂響；河聲在亂響，令人回想起這一切在開始的時候那濺濺的河流和黑夜。

個個士兵們都在黑暗裏爬着，摸索着，測量着懸岸。

伏在地下的一團人們，每個士兵都考查了，知道了他自己的地勢。都不像羊似的等長官吩咐他們到那去和怎麼作。

山裏下雨了；白天的時候，河水湧着浮沫在奔流，可是現在只濺濺的作響。士兵們都知道的——

都已經機率的測量過了——河水現在有兩三個「阿耳慎」深，有些地方得浮呢，——不要緊，就是浮也可以的。在天還未黑的時候，每一個士兵都躺在凹地裏，躺在坑裏，躺在灌木叢裏，躺在不絕的爆裂着的開花彈下的深草裏，都審查了自己的，審查了自己擔任攻擊的河那面的戰壕的一段。

左邊有兩架箱，一架是鐵的，一架是木的；現在都看不見了。哥薩克在那裏安置着砲兵連和機關槍，——這些也都看不見了。

騎兵團和步兵團按着郭如鶴的命令，在充滿着河流聲的黑夜裏，不動一動的站在橋對面。

黑夜無星的，無聲的，無動靜的慢慢的流去了，只有那望不見的奔流的水聲，單調的充滿了牠的寂寥的廣大。

哥薩克坐在戰壕裏，槍不放下的在聽着奔流的水聲，雖然他們知道赤腳隊夜裏是不會渡河的，白天他們是很領過教了，——可是在等着。黑夜慢慢的浮着。

好像貓似的，士兵們伏在階岸的邊上，在黑暗裏垂着頭，同哥薩克一樣，在聽着奔流的水聲，等待着。他們所等待的東西，彷彿永久不會來的，可是開始了；晨曦好像暗示一般，慢慢的，艱難的開始產生了。

什麼也還是不見——無論色，線，輪廓都看不見，可是去暗稀薄起來了，開始發亮了。黎明前的警戒鬆懈起來了。

一種捉摸不清的東西，在左邊的河岸上起來了，——不是電花，也不是一群燕子結隊的飛去了。

※ 「阿耳慎」俄長度名，每一阿耳慎一約合中國一尺。

好像由口袋裏倒出來似的，士兵們和帶落下去的土塊、沙子、和小石、從六一秒任一高的懸岸上飛落下去了……河流聲在亂響着……

千萬個人身，激起了千萬朵飛騰的大花，千萬朵被河流擊濺掩的水花……河流聲在亂響着，河流聲在單調的響着……

森林一般的槍，刺在晨曦前的灰暗裏，在喫驚的哥薩克們的面前出現了，動作在咆哮聲裏，在唧唧裏，在呻吟裏，在護駕裏沸騰起來了。沒有人……有的是亂轟轟的血淋淋的野獸。幾十人被哥薩克殺掉了，可是他們自己幾百人被殺掉了。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魔力，又向他們襲來了。難道這是那些從全古珉流域被趕來的布爾塞維克嗎？不，這是什麼別的。他們並非徒然的赤身露體，黑魃魃的掛着絲絲的襪襪。

當右邊整個的河岸上，狂野的咆哮剛剛起來的時候，大砲，機關槍經過自己人的頭頂上，向村鎮轟擊起來了，騎兵團瘋狂的山橋上飛馳過去了；步兵拚命的跟着他們衝上去了。砲兵連和機關槍被奪獲了，騎兵連衝進全村裏了。他們看見一個白白的東西，由一座房子裏跑出來，飛快的跳到沒有被鞍子的馬上，在黎明的薄暗裏消失了。

房屋，白楊，發白的教堂——都逐漸的顯明起來。花園的那邊，朝霞映紅了。

把面色發青了的帶着金肩章的人們，由神甫的家裏拉出來了，——把司令部的一部分佔領了。（註二四）在神甫的馬圈旁邊，把他們的頭斬下來，血浸入在糞堆裏。

因為驚駭，叫喊，放槍，謾罵，呻吟等，聽不見那濃濃的流水聲了。

找着了村鎮裏哥薩克將領的家了。從屋頂一直到地窖裏都搜過，——沒有他。逃跑了，於是就喊

起來：

『要是不出來，我們就殺孩子的。』

哥薩克將領沒有出來。

就殺起孩子了。將領的女人跪在地下，披散着頭髮，緊緊的抱住他們的腿拉着。一個人斥責道：

『幹嗎好像刀子割的一樣亂叫呢。恰好我同你一樣的，也有一個三歲的女孩子……埋在山裏碎石堆裏，——我一聲也不叫。』

把女孩子砍了，後來把狂笑的母親的腦蓋骨砍開了。

在一座碎玻璃亂撒在池下的房子跟前，聚集了一堆鐵路工人。

『卜克洛夫斯基將軍在家裏過夜了。你們差一點沒有把他抓住。一聽到你們，連窗子帶樞都打破了，只穿一件小布衫，連襯褲都沒穿的竄出去了，跳到一匹沒被鞍子的馬身上，就飛跑了。』

騎兵愁眉不展的：

『爲什麼他連襯褲都不穿？在洗澡的嗎？』

『在睡覺的。』

『怎麼着呢：睡覺不穿襯褲嗎？難道有這種事嗎？』

『老爺們常常是這樣的，醫生吩咐叫講究衛生的。』

『真混蛋！連睡覺也不像個人。』

吐了一口就走開了。

哥薩克們跑了。他們死了七百人，戰壕裏，曠野裏，都是亂躺着。只是死人。在那些緊張逃命的

人心裏，對這莫測其妙的魔力，又生了一種不可抑制的驚愕。

統共只在兩天以前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的主力，佔領了這一個村鎮；哥薩克把他們打走了，現在還派一部分人在追趕的。（註二五）這些從那來的呢？是惡魔幫助他們的嗎？

在遼遠的曠野的邊極昇起的太陽，長長的，斜斜的把逃亡的人們的眼睛都映花了。

X

X

X

輜重和難民，沿着曠野，森林，丘嶺，遠遠的鋪開來，依然是那些青烟在燎火上繚繞；依然是那些不像人形的，乾瘦的孩子們的頭，在那支持不起的細細的頸脖子上。依然是在發白的展開的喬治亞人的帳幕上，躺着又着手的死人，得神經病似的亂碰的女人，撕着自己的頭髮，——是別的女人們，不是上—次的那些呵。

士兵們集聚在騎兵跟前。

「你到那去的？」

「去找神甫的。」

「他媽的，叫神甫滾他媽的去吧！……」

「這麼行呢，難道不要神甫嗎？」

「郭如鶴叫由哥薩克那裏俘虜來的樂隊去送葬的。」

「樂隊會怎麼呢？樂隊是銅喇叭，可是神甫有活嗓子。」

「那個老鬼要他那活嗓子的？唱起來叫人聽了肚子痛。可是樂隊——是軍隊裏的一部分。」

「樂隊！……樂隊！……」

「神甫！神甫……」

「同你的神甫一塊滾你媽的蛋吧！……」

於是樂隊和神甫同那不堪入耳的惡罵，混雜在一起了。聽了的女人們，都跑來拚命的叫道：

「神甫！神甫！」

跑來的年輕兵士們……

「樂隊！樂隊！……」

樂隊戰勝了。

騎兵們都下了馬。

「呵，怎麼呢，叫樂隊吧。」

難民們，士兵們，都無窮無盡的走着，銅鑼子莊嚴的吹着那悲哀的和有力的情緒，哀傷的慢慢的吹着，太陽好像銅似的在發着光輝。

三十四

哥薩克被擊破了，雖然當時無論如何總得前進的，但郭如鶴却連地方也沒有動。偵探，本地的難民都衆口一詞的說——哥薩克又在集中力量，組織軍隊的。川流不息的由葉加德林諾達爾開來的援軍，隆隆的響着，砲兵連在拉着大砲，軍官營聲勢赫赫的密密的前進，新的哥薩克部隊陸續的前進

着，——郭如鶴的周圍黑暗起來了；密集的大兵，愈加凌嚴起來了。呵哈，應該走呢！應該走呢；還可以衝出去的，主力軍去的還不遠呢，可是郭如鶴……停着。

等不到後邊的部隊，他是無心前去的，他曉得——他們是沒有戰鬥力的，如果使他們單獨前進，那哥薩克就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統統都要被殺光的。這麼一來，在那千萬人的救主——郭如鶴的未來的光榮上，這一次慘劫，是一個黑暗的斑點。

於是他等待起來了，哥薩克的大軍，黑森森的雲集起來了。鐵的重圍難以克服的包圍起來了，敵人的大砲，沈重的，聲震天地的轟鳴起來了，開花彈不停息的爆裂着，開花彈的碎片，向人身上亂落着，已經是證實了，——可是郭如鶴按兵不動，只下令叫回砲而已。白天在各處的戰場上，不斷的發出了雪白的煙球；溫柔的消失了；夜間黑暗不斷的被砲火的巨口裂開來，濺濺的水聲，已經聽不見了。

白天過去了，夜間過去了；大砲在轟鳴着，可是後邊的部隊沒來，總還不見來。第二天過去了，第二夜過去了，可是部隊還不見來。子彈和砲彈都損耗起來了。郭如鶴命令叫格外的節省軍火。哥薩克們抖起膽子了；他們看見——很少回槍，也不前進，——以為這是沒有力量了，於是就準備痛擊起來。

郭如鶴三天沒有睡覺了；臉變得好像短皮襖的製過的皮子一樣；覺得自己的腿，由膝蓋以下彷彿埋在地下一般。不絕的砲火轟炸着的第四夜來到了。郭如鶴說：

『我去躺一會，不過假如發生什麼事情的話，即時就叫醒我。』

剛閉着眼睛，就有人跑來了：

「郭如鶴同志！郭如鶴同志！……事情不好……」

郭如鶴跳起來，什麼也不明白，他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用手到臉上一拭，好像把蜘蛛網搗去了，於是那沈寂突然使他喫了一驚，——整天整夜的隆隆轟鳴的大砲沈寂了，只剩那碎碎的步槍聲，充滿了黑暗。事情不好，——敵人逼近了。或許戰線已經被衝破了。他聽到了濺濺的水流聲。

跑到司令部——一看，大家的臉色都變成灰的了。奪過電話筒——喬治亞的電話是用着了。

「我是總指揮。」

聽見電話筒裏好像老鼠似的唧唧的叫着：

「郭如鶴同志，派援軍來。支持不住了。猛攻起來了。軍官營。」

郭如鶴石頭一般的對着電話筒：

「不給援軍，沒有。支持到最後一個人吧。」

由那裏：

「不能夠。攻擊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沒見……」

「告訴你，叫你支持一下。預備隊裏連一個人也沒有。現在我自己去。」

郭如鶴已經聽不見水流聲了；只聽得在前邊的黑暗裏，左右都是碎碎的步槍聲。

郭如鶴命令了……但還沒有說到底：呵——呵——呵……

雖然在黑暗裏，但是郭如鶴辨清楚了：哥薩克衝過來了，左右亂殺着，——被衝破了，騎兵衝來了。

郭如鶴撲上去；剛才同他打電話的那位長官，一直向他跑來。

「郭如鶴同志……」

「你爲什麼在這裏？」

「我再不能支持了……那裏被衝破了……」

「你怎敢拋了自己的部隊呢？……」

「郭如鶴同志，我親身回來請求增援的。」

「逮捕起來！」

在極黑的黑暗裏是叫喊，爆發，槍聲。馬車後邊，捆包後邊，由黑暗裏突入到黑暗裏的，都是閃爍的手槍和步槍的火光。

那裏是自己人？那裏是敵人？誰也辨不清……或者是自己互相殺自己的……也或者這是在做夢的吧？……

副官跑來，郭如鶴在黑暗裏猜到是他的身幹。

「郭如鶴同志……」

奮激的聲音，——這年輕的人想活命的。於是突然間，副官聽到：

「呵……怎麼呢，不可收拾了嗎？……」

不會聽過的聲音，從來不曾聽過的郭如鶴的聲音。槍聲，喊聲，爆發聲，呻吟聲，可是在副官的什麼地方的深處，半意識的，好像火花似的，剎那間微帶惡意的：

「……呵哈，你也同一切人一樣……想活命嗎……」

但是這只是剎那間的事，黑暗，望不見，但是覺得到郭如鶴的石頭一般的臉，那破鐵似的聲音，

從閉着的牙關裏擠出來了：

「即刻把司令部的機關槍拿來，對着衝破的地方。把司令部和輜重隊裏的人，都一起召集來；盡力把哥薩克往馬車那面壓迫。騎兵連由右邊……」

「是的！」

副官在黑暗裏消失了。依然是喊聲，槍聲，呻吟，脚步聲。郭如鶴跑着。步槍的火光左右爆發着，大約在五十公尺任的光景，是黑漆漆的——這裏是哥薩克衝破了，但是士兵們都沒潰散，而只是後退了一點，到處就地躺下去反抗着。在黑暗裏可以辨出前邊跑着的密集的人群，越跑越近了……臥下去，於是由那裏發出了舌尖似的槍火來，而士兵們照着那爆發的槍火開着槍。

把司令部的機關槍拉來了，郭如鶴命令叫停止開槍，開槍都按着命令，他坐到機關槍跟前，於是突然間就覺得自己好像魚在水裏一般，左右都是槍聲，爆發的槍火。士兵們剛剛停止了射擊的時候，敵人的散兵線就撲上來了：嗚啦——啦啦！……已經接近了，已經辨出了單個的人影了：彎下腰，端着槍。跑着。

郭如鶴：

「照密集隊打！」

機關槍開始了。

德爾爾——德爾爾——德爾爾……

於是好像黑魃魃的紙做的小房似的，都黑魃魃的倒塌起來了，散兵線動搖了，後退了……回頭跑了：稀少起來了。又是望不見的黑暗。槍聲稀了，河流聲又慢慢的聽得見了。

在後邊，在老遠的後邊，槍聲和喊聲，也開始沉寂起來了，——支持不住的哥薩克漸漸的潰散了，拋棄了馬匹，藏到馬身下邊，或躲到小屋裏裏去了。十來個人活活的被捉住了。用馬刀由他們嘴上砍下去，由嘴裏發出一股酒氣來。

當天剛發亮的時候，一排人把被逮捕的長官帶到墳院上去了。回來的時候就沒有他了。

太陽升起了，照着那一動不動的破裂的死屍的散兵線，彷彿參差的被波浪沖過去留下了似的。在郭如鶴夜間所在的地方，成堆的躺著。敵人派軍使來了。郭如鶴允許了他們收屍：在暑熱的太陽下會腐臭的，——會生傳染病的。

收完了死屍，大砲就又轟鳴起來了，不可思議的震天動地的聲音又響起來，沉重的震動着人心和腦子。

鐵鉛片在青空中爆炸着。活人們張開口在坐着或走着——這樣對耳朵好一點，死人們在一動不動的躺著，等人把他運往後方去。

子彈消耗了，彈藥箱空起來了。郭如鶴不動，後邊的部隊還不見來。不願自己來磨負責任，召集了會議：留在這裏——一切都要被消滅的；要是衝出去的話——後邊的部隊就要死滅了。

在遠遠的後方，在那無邊無際的曠野上，車輛，馬匹，老人，小孩子，負傷者，說話聲，喧噪聲所在的地方，——蒼茫的黃昏已經起來了。黃昏蒼茫起來了，燎火的煙也蒼茫起來了，每晚都是如此。

在十五哩遠的那邊，在遠遠的曠野的邊際，整日不斷的遠遠的砲聲，把腳下的地都震動了，這個是完全不在乎了；現在——都過慣了，都不注意了。

黃昏蒼茫着，火燄蒼茫着，遠遠的森林蒼茫着。在森林和馬車之間，寂寥的，令人莫測的田野蒼茫着。

人語聲，鐵鳴聲，家畜的叫聲，水桶聲，孩子們的哭聲，和無數的通紅的斑斑的燎火。

在這家居的景象裏，在這太平的朦朧的景象裏，送來森林中發生的這樣不慣的、完全不慣的一聲。

起初是遠遠的喊著：呵——呵——呵——呵——……由黃昏的黑暗裏，由森林的黑暗裏：呵——呵——呵——呵——……

後來變混了，離開森林了，——一個軍團，兩個軍團，三個軍團……黑影展開了，沿着全森林展開成擺動着的一條黑線，這黑線擴大起來，向野營滾來了，充滿着死一般的悽慘的聲音，也隨着牠愈加擴大的滾來了：呵——呵——呵——呵……

一切的頭——人頭和家畜的頭——都轉向那朦朧的森林去了，不平的黑線，由那裏向野營滾來，

明亮的窄狹的光芒，沿着那黑線忽起忽滅着。

頭都轉向過去了，斑斑的燎火，在發着紅光。

於是一切都聽到了：地心都沉重的全被馬蹄聲充滿了，把遼遠的隆隆的砲聲都遮住了。

「呵——呵——呵——呵——」

在車輪間，在車杠間，在燎火間，起了充滿着要命的聲音：

「哥薩克！……哥薩克！……哥——薩——克！……」

馬停止了吃草，聳着耳朵，由什麼地方跑來的狗，躲到馬車下邊去。

沒有一個人跑，沒有一個人逃命，都不住眼的望着那濃密的黃昏，黃昏裏滾着那黑漆漆的火山岩。

母親的喊聲，把這充滿着沉重足音的偉大的沉寂衝破了。她抓住那剩下的惟一的孩子，緊緊的把他摟在胸前，向那黑暗中愈加增大的火山岩撲去了。

「死！……死！……死來了！……」

這好像傳染病似的把千萬人都傳染了：

「死！……死！……」

所有的一切人，都手邊有什麼便抓起什麼，有的抓起棍棒，有的抓起馬料，有的抓起車弓，有的抓起外套，有的抓起樹枝，受傷的抓起自己的拐杖，——一切都在那瘋狂的喪魂失魄裏，抓起這些東西在空中亂舞，撲着自己的死迎上去。

「死！……死！……」

孩子們抓住母親的衣襟，跑着，細細的聲音喊着：

「死！……死！……」

揮着那無情的亮晶晶的馬刀，飛馳來的哥薩克，在這升起的夜色的黑暗裏，以爲這是無數的亂動的步兵的行列，好像汪洋大海似的，舉起那無數的步槍和無數的旗幟，向他們逼來，無窮無盡的滾着那野獸一般的吼聲：死！……

完全不自主的，沒有命令的，好像琴絃似的把繩勒住了，馬正由奔馳裏轉了頭，屁股坐下去，停止了。哥薩克默然了，站在馬邊上，敏銳的注視着那這魁魁的向他們逼來的大隊。他們曉得這些惡魔的習性——一槍不發的緊緊逼到眼前的時候，就開始那惡魔的槍刺的工作。自從他們由山上下來的時候，——一直到上次的夜攻，都是如此的，當惡魔們一聲不響的出現到戰場的時候，——好多哥薩克都長眠在故鄉的曠野裏了。

哥薩克想着由馬車後邊，由無數的燎火後邊，遇到那沒有槍械的老頭子和女人們的無援無助的人群，由這裏，由敵人的後路，在敵人的各部隊裏燃起那火災似的虛驚來，——可是新的軍隊的大群，一陣陣的傾瀉來了，聲勢赫赫的吼聲，可怕的充滿了黑夜：

「死！……」

哥薩克一看到這無邊無際的人海的時候，轉回頭來，用鞭子抽着馬，往灌木叢和樹林裏跑去了，在樹林裏鬧得亂響着。

臉上流着死汗，在前排跑着的女人們，小孩子，受傷的，老頭子們，都停止了：空虛的森林，啞然的在他們前邊發着黑色。（註二六）

第四天大砲轟鳴着，偵探報告着——馬戈卜派的新的將軍帶着騎兵，步兵和砲兵，到了敵人那裏了。在會議上議決本夜就衝出去向前進，不等後邊的部隊了。

郭如鶴下了命令：爲使敵人安心起見，到晚上的時候，逐漸停止步槍射擊。把大砲架好，很精密的試射着對準敵人的戰壕，把方向釘準，入夜停止發射。各團成散兵線的在黑暗中儘可能的推進到敵人戰壕所在的高地上，但推進時，勿驚擾敵人，躺下去。各部準一切移動，至夜間一點三十分截止；到一點四十五分時，一切安置妥當的大砲，一齊急速發射，每門十發砲彈。跟着最後的一發砲彈，在夜間兩點鐘時，開始總攻擊，各團衝到戰壕裏去。騎兵在預備裏，擔任各部增援和追擊敵人。

又黑又低的極大的烏雲浮來了，凝然不動的停在曠野的天空裏。雙方的大砲，都奇怪的沉寂了；步槍聲也沉寂了，於是就聽見了——濺濺的河流聲。

郭如鶴聽着這濺濺的水聲，——糟糕。連一槍也不發，可是在過去的幾天，步槍和大砲日夜都沒有停息過。難道敵人也在準備着他所要做的事情嗎，——那時兩方衝鋒相遇，失了出其不意的時機，他們就要兩敗俱傷了。

『郭如鶴同志……』

副官進到屋裏了，兩個士兵帶着槍跟着他，他們中間有一個解除武裝的面色蒼白的低矮的士兵。

『怎麼一回事？』

『由敵人那裏來的。由卜克洛夫斯基將軍那裏來的信。』

郭如鶴小小的密縫起眼睛，注視着那個兵士，可是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就向懷中去尋找。

『我是被俘虜來的，我們的退却了，於是我們七個人就被俘虜了，這些都被打死了……』

他沉默了一下：聽見濺濺的河流，窗外是一片黑暗。

『瞧，信。卜將軍……狠狠的罵了我一頓……』於是又怯懦的補充道：『同志，還把你罵了一頓的。他說，他媽媽的，把這交給他。』

郭如鶴的光芒四射的眼睛，狡猾的，急速而滿意的顧着卜將軍的親筆字行溜下去：

『……你這個混蛋東西，你媽的……你決意加入了布爾塞維克，偷兒和光蛋們的伙伴裏，簡直侮辱了全俄羅斯的一切海陸軍軍官；你這強盜，你要注意你和你的同伙的末日到了；你是逃不出去了，因為我的和葛曼將軍的軍隊把你們包圍了。你這混蛋，我們已經緊緊的把你們捏在手心裏了，無論如何是不能放了的。如果你想叫寬恕你，就是，爲着你自己的行爲，只叫你去受苦役，那麼，我就命令你執行以下的命令：今天把一切槍械全行放到白洛列琴站上去，把解除武裝的匪徒，帶到距站四五哩的西邊；把這執行之後，即刻到第四鐵道警室內報告我。』

郭如鶴望了望錶和窗外的黑暗。一點十分了。『哥薩克原來是因爲這才停止放槍了；將軍等候答覆呢。』不斷的由長官那裏來着報告——一切部隊都如願以償的推進到敵人陣地的緊跟前臥下了。

『好……好……』郭如鶴自言自語的說着，不作聲了，沉靜的，石一般的密縫起眼睛望他們。

在窗外的黑暗裏，在濺濺的水聲裏，起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郭如鶴心跳了一下：「又發生了什麼事了嗎……只剩一刻鐘了……」

聽見有人從噴着鼻子的馬身上下來。

「郭如鶴同志，」西班牙人用力喘了一口氣說，拭着臉上的汗，「第二隊人來到了……」

一切都放着異常的眩惑人目的光輝：夜，哥薩克的陣地，卜將軍和他的信，遙遠的土耳其，在那裏他的機關槍掃倒了整千累萬的人們，可是他，郭如鶴，在千萬的死亡中保全了，保全了他不但是叫他拯救自己的，而且要拯救那孤立無援的，跟在他後邊的，被哥薩克操着他們生死之權的千萬的人們。

×

×

×

兩匹好像黑色的馬，在黑夜裏飛馳着，什麼也辨不出來。什麼軍隊的黑魃魃的行列進到村鎮裏了。

郭如鶴跳下馬，就進到燈光輝煌的一個富裕的哥薩克家裏了。

一個魁偉的身軀，在褲子跟前站起了，連腰都不彎的史莫洛古洛夫，用玻璃杯喝着濃茶，黑鬍子很漂亮的在乾淨的海軍服上烘出了陰影。

「好吧，老哥，」他用那天鵝絨般的圓潤的聲音說，上下打量了一眼，完全不想用這來侮辱郭如鶴似的，「喝茶吧？」

郭如鶴說：

「再過十分鐘，我的部隊都要進攻了。部隊都伏在敵人戰壕的緊跟前。大砲都配置好了。把第二

隊人開到兩翼去——勝利就有把握了。」

「不給。」

郭如鶴緊閉着牙關說：

「爲什麼？」

「因爲沒有到，」史莫洛古洛夫溫厚而愉快的說，帶着嘲弄的神情，由上邊望着低矮的身上掛着纏襪的人。

「第二隊人進村了，我剛才親眼看見的。」

「不給。」

「爲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追問着爲什麼來了，」他用那漂亮的聲音說。「因爲累了，要叫他們休息一下的。小孩子不明白事嗎？」

郭如鶴好像壓縮着的彈簧似的，一切感覺都用彈力挑出來了：「如果我的被擊破了，那麼你的也一樣的不能免……」

於是他平心靜氣的說：

「那麼，把部隊開到站上做預備隊，把我的預備隊調往前方，增加到攻擊的部隊上就是。」

「不給。我的話是神聖的，你自己知道的。」

他在室內來回踱着，在他這魁偉的體幹上，在他那剛才還是溫厚的面孔上，表現出牛一般的執拗來，——現在就是抓起車杠打死他也不濟事的。郭如鶴明白這個，於是就對副官說：

「走吧？」

「等一下，」參謀長起來，走到史莫洛古洛夫跟前，溫和而鄭重的說：「史同志，可以不妨開到站上去的，在預備隊裏一樣的休息。」

可是在這話的背後；要「是郭如鶴被擊破了，我們也跑不脫呢……」

「哦，怎麼呢……我……本來我沒有什麼……怎麼呢，那些部隊到了就帶去吧。」

如果史莫洛古洛夫的牛勁上來的時候，什麼也不能夠挪動他。可是，要是從旁邊輕微的，出其不意的把他一逼，他不知所措的一下子就屈服了。

長着黑鬍鬚的臉，又溫厚的和藹起來了。他那巨大的手，拍着低矮的人的肩頭：

「唔，怎麼，老兄，事情怎麼樣，呵？我們是海上的狼，在那裏什麼都可以的，——就是把魔鬼也能翻得使他裏朝外，可是到了陸地上，簡直是狗咬刺蝟，無從下口了。」

於是黑鬍子下邊，露着那眩耀人目的牙齒，哈哈大笑起來。

「喝杯茶吧！」

「郭如鶴同志，」參謀長和藹的說，「現在就寫命令，把部隊推進到站上，給你做預備隊。」

可是在這話的背後：「老哥，無論你如何能幹，沒有我們的幫助是不成功的吧……」

郭如鶴出去到馬跟前，在黑暗裏靜悄悄的對副官說：

「你留在這裏。同部隊一塊到站上以後，就來報告我。因為撒謊是很容易的。」

士兵們成了極長的散兵線在伏着，緊緊的貼到那堅硬的地面上，濃而且低的夜，壓着他們。千萬隻

尖銳的眼睛，睽一般的充滿了黑暗，但在哥薩克的戰壕裏，却靜穩而且凜然。河流聲在發響。

士兵們沒有鐘，但每個人的期待的彈力，愈加緊張起來了。沉重的，靜穩的夜，在遲滯着，但是每個人都感到兩點鐘是緩慢的，確切的在爬着。時光在那不絕的奔流的水聲裏逝去了。

雖然大家都期待着這個，……夜完全出其不意的突然的破裂了，深紅的雲球，在那破口裏大大的閃爍了。三十門大砲大砲的，不停息的咆哮起來了。而在夜間望不見的哥薩克的戰壕，都被那光焰奪目的連球似的開花彈的爆發，輝煌的照耀出來了，砲彈的二次的爆發，連那望不見的人們死在那地方的曲線都照耀出來了。

「呵，夠了……夠了……」哥薩克緊貼在戰壕的乾壁上，叫苦連天的叫着，每秒鐘都期待着那黑雲的紅邊停止了閃爍，裂開的夜重行閉了起來，可以由這震撼內部的砲聲裏換一口氣。但是依然是紅光的閃爍，依然是那震撼大地，震撼心扉，震撼腦海的砲聲，依然到處都是癡癡的人們的呻吟聲。

好像夜的裂開似的，突如其來的黑暗鎖閉起來了，用那長時間起來的沉寂，把那閃爍的紅的雲和大砲的不可思議的巨聲的咆哮都消滅了。在戰場上人影好似尖板橋一般的出現了，新的野獸一般的吼聲，沿着戰場滾滾來了。哥薩克由戰壕裏往外撲着，完全不想同這處是他們打勝了的，可是又晚了：死屍又把戰場填滿了。於是英勇的回過頭來，哈對面的大戰也來了。

不錯，真是魔力：追了十五哩，而十五哩地只跑了一點半鐘。

卜將軍收拾了哥薩克的連，偵探隊，軍官營等總部，把這些失却戰鬥力的什麼也不明白的殘部，帶到葉加德林諾達爾，道野完全給這未開戰的人們掃清了。

三十七

穿着襪套，眉毛上蒙灰塵，被火藥燒灼了的行列，在喪着全部的精力，發着沉重的腳步聲，大踏步的密集的行進。肩下銳利的小小的眼睛，黑黝黝的在放着光芒，目不轉睛的釘住那最熱的，抖顫的，荒蕪的曠野的邊極。

匆忙的砲車，在沉重的隆隆的發響。馬匹在塵霧裏難堪的擺頭……砲兵們凝視着遙遠的蔚藍的地平線

輾重在巨大的，片刻都不停息的聲音裏，無窮無盡的行過着。孤零的母親們，跟別人的馬車走着，赤腳在匆促的揚起路上的灰塵。永世哭不盡的眼睛，在發黑了的臉上，閃着精悍的光芒，也是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遙遠的曠野的蔚藍的地平線。

負傷者也被這一般的匆忙性感染着前進了。有的用那骯髒的褻絮的腿跛行着。有的高高的抬起肩膀，大步的移着拐杖。有的用那凍乾了的手，神疲力倦的抓住馬車的邊緣，但是都同樣的目不轉睛的釘住那蔚藍的遠極。

千萬隻焦灼的眼睛，緊張的凝視着前方：那裏，是幸福，那裏，是苦難和疲勞的結局。故鄉的古班人的太陽在曝射着。

無論甚麼人，甚麼機器，都聽不見了。這一切：在急促飛騰的塵霧裏的無窮無盡的軋軋聲，沉重的馬蹄聲，部隊的沉重而稠密的腳步聲，驚慌的蒼蠅的大群，——綿亙數十里長的這一切，好像迅速的急流一般，向那誘惑的，蔚藍的，神秘的遠處奔流着。瞧着瞧着牠就要開展出來了，滿心的歡喜呵！我們的！

但是無論你走多少路，無論你走過多少集鎮，鄉村，田莊，屯子，——總是那一個樣：蔚藍的遠極，一陣一陣的參差着，依然是神秘的，依然是不可及的遠極。無論你經過多少地方，到處都是總着那一樣的：

——到了就走了。前天還在的，可是慌張的，急忙的都起身走了。

是的：到過的。這不是套馬的地方；到處都撒着馬料，到處都是馬糞。而現在呢，寂無蹤影。這不是砲兵索過的地方，息滅了的灰色的燎火的灰燼和村鎮旁邊的向大路轉彎的沉重的砲車的輪軌的痕跡。

尖塔形的路旁的老白楊，被刮了皮的傷痕，深深的發着白光，——被轎車軸掛住了。

一切，一切都還是爲了不久過去的人們，爲了他們這些人才在那德國軍艦上射出的開花彈下行走，同喬治亞人廝殺，爲了他們這些人才把孩子們遺棄在山谷裏，同哥薩克人火拼，——但是不可及的，不可測度的蔚藍的遠極過去着。依舊又是匆促的馬蹄聲，急忙轎車的軋軋聲，策策追逐着的蒼蠅的黑群，不能沉寂的無限的是音；而灰塵勉強趕得及的在千萬的人流上旋捲；依舊是在那凝視曠野邊頹的千萬人的眼睛裏，表現着不滅的希望。

憔悴的郭如鶴，——皮膚好像炭一般的，——愁眉不展的坐在車中，同大家一樣：窄小的灰眼睛，日

夜都注視着遠遠的地平線。對於他，牠也是神祕的，莫名其妙，不開展的東西。緊緊的閉着牙關。這樣神疲力倦的一個村鎮一個村鎮的走過了，一個田莊一個田莊的走過了，一天一天的走過了。

哥薩克的女人們，敬謹的接應着，在那溫存的莫測的眼睛裏是，憎恨。當他們走了的時候，都帶着驚異的神氣，在後邊望着；也不殺人，也不搶人，但是可恨的野獸。

在宿營的時候，來給郭如鶴報告：總是一樣的，——前邊哥薩克的部隊，一槍不發的向兩旁退却着，把道路讓出來了。無論白天，無論夜裏，對這部隊連一次襲擊都沒有。而一通過，便毫不碰到後衛的把道路又封鎖起來了。

「好！……可把他們弄服了……」郭如鶴說，動着臉上的筋紋。

下着命令：

「派騎兵到一切輜重，一切的部隊裏去，叫他們一點都不要停滯。不讓他們停止。前進，前進。宿營不能超過三小時。」

於是輜重又軋軋的響起來了。疲困的馬匹曳着繩索，大砲沉重的匆忙的拉得發響。在暑熱的正午的塵霧裏，在繁星閃爍的黑夜裏，在還未覺醒的晨曦裏，在古班曠野上，都是沉重的不滅的聲響。

給郭如鶴報告道：

「馬都倒死了，部隊裏有人落後了。」

可是他咬着牙說：

「把大車拋棄了。東西放到別的車上。監視着落後的人，扶助他們。加快速度，前進，前進！」

又是千萬隻眼睛，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那日夜環繞的，收穫後的黃黃的曠野的遠極。依舊是在各村鎮上，各田莊上，哥薩克的女人們，懷着憎恨，溫存的說：

「到了就走了，——昨天到了的。」

悽然四顧着——是的，依然是這樣的：冷却的烽火，散落的草料，馬糞。

忽然間，沿着一切輜重，沿着一切部隊，在婦女中，在兒童中傳說着：

「把橋梁炸壞了……走過去隨後就把橋梁炸壞了……」

老太婆郭必諾眼裏含着遺留下的驚恐，用凝固了的嘴唇也低聲說：

「把橋都破壞了。——過去隨後把橋梁破壞了……」（註二七）

士兵們發硬了的手裏握着槍，沉重的聲音也在說：

「把橋梁炸壞了……避開我們把橋梁炸壞了……」（註二七）

於是——當先頭部隊走到小河，小溪，斷岩或沼澤地的時候，都看見：破壞了的舖板；被炸斷的橋柱子，好像發黑的牙齦似的突出着，——路斷了，絕望在浮蕩。

可是郭如鶴把眉頭一皺，命令道：

「把橋梁修理起來，渡過去。編一個特別隊，要很敏捷的帶着斧子。叫他們騎着馬前去同前鋒在一起。到人民家裏收集木柱，木板，樑木等運到先頭部隊去。」

斧子響起了，白木片在太陽下閃着光，亂飛着。於是千萬的人群，無盡的輜重，沉重的砲兵，都由那活線似的搖擺的，軋軋發響的橋上經過，馬匹謹慎小心的噴着鼻子，戰兢兢的斜着眼睛，望着兩旁的水。

人流在無窮無盡的奔騰，依舊是一切的眼睛，釘着那不可嚮邇的，把天與地隔開着的地平線。郭如鶴召集了指揮官們，抖動着面上的筋紋，沉着臉說：

「同志們，我們的主力用全力離開我們去了……」

神志頹然的答他說：

「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一走過去就把橋梁毀壞了。長久這樣我們是支持不下去的，馬倒死了幾十匹。人們的力量用盡了，都落後了，可是落在後邊的人，都要被哥薩克殺掉的。現在我們給他們了教訓。哥薩克怕了，退開了，將軍們把他們的部隊帶去讓出路來了。但是我們總是在鐵的重圍裏的，如果要長久的這樣，這鐵的重圍會把我們困死了，……子彈不多，砲彈又少。要設法衝出去的。」

他用那擠得很細的銳利的眼睛環顧了一下。大家都默然不語。

這時郭如鶴一字一板的說着，話從牙縫裏擠出來：

「應當衝出去的。要是派騎兵去，我們的馬不好，禁不起飛馳，哥薩克會把他們殺光的，那時哥薩克壯起膽子來，由四面八方的向我們攻來了。要用個別的方法才是，要衝出去給我們的主力帶消息去。」

又是默然不語。郭如鶴說：

「誰願報奮勇去？」

「一個年輕人站起來。」

「賽利萬諾夫同志，帶兩個士兵，坐上汽車起身吧！無論如何都要衝出去。（註二八）到那裏時

就告訴他們說：請見我們。就叫他們儘管前去呢。叫我們送命嗎，怎麼呢？」

過一小時後，在被斜陽照着的司令部房子跟前，停着一輛汽車。兩架機關槍由上邊窺視着：一架在前，一架在後。汽車夫同一般的汽車夫一樣，穿着油污的布衫，聚精會神的，陰沉沉的，口裏噙着紙烟，在汽車裏磨着忙活着，檢查完畢了；賽利高諾夫和兩個面目年輕的無憂無慮的士兵，可是眼腑裏深深的潛藏着緊張。

嗚嗚叫起來，開走了，在空氣中繞着，揚着灰塵，鑽着。越看越小了，縮成一個點就消失了。可是，無限的人群，無限的輜重，無限的馬匹都在流着，一點也不知道關於汽車的事，都不停息的死心塌地的流着，有的懷着希望，有的失望的凝視着遙遠的蔚藍的遠嶺。

三十八

一陣狂風，迎面在發響。房屋，路旁的白楊，籬垣，遠遠的教堂，都迅速的向後飛去，在兩旁斜斜的倒去了。在街道上，在曠野裏，在村鎮裏，在這路上，人，馬，家畜等還沒有來得及表示出驚駭的時候，可已經什麼人也不見了，只有那灰塵，由樹上剝落的樹葉和被捲起的乾草，瘋狂的沿路旋轉着。

哥薩克的女人們搖着頭：

「一定是發鬼瘋了。這是什麼人？」

哥薩克的騎巡，步哨，部隊，都把這瘋狂的飛馳着的汽車放過去了，——起初當作自己人；誰敢深入他們的地界呢。有時省悟過來——一槍，兩槍，三槍，怎能趕得及呢！汽車只在遠遠的空氣中鑽着就消失了。

就這樣地吼着，喘着，一哩跟着——一哩，十哩跟着十哩的飛馳過去了。如果膠皮帶一炸裂，——那就完事了。兩架機關槍緊張的前後窺視着，四對眼睛緊張的注視着前面奔來的道路。

汽車的瘋狂的呼吸，都變成了細細的吼聲，在喧囂裏飛馳。當飛到被炸斷的橋柱子好像牙齒似的突出的河邊的時候，那真是怕人極了。那時就向旁邊飛馳，繞一個大彎子，到什麼地方把居民備存的木料弄來，搭一道臨時的渡橋就過去了。

到晚上的時候，大村鎮裏的鐘樓，遠遠的發着白光。花園，白楊，很快的就大起來了，白屋飛奔着迎來。

士兵轉過了變得認認不清了的臉，突然用尖細的聲音說：

「我——們——的！！！」

「在那裏？……在那裏？……你這那的話！！……」

就是那飛馳的汽車的吼聲，也不能夠把這話打斷，把這聲音遮掩起來：

「我們的！我們的！！……那不是！……」

賽利萬諾夫怕錯誤了會引起失望，站起來說：

「烏啦——啦——啦！！……」

一大隊騎探由前面迎來了——帽子上好像響栗似的發着紅光。

在這時熟識的，細細的歌聲，在耳邊響着：得日，夷，夷……唧——夷……唧……夷……像蚊蟲似的歌聲唱下去了，於是步槍的射擊聲，由叢綠的花園裏，由籬垣背後，由房屋背後傳來了。賽利萬諾夫心裏一跳：「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於是他很掃興的揮着帽子，用兒童般的細聲叫起來：

「自己人！……自己人！！……」

真是傻蛋，在這汽車飛馳的狂風裏，會聽到什麼呢。他自己明白了這個，就抓住汽車夫的肩：

「停住，停住！……把車停住！……」

士兵們把頭藏到濺開槍後邊。汽車夫在這幾秒鐘裏，帶着極消瘦的面龐，把這被濃烟和灰塵包圍着的汽車停下來，大家都向前閃了一下，兩個子彈打在汽車邊上了。

「自己人！……自己人！……」四個人的喉嚨一齊喊起來。

槍聲在繼續着。騎探由肩後取下馬鎗，爲了不妨礙由花園裏自由射擊，就把馬勒到路邊去，跑着在射擊。

「會打死的……」汽車夫用強硬的嘴唇說着，把制油機一扳，汽車完全停止了。

飛馳到跟前了。本來被槍口，黑黴煙的對準着。幾個騎兵大罵着，帶着那驚懼的面孔下着馬。

「……」

其餘的下着馬，臉色蒼白的喊着：

「砍死他們！看什麼呢……這是軍官呵，媽媽的。」

由刀鞘裏拔出的馬刀，飛快的閃着光亮。

「要被殺的……」賽利萬諾夫，兩個士兵和汽車夫，立刻由車裏跳出來了。但是當在那憤憤不平的馬面間，在那舉起的馬刀間，在那對準着的槍口間，當這一切的時候，即時就靜了，聽聞了足以使人引起狂憤的機關槍。

那時他們自己也大罵起來：

「發瘋了嗎，殺自己人嗎……你們的眼睛長到屁股上的嗎？不看公文要是發殺了，後來轉都轉不回来的，……媽的……」

騎兵們都冷靜了：

「什麼人？」

「什麼人！……先問一問後來給殺也不遲。把我帶到司令部裏去。」

「怎麼呢，……那些人騎着馬，帶着失錯的神箭，……上星期有一輛裝甲汽車飛馳來就亂射着。引起了好大的虛驚呢！坐上吧。」

又坐上汽車了，兩個騎兵也同他們坐在一起，其餘的千裏提着馬槍，憤憤小心的包圍着。

「同志們，別把汽車開得太快了，不然我們趕不上，……馬都乏了。」

「幹掉他媽的吧。往那帶呢？……」

還未冷卻的夕陽的影子，斜斜的拉長着。醉洋洋的歌聲，在什麼地方叫囂。沿路被打擾的哥薩克房屋的破窗子，黑魆魆的在樹後窺視。沒有收埋的死馬，在發着惡臭。沿街到處都是亂堆着無用的草

料。籬垣那邊是弄得光禿的，枝折條斷的果樹。在村鎮裏無論你走過多少路，在街上，在院裏，不見一隻雞，不見一條豬。

到司令部跟前停住了，——神甫的一座很大的房子。兩個驕驕在大門口的李農業裏打賭。士兵們在廣場上的大砲跟前要錢。

成群的走到隊長那裏去了。

賽利萬諾夫幸福的，飽經世變的急驟的敘述着行軍，與喬治亞人的作戰，與哥薩克們作戰，好像來不及似的，一件事不待敘完就跳到別的事上了：

「……母親們……孩子們，擲在山溝裏……馬車在山峽裏……子彈到最後的一粒了……赤手空拳的……」

突然中止了；隊長張着長鬍子，手掌支着短髯的下巴，駝着背，坐着，含着丹心外意的眼睛注視着。

長官們都是年輕的，晒得黑紅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不帶笑意，石一般的面孔上，表示着丹心外意的神情在聽着。

賽利萬諾夫覺得脖子，後腦，耳朵，都被血漲滿了，急忙的把話中斷了，忽然用了沙啞子說：

「這是公文，」就把紙遞出去。

那位連看都不看的推到副隊長跟前，副隊長很不願意的含着成見看起來。隊長目不轉睛的望着，一字一板的說道：

「我們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消息。」

「對不起，」賽利萬諾夫的滿臉和滿額，都被血漲紅了，「那麼，你把我們……你把我們當作……」

「我們得到的是另一樣的消息，」那位依然是撐着長鬍子，支着下巴，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不讓打斷自己的話，鎮靜而肯定的說，「我們得到確實的消息。由達曼半島逃出來的軍隊，在黑海沿岸完全被消滅淨盡了。」

室內寂靜起來了。不堪入耳的惡罵和醉洋洋的士兵的聲音，由教堂的背後，隔着敞開的窗子傳進來。

「他們的部隊都腐化了……」賽利萬諾夫含着奇怪的滿足想着。

「對不起……這公文還不足憑嗎……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在異常的鬥爭之後，拼着不可思議的力量，由重圍裏衝出來去趕自己的人，可是這裏……」

「尼克太，」隊長又鎖定的說着，手離開下巴站起來，整一整身子，高大的身軀，生着長長的向兩邊下垂的鬍子。

「什麼？」

「把命令找出來。」

副隊長在皮包裏翻了一通，找出一張紙，遞給他，隊長放在桌子上，腰也不彎的好似由鐘樓上一般的念起來，他用這由高處念着的態度，好像要怠慢的特別表示着他的一切在場人們的意見是早就決定了似的。

總指揮命令第七十二號

頭陣卜克洛夫斯基將軍致德尼金將軍無線電。據該電消息，有無數流民群眾由沿海，由杜阿卜塞方面行進。此等野蠻烏合之衆，係由德國之俘虜及水兵組合而成。彼等武裝齊全，大砲，糧秣均極豐富。並隨身攜帶掠奪財物無算。此輩武裝全備之鐵甲豬，沿途殺戮一切，將哥薩克之精銳軍官部隊，一略傑特，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均掃蕩無餘。

高大的身軀倚着棹子，用手掌把紙遮住，注視着賽利萬諾夫，一字一板的重複道：

「連布爾塞維克也消滅了！」

後來拿開手掌，和先前一樣的站着讀起來：

因此特令：從速繼續退却，隨後炸毀一切橋梁；消毀一切渡河材料；船隻趕至我方河岸，盡行焚毀。各部隊長官負維持退却秩序之責。

他又凝視着賽利萬諾夫的臉，不等他開口就說起來：

「同志，這是一切的情由。我並不因為什麼來疑惑你們，但你說身處地的替我們想一想：我們……初次見面，消息你親眼看見的……我們無權……群眾是相信我們的，我們就成罪人了，如果……」

「可是那裏在等着呢！」賽利萬諾夫絕望的叫起來。

「我明白，明白，別着急，這樣吧：我們去喫一點東西——大約是餓了，讓你的士兵們……」

「想分開審問哩……」賽利萬諾夫想着，忽然覺得很想睡覺了。

喫飯的時候，一位很端正的哥薩克女人，在光禿子上擺了盤子，盤內是漂着油珠沒有冒熱氣的菜湯，她低低的鞠了躬。

「喫吧，老鄉。」

「唔，你這個妖精，你自己先喫一下吧。」

「這那回事呢！」

「喫吧，喫吧！」

她所聽過後，拿起湯匙，舀着那突然冒出熱氣的湯，吹着，小心的喝起來。

「再多喫一點！……真會玩調門呢：好多人把我們的人都毒死了。真是獸呵！拿酒來。」

飯後約定了：賽利萬諾夫坐汽車回去，派一個騎兵連跟他一同回去查探實情。

汽車在慢跑着，熟識的村鎮，田莊，向反方向奔去了。賽利萬諾夫同兩個騎兵坐着，……他們帶着那緊張的面容和準備好的手槍。周圍：前，後，左，右，士兵們的屁股有時一齊，有時零亂的在很寬的馬鞍上起落，馬匹在他們的身下閃着，蹄子奔跑。

汽車慢慢的跑着，揚起的灰塵，跟着他們在飛舞。

坐在汽車裏的騎兵，面上的緊張稍微弛鬆起來，在這慢慢開着的汽車裏，他們帶着相信的神情，給賽利萬諾夫述說着悲慘的故事。一切都微弱了，混亂了，作戰命令也不執行了，遇着很小的哥薩克部隊都要逃跑的：從這軍紀頹廢了的部隊裏，成群的任意的四處逃跑了。

賽利萬諾夫垂着頭。

「要是碰着哥薩克，一切就完了……」

三十九

連一顆星兒也沒有，因此柔軟的天鵝絨把一切都吞沒了，——無論是離垣，街道，尖頂的白楊，房屋，花園，都看不見了。火光好像和針刺的一般散佈着。

在柔軟的龐大的黑暗裏，覺到望不見的展開的活的龐大的東西。沒有睡。有時在黑暗裏，水桶相碰作響，有時是苦惱的馬在咬着牙亂踢，和一得兒兒，站住，鬼東西！……有時母親的聲音有韻律的，單調的搖着孩子，用兩種調子哼道：呵！唉！唉！……呵！唉！唉！……呵！唉！唉！……

遠遠的槍聲，但聽得是自己人放的，是友軍的。喧噪，人語都起來了。是吵嘴呢。是朋友的歡迎呢，一敘靜，又只是黑暗。

「最後的，現在的……」隨意朦朧的，帶着疲憊的微笑。
怎麼不睡呢？

遠遠的或者是在管下的沙沙的颯颯的聲響，輪轉聲。

「喂，你到那去？我們的人在那裏。」

可是一個人也看不見，——真是黑漆漆的天鵝絨。

奇怪，難道都不疲乏了嗎？難道那目不轉睛的眼睛，日夜不再凝視那遙遠的地平線了麼？

這九月的天鵝絨，望不見的籬垣，用馬糞做的燃料的臭氣，這些彷彿都是自家的。家居的，親屬的，血緣的，好久在期待着的東西似的。

明天在村鎮那邊，同主力軍要作弟兄般的相會呢，所以夜被那消逝的輓詞，馬蹄聲，人語聲，聽聲，車輪聲，微笑，睡意朦朧的微笑所充滿了。

X

X

X

光帶由那微開的門縫裏透過來，落到地面上，經過了籬垣，遠遠的落到那被蹂躪了的菜園裏。但在屋子裏是火壺沸騰着。牆壁在發着白光。擺着食器，白麵包。乾淨的桌布。

郭如鶴不束腰帶的坐在長凳上。露着好多寒毛的胸脯。揚着肩，垂着手，低着頭。好像主人從田裏回來一般，——整整走了一天了，用白亮亮的犁頭翻着肥美的黑油油的地層，現在心滿意足的手足都鬆懈了，女人在預備着晚飯，掉上擺着食物，牆上掛的洋鐵燈，微微的冒着烟在照着，——像主人似的疲倦了，勞動疲倦了。

旁邊是弟兄們，也不帶武器。安閑的在脫着皮靴，聚精會神的細細的檢查着那完全破了的皮靴，郭如鶴的女人用那善於治家一般的動作，揭開火壺蓋，——狂暴的氣迸了出來；把那重掂掂的冒着熱蒸氣的手巾取下，把鷄蛋撈出來，放在碟子裏，這些圓圓的在發着白色。牆角的聖像，在發着暗光。房主住的那一半，寂然無聲。

「哦，坐下吧！」

突然間，三個人一齊把頭轉過來了：圓圓的帶着頸帶的帽子，一個，兩個，三個的很熟識的在燈

光地裏閃爍。一陣惡罵，槍托聲在作響。

阿列克塞連一秒鐘的時機都不敢失的：「唉，手槍到那去了！……」

「跟我來！……」

好像水牛般的撲去了。槍托打到肩上了。搖幌了一下，但是兩腳又站穩了，在他的鐵拳下，鼻梁骨都被打得發響，帶着呻吟和狂暴的惡罵，把一個人打倒了。

阿列克塞跳越過去，

「跟我來！……」

由光影裏跑了出去，即刻就沈沒在黑暗裏，闖斷了向日葵的高莖，由田畦打着箭步跑去了。跟着他撲出來的郭如鶴，也挨了一槍托，他倒在籬垣那邊了，周圍都是沙沙的水兵的聲音。

「啊哈！……這不是他，做了他！……」

後邊起了一種不可消滅的尖銳的聲音。

「救命呀！……」

郭如鶴把力量十倍起來了，被打的人由燈光下滾到黑暗裏，跳起來，聽着聲音，向自己的弟兄們追去了。可是沉重的脚步声，已在緊背後襲來，經過那急促的喘息：

「別開鎗，不然會跑了的……用槍托打！……這不是他，趕上去！……」

比黑暗還黑的籬垣，橫在前面了。木柵在響着，阿列克塞跳過去了。郭如鶴好像帶着青年一般的彈性，也跳過去了，於是他們倆突然就都陷在叫喊，毆打，咒罵，槍托和刺刀的不可形容的混亂裏，都在牆那邊等候着呢。

「打死這軍官！用刺刀刺死他！……」

「別動！……別動！……」

「可落在我們手裏了，混蛋東西！……就地做了吧！……」

「一定要帶到司令部去！到那裏好審問他……用刑法去拷問他……」

「快做他！……」

「到司令部去！到司令部去！」

郭如鶴和阿列克塞的聲音，被狂暴的黑漆漆的漩渦洗去了，他們在這狂暴的亂滾着的一團裏，連自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擁擠成一團，在黑暗裏互相推撞着，和着那不滅殺的叫喊，霹靂，人語，咒罵聲帶去了，鐵鳴聲，烏黑的亂動的槍刺，不堪入耳的惡罵。

「無論如何逃不脫了嗎？——這問題貪婪的盤據在郭如鶴的腦子裏；他目不轉睛的凝視着由那很大的二層樓房的校舍的窗子裏射出的燈光，——司令部。

都走到光地裏了——一切都口張目瞪着。

「這是我們的頭目呵！」

郭如鶴鎮定着，只抖動着筋紋：

「你們幹嗎呢，發瘋了嗎？……」

「我們……這怎麼着呢！……這都是那些水兵們幹的。他們來說：發現了兩個軍官，是哥薩克的好細，想來殺郭如鶴的，我們得把他們撿了的。他們說，我們去趕軍官們，你們就站在籬垣後邊看守

着；等他們一跳過來，你們就用刺刀把他們做了。不要往司令部裏帶，那裏有內奸，會把他們放了。你們就悄悄的把他們幹掉好了。哦，我們就信以為真了，並且黑漆漆的也看不清。」

郭如鶴很鎮靜的：

「用槍托打那些水兵們。」

士兵瘋狂的向四面八方的撲去了，由黑暗裏聽見沈重的聲音：

「都逃跑了呢。難道人家都是傻子，——硬等着死的？」

「去喝茶吧，」郭如鶴由被打破了的臉上拭着血，對弟兄們說，「派起崗來。」

「是的。」

四十

高加索的太陽——雖然在晚秋的時候，還是很熱，只有曠野是透明的，只有曠野是蔚藍的。只有蛛網在閃着白光。白楊帶着那稀疏的葉子，在沈思的站着，花園略帶黃色了。鐘樓在發着白色。

在花園那邊的曠野裏，是無數的人海，好像才出發的時候一般，是一眼望不到邊的人海。但是有一個什麼新的東西掩蓋着牠。依然是那些無數的難民的馬車，但是爲什麼在那臉上好像反映似的，好像生動的反映似的，有一種不可消滅的確信的印痕呢？

依然是那些蓬亂的，襤褸的，裸體的，赤足的兵士——但爲什麼好像一條線似的，默然的，齊整

的，站成無際的行列，枯瘦的臉，好像由鋼鐵鍊出來的一般，黑森森的槍刺，好像音樂似的，整然發着黑色呢？

爲什麼面對了這些行列，站着些穿着衣服和靴子的無窮的士兵的行列，但是他們的槍刺都是凌亂的擺動着，面上表現出不知所措和貪婪的期待呢？

好像那時一樣，依然是一望無際的塵霧，但現在却被秋氣殺落下去了，曠野是分外的晶瑩，所以面上的每一道線紋也顯得分外的清楚了。

那時候，在那無邊無際的混亂的人海裏，是發着綠色的荒蕪的土岡，土岡上是發着黑色的風磨，現在在這人海裏，是空虛的田野，田野上是發着黑色的馬車。

不過那時的狂暴的人海，是橫流在曠野上的，現在都靜默的潛匿到鐵岸裏了。

在等候着。沒有聲響，沒有人語的沈靜的莊嚴的音樂，在無邊無際的人群上面的蔚藍的天空裏，在蔚藍的曠野裏，在金色的暑熱裏洋溢着。

不大的一群人出來了。那些在行列裏站着的人們，便在這走近的一群人裏面，認出自己的長官們來，同他們一樣的憔悴，發黑。那些站在他們對面的行列，也認出了自己的長官，同他們一樣的穿着衣服，帶着飽經風塵的強壯的面容。

郭如鶴在前邊的人們中間走着，不大的身軀，簡直黑得徹骨，瘦得徹骨，好像叫化子似的，身上掛着襤褸，腳上穿着露出污黑腳趾的破靴子。頭上戴着荷葉邊的破草帽。

他們走到跟前了，聚在馬車旁邊，郭如鶴上了馬車，由頭上把破帽子脫下，向自己的鐵的行列，無數可憐的沒有馬的難民和主力軍的行列，用長久的視線環顧了一番。在主力軍的行列裏，有一種什

麼不沈着的現象。於是在他的心靈的深處，波動了一種連他自己也不承認的潛隱的滿足：『軍氣都頹喪了……』

一切人，在此地的一切人都望着他。

他說道：

『同志們！……』（註二九）

一切人都曉得在這裏要說的是些什麼話，但是剎那間的火花，把看着的人們都貫串起來了。

『同志們，我們挨着餓，受着凍，赤着腳，跑了五百哩地。哥薩克好像瘋了似的向我們襲擊。沒有麵包，沒有食糧，也沒有馬料。人們都死亡着，倒到山下去，被敵人的子彈打死，沒有子彈，赤手空拳的……』

雖然都曉得這個……都親身受過的，有的聽他們說的——但是郭如鶴的話，發着未曾經過的新鮮的光輝。

『……把孩子拋在山谷裏……』

於是，在人們的頂上，在整個巨大的人海上流動着，刺進人心裏，刺進人心裏抖盪着：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

無邊無際的人海波動起來了：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

他像石頭一般的看着他們，等着，又說道：

『在曠野裏，在森林裏，在深山裏，咱們的人有多少都死在敵人的槍彈下了，都長眠在那裏

了！……」

一切的人都脫下帽子，無邊無際的橫溢着一種墳墓的沈寂，好像墓碑一般，好像墓上的花一般，在這沈寂裏，有低低的女人的嗚咽。

郭如鶴低着頭，少站了一會，後來抬起頭，環顧了這成千累萬的人們，又把這沈寂衝破了：

「這千萬的人們，爲着什麼要受這些痛苦呢？爲着什麼呢？」

他又向他們望了一眼，忽然間，說出了意料之外的話來：

「爲着一件事：爲着蘇維埃政權，因爲只有牠一個是農人和工人的，此外他們什麼也沒有的……」
那時無數的嘆息，都由胸裏迸出來，都忍不住了，零落的淚珠，吝嗇的在那鐵面上滾，在那飽經風塵的歡迎人們的臉上，慢慢的滾着，在老頭子們的臉上滾着，姑娘們的含淚的眼睛，在發着光
錚……

「……爲着農民和工人的……」

「原來是這麼着呵！原來是爲着這我們才死戰着，倒斃着，死亡着，送着命，拋棄了孩子們呵！」

眼睛好像都大大的睜開了，好像都第一次聽到這秘密中的秘密似的

「善人們。給我說兩句吧，」郭必諾老媽子叫着，傷心的拭着鼻涕，往馬車緊跟前擠過去，抓住車輪。「讓我說……」

「等一等，郭老媽子，讓我們的頭目說完吧，讓他說完你再說吧！」

「別勸我，」老媽子用肘子抵抗着，緊緊抓住爬上去，「無論怎樣也把牠拉不下來。」

於是由包着的頭巾裏露着蒼白頭髮的老媽子就叫起來。

『救救吧，善人們，救救吧！把火壺都拋在家裏了。當我出嫁的時候，媽媽給我做嫁粧，並且告訴我說保重牠好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可是我們把牠丟了。算了，讓牠丟了吧！讓我們政府在着就是了，因為我們的腰一輩子都累彎了，不知道快樂。可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於是老媽子不曉得是因為過於悲傷呢，或是因為朦朧的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燦爛的歡喜呢，她的老淚撲簌簌的落下來了。

於是沿着那整個的人海，又起了一陣艱難的歡喜的嘆息，這嘆息一直流傳到曠野的邊際。而郭必諾的老頭子，哭喪着臉，不作聲的爬到馬車上了。呵，這一個是拉不下來的，——很強壯的老頭子，好像被車油和黑塊浸出來一般，手簡直像蹄子一樣。

一爬上去，高得使他喫了一驚，但即刻就把這個忘了，他用那尖銳的，好像沒有上油的馬車似的沙啞的聲音說起來：

『喔！……一匹老馬，是一匹很好的拉車的馬。吉普賽人，大家都曉得的，是騎馬的行手，照牠嘴裏和尾巴處下一看，就說十個年頭了，可是實在牠二十三個年頭了，……牙齒頂不錯的！……』

老頭子笑出來了，第一次笑出來了，無數的木屑般的皺紋，集在眼睛的周圍，滑頭的用那和他的土堆似的身幹，不相稱的頑皮孩子的笑聲笑出來了。

郭老媽子倉皇失措的拍着自己的屁股：

『我的天呵！善人們，瞧吧，他是瘋了是怎麼呢！不作聲，不作聲，一輩子老不作聲，不作聲的娶了我。不作聲的愛了我，不作聲的打了我，可是現在開口了。這怎麼着的。他一定是發瘋了呀！……』

……
老頭子立時把皺紋驅逐了，把下垂的眉毛一豎，於是那沒上油的馬車似的噪音，又在全曠野上響起來了：

「把馬打死了，死了！一切都丟了，在車上的東西都丟了。步走來了。把後鞵割下來，就那後來也丟了；老婆的火壺和一切家具都丟在家裏了，但因為我在神面前，用堅強的聲音說：『不可惜這些！……讓牠丟去吧，不可惜，讓牠丟去吧！……都為着我們農人的政府。沒有牠我們早都死了，死在圍牆跟前都爛臭了！……』於是流着那狗一般的吝嗇的眼淚哭起來。

好像波浪似的在奔騰，狂風暴雨似的到處在叫喊：

「啊——啊——啊——啊——啊——這是我們的大會呵！是我們親政府呵！……讓牠在着吧！……蘇維埃政權萬歲！……」

到處都叫喊着。

「這真是幸福呵！」郭如鶴的胸中，火一般的燃燒起來，牙關打着寒戰。

「原是這麼一回事呵！……」在鐵的行列裏掛着襤褸的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忍不住的狂喜燃燒了，「原是為着這我們才忍飢，受寒，受着艱難困苦，不但是為着自己的命呵！……」

心靈的創傷還未平復的，眼淚還未乾盡的母親們，——他們永遠不會忘却那些俄得露着牙齒的山谷，永遠不會的！但是這些可怕的地方，關於這些可怕的記憶，都化作靜寂的悲哀了，這悲哀在那曠野上無際的橫互着人海的莊嚴偉大的狂喜裏沈沒了。

那些臉對臉站在這些憔悴赤裸的人們的鐵行列對面的穿着衣服，喫得飽滿的無數行列的人們在這

空前的莊嚴裏，感到自己的孤獨，不怕羞慚的噙着眼淚，凌亂了行列，好像排山倒海的火山岩似的，一齊都向那穿着襪襪的，半赤着腳的，憔悴的郭如鶴所站的馬車跟前湧去了，於是巨大的聲音，在那無邊無際的曠野上滾起來：

「我們的父——親！你曉得什麼地好就把我們帶去吧！我們死都甘心的！」：（註三〇）
千萬隻手都向他伸着，把他拉下來，千萬隻手把他舉到肩上，舉到頭頂上舉走了。數十里曠野都被那無數的人聲震動了。

「烏啦——啦——啦……烏啦——啦——啊——啊——啊……郭如鶴萬歲！……」
把郭如鶴抬到那整然的站着的行列跟前；抬到砲兵跟前；抬到騎兵連的馬中間，騎兵們帶着那狂喜的面容，在馬鞍上轉過身子。張着黑魃魃的口腔，連續不絕的在叫喊。

把他抬到難民中間了，抬到馬車中間了，母親們都向他伸着孩子。
把他抬回來，謹慎小心的又把他放在馬車上，郭如鶴開口要說話。一切都彷彿第一次看見他似的呵哈起來：

「他的眼睛是藍的呵……」
不，沒有說出來，因為他們不用話來表現他們的情緒，可是他的眼睛的確是成了碧藍的，溫柔的了，用那可愛的孩子般的微笑笑出來了。——那不是這樣說出來，而是喊出來的：

「烏——啦——啦——啦，我們的老子萬歲！……我們跟他到天邊都去的……我們要為蘇維埃政權拚命的。我們要老爺們，將軍們，軍官們拚命的……」
他用那碧藍的眼睛，溫柔的望着他們，可是心裏好像火燒一般：

『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弟兄，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只有他們，只有我從死裏邊帶出來的他們……我，我帶出來的……這樣有成千累萬的呵，他們的頸脖子上都套着繩結的，我要爲着他們去拚命的。這裏有我的父親，家庭，母親，妻，子……我，我由死裏把這千萬的人們救出來的呵……』

我在那死的絕境裏把他們救出來的呵……』

心裏好像火燒一般，但口裏却說着：

『同志們！』

但是沒來得及說。水兵的群眾在士兵的群裏左衝右撞着，瘋狂的衝來了。到處都閃着圓帽子，飄展着帽帶。用肘子很有力的抗着，好像火山岩似的水兵的群眾，向馬車跟前越湧越近了。

郭如鶴用灰色的鋼鐵一般的光芒四射的眼睛，望着他們，險好像鏡一般，牙關在緊閉着。

已經很近了，已經只隔着薄薄的一層被衝擠的士兵了。周圍好像洪水一般的氾濫起來了：舉目一望，到處都是圓帽子，帽帶在飄展，馬車好像島嶼似的發着暗色，上邊站着郭如鶴。

一個強壯的，寬肩膀的水兵，滿身掛着炸彈，兩枝手槍，子彈帶，抓住馬車。馬車傾斜了一下，軋吱的發響。他爬上去，同郭如鶴並排站起，脫下了圓圓的帽子，帽帶在飄展，於是那涉睡的儿子——在這噪子裏有海風，鹹味的大洋，勇敢、酒醉和淫亂的生活！在全曠野上傳去了。

『同志們……我們水兵們，革命者們，在郭如鶴和大家面前懺悔了，賠罪了。當他救人民的時候，我們百般的危害他，直截了當的說，傷害他，不幫助他反而去非難他，可是現在我們知道做錯了。這不是，聚在這裏的一切的水兵們，低低的向郭如鶴同志鞠躬，並且誠心誠意的說：錯了，別生氣我們。』

水兵弟兄們，一齊都用這樣的含着海水鹹味的聲音喊着：

「錯了，郭如鶴同志，錯了，別生氣吧！」

數百隻有力的手拉住他，拚命的向空中擲上去。郭如鶴高高的被擲在空中，落下來，落在他們的
手中，又被擲上去了！——曠野，天空，人，都好像輪子般的在旋轉。

「糟了，——狗仔子，把五臟六腑都弄翻了……」

喊聲把無邊無際的曠野都震撼了。

「我們的老子，烏啦——啦——烏啦——啦——」

當把郭如鶴又放在車上的時候，他輕輕的搖晃了一下，但密縫起藍眼睛，用滑頭的烏克蘭人的微笑笑起來了。

「瞧吧，狂吠的狗東西，真會耍面子。換一換地方把我的皮都會剝了的……」

可是他用那微微上鏽的錢一般的聲音大聲說：

「誰要提起舊事就叫他喫耳刮子。」

「咯——咯——哈——哈——烏啦——啦——」

好多演說家都在等候自己的班次。每個人都要說那最要緊的，最主要的，如果他不出來，彷彿一切都要炸裂似的。龐大的人海在傾聽。那些稠密的湧在馬車周圍的人也在傾聽。遠一點的地方，只聽到些片段的話，在靠邊的地方，連什麼也聽不見了，但是都同樣貪婪的伸着脖子，聳着耳朵在傾聽。女人們把沒奶的乳頭塞在孩子們的嘴裏，或者匆促的搖着，拍着他們，伸着脖子，側着耳朵在傾聽。

說來也奇怪，雖然聽不到，或者聽到一言半語，但結果重要的却都得到了。

「聽見了麼，捷克這個狗東西攻到莫斯科緊跟前了，可是在那裏照臉狠狠的給一傢伙，就往西比利亞逃去了。」

「大人老爺們又蠢動起來了，要叫把土地還給他們呢。」

「把我的屁股親一親，我們也不給他。」

「你聽說了沒有，潘納休克：俄國有紅軍呢。」

「什麼樣呢？」

「是紅的呵：褲子是紅的，布衫是紅的，帽子是紅的，好像煮熟的龍蝦似的，前後都紅透了。」

「別胡扯吧。」

「的確的！演說的人剛剛才說過了。」

「我也聽見了的，那裏已經沒有兵了，……統統都叫紅軍。」

「或者也發給我們紅褲子穿的吧？」

「聽說紀律是很嚴的。」

「比我們的紀律還嚴呢：當我們的頭目想抽我們皮的時候，大家都好像牽了銜的馬一樣，守起規矩來。瞧一瞧吧：一站起隊來——好像一條線似的直。山村鎮裏經過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聲冤叫苦。」

聽到演說人的一言半語就都傳說着，不會表現出來，但都感覺到那被不能測量的曠野，不能通過的山巒和繁茂的森林所隔絕的東西，他們也創造了——即使比較起來是極其微小的吧！那在俄國，在世界上所創造了的東西，而且在這裏是些忍飢受餓，赤身露體，光是，沒有政治指導，沒有教育訓

練，沒有物質材料，沒有任何幫助的人們所創造的。他們自己不明白這個，可是都感覺到這個，而且不會把這個表白出來。

演說的人輪流的演說着，一直說到蒼茫的黃昏了；演說的人愈是說，一切人的心靈裏和那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的稱作蘇維埃俄羅斯的龐大的東西不可分離無限的幸福的感覺，也愈加增大了。

×

×

×

無數的燎火，在黑暗裏輝煌，同樣的無數的繁星，在天空裏閃爍。

被火光映照的雲烟，在靜靜的飛騰。披着襁褓的士兵們，披着襁褓的女人們，老頭子，小孩子，都圍着燎火坐着，神疲力倦的坐着。

好像烟痕在那繁星密佈的天空消失了似的，狂喜的熱情，在那感不到疲倦的龐大的人群上面消失了。在這柔和的黑暗裏，在這燎火的映照裏，在這無數的人海裏，溫和的微笑消失了，……夢魔悄然的漂來。

燎火息滅了，寂靜，蒼茫的夜。

一九三一，五一節，譯完於列寧格勒。

註 解

(註一)(十頁)哥薩克人對異鄉人殘酷的到處屠殺，使難民們跟着達曼軍隊一起的逃亡。異鄉人被縊死在曠場上和市場上。紅軍士兵們不願使自己的家屬去聽天由命，任人宰殺，所以決定就把他們一齊帶上。通常紅軍士兵的家屬都是跟着戰士一起走的。跟着軍隊走的還有工人和貧農。

(註二)(十頁)有些地方哥薩克對於異鄉人差不多個個都殺掉了。比方據郭甫久鶴說(見他著的：古班到沃瓦河及其歸程)：哥薩克佔領了集莫舍夫斯基村，頭兩日就公開殺死了一千五百男人，女人和小孩子。

(註三)(十二頁)當白黨佔領了葉加德林諾達爾(即現在之克拉斯諾達爾)，總指揮梭洛肯帶着自己的軍隊，由古班到捷爾斯基以後，一部分軍隊留在達曼部隊裏，郭甫久鶴的主要戰鬥部隊，即由留下的這一部分軍隊組織而成。蘇維埃被驅逐淨盡，異鄉人被慘殺，達曼軍處於暴動的哥薩克的重圍裏，和北高加索的主力軍隔絕了。

(註四)(二二頁)郭甫久鶴有一個詳加考慮的計劃，這計劃在上述之書內如此寫道：「要拯救這將被屠殺的人們，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用鐵的手腕即刻將此分崩離析的部隊取到手裏，利用作武裝部隊，少和敵人接觸，迅速帶至比較安全地方，在那裏澈底將軍隊整理起來，驅逐其中不良分子，然

後開始有計劃的前進和北高加索的主力部隊聯絡，如果再遇什麼不幸的時候，就和中央軍隊聯絡，並且不能遺棄難民，利用難民作輜重隊，因當時缺少這一部分。

(註五)(四四頁) 西班牙和頓州的異鄉人，佔全居民百分之五十。原居民的主要權利，他們均被剝奪。不但不給他們土地，並且不許他們參與這幾州的政務和理財機關。沒有土地的異鄉人，就去給哥薩克當僱農，受哥薩克的冷酷的剝削。他們的賤價勞動，可以免受任何處分的去剝削他們。天然物品的稅收，輸送，和屯營等差役，均完全使異鄉人負擔。異鄉人每一方一磅石(每磅石約合中國七尺)要納五戈比租，即一百二十盧布一(每畝夏金等於二十華畝)，此等納租稍不按期時，其家產即被公開拍賣。按沙皇命令，異鄉人不得村當局許可時，不能作為常住居民。不得村當局許可，異鄉人不得建築新屋，不得修理房屋，並且經火災之後，也無權去建築新屋。他們也不能同哥薩克等利用公共牧場，如果利用時，那麼得出很高向稅租。哥薩克以為土地是自己的，因為這土地當葉加德林二世的時候，為着他們對於皇室的特殊的動功，女皇恩賜給他們的。當然的，生活於這樣的條件之中，異鄉人把自己的全部的期望都付之十月革命了。

(註六)(五〇頁) 郭甫久鶴部隊到這時計有三部兵團，一獨立步兵營，三獨立騎兵連(共計一萬三千枝步槍，六百口馬刀，一門野砲。)

(註七)(五六頁) 部隊沿鐵道無障礙的起行進到諾沃露西斯克。通過了城市，因那時駐在諾沃露西斯克的德國人和土耳其人，不決心想和無數的而且由外面看來很有紀律的軍隊作戰。經過了城市部隊即沿着諾沃露西斯克通向杜阿卜塞的大道上行進了(參看地圖。)

(註八)(五七頁) 郭甫久鶴由以下道路行進：經過諾沃露西斯克沿黑海海岸——格林德日克——

杜阿卜塞——白洛列琴——阿爾馬維爾。遇必要時他擬前進：高加索村（羅曼諾夫斯基莊）——吉荷列茲——茶利瑟（參看地圖）。郭甫久鶴解釋道：

「當選擇這道行軍路程時，深注意到這道完善的大道：諾沃露西斯克——杜阿卜塞——白洛列琴鎮，由那裏即有很好的土路。此外，由杜阿卜塞到阿爾馬維爾有鐵道支路，這也有意義的。這條道路一直到杜阿卜塞，北邊被高加索山脊掩護着，南邊就是黑海，這道路只被很薄弱的敵人佔據着——喬治亞師（孟塞維克，）這條道路終於被打開了……」

「這條道路的缺點就是差不多到白洛列琴，因為地帶的荒漠，很難找到人糧和馬料，並且一部分軍隊連一點糧秣都沒有攜帶，這道路經過海岸的很窄的山嶺，上下均甚艱難，差不多一直到白洛列琴沒有可以作戰的地勢；並且最難的是這是對於最平常的戰爭都沒有準備的軍隊也得來擔任出戰。」

（註九）（六〇頁）德軍那時在達曼半島登陸者為柏林之五十八團，佔領達曼，阿赫達瓦左夫斯基。上斯吉布利耶夫斯基及戈露賓等鎮。

（註十）（六二頁）據郭甫久鶴所記，「在諾沃露西斯克的德國艦長，諾沃露西斯克的衛戍司令下令叫自己的和土耳其的軍隊，從速上到在諾沃露西斯克的汽船上。開到海裏，起初由汽船上開始用重砲照着由山上來的哥薩克轟擊，後來竟照着我們的已經由城裏出來的第三隊轟擊（這隊的大部分已經走到大道上，被山脊掩護着。）」

（註一一）（六五頁）達曼軍由諾沃露西斯克退却以後，白黨即將城市佔領，城裏留了好多難民，負傷者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白黨即開始屠殺起來，廣場上和街道上都搭着絞首架。被絞殺的用馬車運到海岸上，大堆的投入海中。公開的絞殺着；被絞殺的見到是如何慘酷的對待他們的同志。好多均

被吊死在電桿柱子上。

(註一二)(七三頁) 在諾沃露西斯克的白黨的屠殺繼續了三天。軍官們和哥薩克們痛飲了之後都變成兇狂的野獸，強姦婦女。這三天是照着白黨軍官的命令。進城之後，大自由三天，這三天白黨將城內軍醫院裏和火車內留下的受傷的紅軍士兵及留在車站上來不及逃的水兵及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統統殺盡了。白黨對於留下的難民差不多也是這樣屠殺的，放走的只是幾個裸體的被強姦的婦女。

(註一三)(七九頁) 那時在西班牙聚集了好多黑海的水兵。在達曼軍裏他們差不多有五千人。他們不聽蘇維埃政府的命令，不願將軍艦交給德國人，於是就在諾沃露西斯克把軍艦沉了，他們自己就散處到黑海沿岸和西班牙一帶。他們在那裏胡作亂為，嘲弄居民。郭甫久鶴深以為：黑海艦隊的水兵來到西班牙以後，把蘇維埃政權的威信根本推毀了。

(註一四)(九三頁) 郭甫久鶴用一切方法使軍隊來服從，提高軍紀；有時簡直使軍隊發誓去執行命令，因為在那時軍隊是解體的，常常就是對於戰鬥的命令都不執行的。

(註一五)(九六頁) 跟着郭甫久鶴的部隊繼續行進的還有兩隊，被指揮的是沙勞諾夫和馬特維耶夫。這兩隊人差不多也有這樣多的步槍和馬刀，依附到兩個整團上(北西班牙第二團和菲伯河第四團。)三隊共計有二七〇〇步槍，三五〇〇馬刀和十五門沒有彈藥的各種口徑的大砲；沒有軍用廚房，沒有軍需，沒有人糧和馬料。

(註一六)(一一三頁) 達曼軍的情形當時是異常艱難的。郭甫久鶴寫道：「因為地帶的荒漠，由諾沃露西斯克起，沿途無論什麼地方連一點食物也找不到。所吃的的是到森林裏摘的橡子，野蘋果和野梨子，有時弄到點玉蜀黍就連莖吃了。受這樣飢荒的傷者和水兵們共計有三萬人。此外最

感困難的是服裝。差不多每一個紅軍士兵由家裏出來穿的一身衣服，在山林裏行軍作戰都破了，有好多都完全赤着身子。在大路上和石路上行動，靴子很快的都穿破了，大多數完全是赤腳的。」

〔註一七〕（一一四頁）喬治亞師是被孟塞維克山吉甫利斯派來幫助白黨的。這師人佔據着由杜阿卜塞到格林德日克的沿海一帶，司令部在杜阿卜塞。該師共計：步兵四團，騎兵一團和砲兵一旅，砲十六門。

〔註一八〕（一一五頁）同喬治亞師作過幾次戰。第一次在卜沙得，在那裏喬治亞人佔據卜沙得河右岸至卜沙得村和碧落閣村之線，取守勢。當達曼軍把克魯魯山卜沙得村打敗以後，克魯魯又得到二千撥軍和大砲，佔據吳蘭河右岸，取守勢。達曼軍陣地很壞。道路由很窄的山峽裏出來，地勢很陡，經過了急劇的轉彎就是吳蘭河的鐵橋。對於敵人真是天然的險要，顧克史同志帶着波爾達瓦騎兵連的一部分騎兵，繞到敵人後路而進阿黑卜鄂西波夫村。敵人大敗。

〔註一九〕（一二二頁）這計劃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在杜阿卜塞附近之梅哈洛夫斯基嶺上照鐵流上所寫的完全實現了。距這嶺頭有三里遠之道路上，有道很窄的岩門；喬治亞的大砲口就正對着這岩門，據郭甫久鶴寫道：「嶺高而險。敵人由這嶺上可以消滅附近一切。」郭甫久鶴決定夜間進攻，佔領這鞏固的陣地，因為白天沒有到這嶺跟前的任何的可能。這計劃在他的：「由古班到沃瓦河及其歸程」裏寫的很詳。現摘要如下：

「令三個騎兵連在夜前不使敵人發覺，無論如何得繞過梅哈洛夫斯基嶺，至黎明由杜阿卜塞城東邊攻入城內，佔領該城及城內之喬治亞司令部。我給了這騎兵連五個熟悉地勢的嚮導。」

「令一個步兵團於夜色上來的時候，由海岸的懸崖上，下去到海邊，由石尖上跳去，至黎明時到

杜阿卜塞之海灣上，進攻海灣，將汽船佔領。其餘三團我決定利用夜間的掩蔽由正面攻擊山嶺。

這計劃是異常危險的。郭甫久鶴說差不多三四磅重的礮着，連長軍營子人疊人的爬了上去。一有些地方連這些可能都沒有的時候，就把刺刀插到岩縫裏，這樣就逐漸的攻到在巖壁裏躲藏的敵人跟前了。」

(註二〇)(二二九頁) 杜阿卜塞附近之役，當勝利時郭甫久鶴這樣寫道：「士兵們一槍不換的

(因為沒有子彈)衝入到敵人戰壕裏就用鎗托刺刀連刺帶打起來。在這時包圍的部隊聽見在嶺頭的大聲的「烏拉」也就一直攻入到城裏。敵人出其不意的都張皇失措起來，放棄了陣地，下了岸到海灣去，因為到那裏以便乘汽船逃亡，但海灣已經被由海岸上下去的另一團人佔領了，把逃亡的敵人都俘虜了起來。一部分敵人向城裏逃過去，那裏恰好遇着包圍的山東邊入城的騎兵的馬。喬治西士全師人，在激戰裏差不多盡數消滅了(該師約一萬人)只除了前一日跑到營旗去了的師長和副師長。我方損失甚少——總計傷亡數十人而已。」

(註二一)(一五一頁) 綏拉菲陸維支並未言之過甚。郭甫久鶴自己也說道：「把卜克洛去的一部分軍隊戰勝了之後，對於達曼軍和難民又來了第二個禮拜的飢荒。飢餓普及到全軍裏。軍隊裏完全是玉蜀黍，橡子和酸蘋果，力量完全喪失了，因此好多都大病起來；好多都落伍了，落伍的但單個人，而且是成群的；部隊就開始稀零起來。尤其艱難的是難民，因為他們都帶着孩子。父母們因為追趕軍隊是連這一點食物都顧不着給他們找；因此在難民間死亡起來；死亡最多的是兒童，但也有成人。死亡最多的就是馬匹，差不多一匹跟着二匹的死下去。死下馬匹的難民們帶了前行險送的可能，他們的孩子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因為父母們只將能走的孩子們帶上，小兒孩們的

就同馬車一起拋棄了。有時簡直沒有這樣的情形，母親們不願自己的孩子活活的餓死受罪，就先把他弄死埋在山裏的碎石裏；有些母親們就把自己的孩子擲到深谷裏。」

(註二二)(一六三頁) 郭甫久鶴說：「當白靈佔領馬戈卜以後，在那裏俘虜了八百紅軍士兵，解到衛戍司令那裏，衛戍司令下令叫帶至城外待命。把他們帶到城外去了。不久衛戍司令也來了；走到衛隊跟前，下令叫俘虜們隔二十步距離，面對面的站成兩行隊。當隊站好以後，他下令叫俘虜們都跪下，向前低着頭，衛隊們就開始嘶起頭來。衛戍司令下令暴屍三日，以警戒本地居民。此等情形，當時為數甚多。」

(註二三)(一六八頁) 此處是指卜克洛夫斯基由白洛列琴鎮派的哥薩克團去給敗亡的喬治亞增援的。德尼金將軍派卜克洛夫斯基到白洛列琴一帶攔斷我們的向北高加索主力軍去的道路。卜克洛夫斯基得到消息說有無數匪徒攜帶多數武器和財寶前來，這些武器和財寶很容易由他們手裏奪來的；白軍在這時尤其特別需要軍器。

(註二四)(一七六頁) 這是在白洛列琴鎮發生的。郭甫久鶴兩團人於黎明時進攻哥薩克，由五砂任高之懸岸上飛到河裏去，浮過了河，衝入哥薩克的戰壕裏。騎兵攻擊鐵橋，衝過了橋，到白洛列琴鎮裏一下子將卜克洛夫斯基司令部佔領了，並俘虜三百偵緝隊。是役哥薩克死傷約七百人，卜克洛夫斯基自己跳到光身馬上，僅以身免。在這裏郭甫久鶴也得到了戰利品——四百車箱和四個升火的車頭。佔領白洛列琴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註二五)(一七八頁) 布爾塞維克的主力在郭甫久鶴佔領白洛列琴前不久被卜洛夫斯基軍打走，一定向東北方逃去了。據郭甫久鶴消息，布爾塞維克軍那時在阿爾馬維爾城一帶，準備向捷爾斯基退

却。

(註二六)(一八七頁)這並非藝術上的虛構，而是事實。在郭甫久鶴的一由古班到沃瓦河及其歸程」裏寫道：「敵人繞到我們後方。派一隊騎兵到普舍郝斯基，那裏就是我們的輜重的難民。但是在這裏發生了出人意想之外的事情：負傷的男人，女人，一切難民們一望見哥薩克走近了（哥薩克很容易分辨出來，因為他們帽子上有白飄帶，）就起了極可怕的喊聲；起初這喊聲帶着驚駭，後來就變成了叫喊：打哥薩克！繼着這一聲叫喊，千萬的群眾隨手抓起什麼東西向自己的死滅——向走近的哥薩克撲去了。哥薩克即時向前趕快了，但是當望見了這人羣是無窮無盡的時候，就都轉回頭了，——因此群眾更壯起膽子來，就向前追去了。那時哥薩克很快的退却了，放棄了我們的後方，再不來騷擾普舍郝斯基鎮了。負傷的和難民們這樣的把哥薩克的奇襲擊退了。」

(註二七)(一九七頁)北高加索主力軍有幾部分在梅哈洛夫斯基，古爾甘斯基及拉賓斯基鎮，照總司令梭洛肯命令，應於九月十七日向捷爾斯基退却的。

卜克洛夫斯基將軍用無線電給德尼金報告道：由杜阿卜塞下來無數的一赤脚匪徒，——他又給牠稱作「鉄甲豬，」這部隊沿途掃蕩一切，消滅一切；把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喀傑特，均一掃而空，這部隊由水兵和由德回國之俘虜組織而成。梭洛肯相信這電報，以為這部隊對蘇維埃政府連一點幫助也沒有的，因此下令叫退却的紅軍隨後炸毀一切橋梁。

(註二八)(一九八頁)郭甫久鶴的幫手史米諾夫同志報奮勇去同布爾塞維克主力取聯絡；那時給他一輛輕汽車，帶着機關鎗和兩個士兵。史米諾夫同志於九月十七夜經過哥薩克的野營到了拉賓斯基鎮，在那裏追上了已經召集好了要退却的部隊，告訴他們說郭甫久鶴的部隊快到了。布爾塞維克派了

一個騎兵連到頓杜戈夫鎮去實證這個消息。據他們所得的消息，郭甫久鶴的部隊似乎完全在黑海沿岸消滅了。在梅哈洛夫斯基和古爾甘斯基的布爾塞維克軍隊也派了自己的騎兵連證實米諾夫同志所報告的消息。

(註二一九)(二二三頁)這露天大會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開的。郭甫久鶴說：革命的戰士一生都記着這一天的。軍隊都歡喜的呼道：「蘇維埃政權萬歲！」當說員都詳細的說着達曼軍的行軍。在場的人們差不多都哭了。這哭聲引起了歡喜和悲哀關於我們陣亡的同志。在場的除軍隊以外還有難民，他們也感到了同樣的喜悅。

(註二二〇)(二二七頁)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北高加索邊委黨部委員中揚斯爾測夫同志的報告裏顯然可以看出達曼軍到行軍終結時是如何苦悶而有紀律：「敗亡時代的結局，自十月末至十二月初的紀律的孕入，恰好是由達曼島經過敵人陣地打出的達曼軍同其餘的軍隊聯合到一個時候，達曼軍在艱難困苦裏，在身經百戰裏，鍛鍊出來的鋼鐵的紀律，移花接木似的移植在其餘的軍隊裏了。」

後記

『鐵流』現在重印了，但因特殊困難，目前能與讀者見面的，也只有正文與書後的註解，其他爲原作者給中譯本特寫的序文，作者自傳，史鐵兒的譯序，魯迅先生的『編校後記』，原作者的『我怎麼寫『鐵流』的？』等文，只有暫付闕如。

本書爲十四年前所譯，現重校看一遍，過于歐化之字句，均略加更動，使其更能通俗，但生硬之處，恐仍不免。專名詞的音譯，也略有更動。

三、二五、一九四五、轉筆于渝郊。

(本書中的註的數字，是涅拉陀夫加註的號碼，讀者去檢查卷末所附的『註解』，即得詳細的說明。)

87

454

生

貴
書
房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天津分公司圖書部

借閱者注意

1. 借閱者不得將圖書污損

或遺失

2. 借閱者須持借閱證

3. 借閱者須持借閱證之圖書

